目次

卷下　製作

卷

上

文學總略

章炳麟

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文學一詞，先秦已有。論語先進篇「文學子游子夏」，墨子非命篇「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荀韓諸子書亦有之，而其範圍至廣，蓋一切學術及文化皆屬焉。今此所指，則為文字著於竹帛之法式，其封域窄於先秦，而侈於近世抒情美文乃為文學之說，斯蓋開宗明義也。凡文理、文字、文辭皆言文；言其采色發揚，謂之彣。說文：「彣，𢧵也。」段注：「有部：『𢧵，有彣彰也。』是則有彣彰謂之彣，彣與文義別。凡言文章，皆當作彣彰，作文章者省也。文訓逪畫，與彣義別。」又：「彡，毛飾畫文也。」徐鍇曰：「毛髮繪飾之事。」彣从彡，以表繪飾，故云采色發揚。以作樂有闋，說文：「闋，事已閉門也。」禮記文王世子：「有司告以樂闋。」鄭注：「闋，終也。」施之筆札，說文：「札，牒也。」中庸鄭注：「簡，札，牒，畢同物而異名。札，木簡之薄小者也。」謂之章。說文：「章，樂竟為一章，从音十。十，數之終也。」說文云：「文，錯畫也，象交文。」段注：「錯當作逪，逪畫者，㕚逪之畫也。考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逪畫之一耑也，逪畫者，文之本義；彣彰者，彣之本義，義不同也。」「章，樂竟為一章。」「彣，𢧵也。」「彰，文彰也。」此釋四名為義各別，彣彰義主繪飾，故非文學之本柢也。或謂文章當作彣彰，則異議自此起。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之說，可見上。傳曰：「博學於文。」禮記曲禮孔疏：「傳謂傳述為義，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論語即此類書，故謂之傳也。引句見雍也篇。劉寶楠正義曰：「博文者，詩書禮樂與凡古今所傳之遺籍是也。」不可作彣。雅曰：「出言有章。」語見詩小雅都人士篇。曰：「出口言語，文有法度文章。」不可作彰。古之言文章者，不專在竹帛諷誦之間。孔子稱堯舜「煥乎其有文章。」見論語泰伯篇。劉寶楠正義云：「上世人質，歷聖治之，漸知禮義，至堯舜而後文治以盛。故尚書載籍以來，自授時外，復作大章之樂。又大戴禮五帝德言黃帝云：『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夔鼓舞。」皆是立文垂制之略，可考見也。」蓋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

分，謂之文。史記禮書「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宜適節文，皆即禮也。八風從律，百度得數，謂之章。禮記樂記，「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疏「八風，八方之風也。律，謂十二月之律也。樂音象八風，其樂得其度，故八風十二月律應八節而至，不為姦慝也。八風者，白虎通云「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生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陰氣行也。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闔者，戒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未合化矣。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八節者，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百度謂晝夜百刻，晝明晝夜不失其正，故度數有常也。」從律得數，所謂樂也。文章者，禮樂之殊稱矣。其後轉移，施於篇什。陸德明毛詩釋文，「王者施教，統有四海，歌詩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為一卷，名之為什。」此篇什之義。太史公記博士平等議曰：「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原注「儒林列傳」語亦見漢書，顏注曰「爾雅，近正也。言詔辭雅正而深厚也。」此寧可書作彣彰邪？意謂博士之議，文章以指詔書律令，即由禮樂轉移施於篇什者也。此故非主采飾，而亦稱文章，則不得書作彣彰字也。獨以五采彰施五色，有言黻，言黼，言文，言章者，尚書皋陶謨「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注「鄭康成曰「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宜作彣彰。然古者或無其字，本以文章引伸。彣彰之於文章，乃後起字也。今欲改文章為彣彰者，惡乎沖淡之辭，荀子非十二子篇「神禪其辭。」楊倞注「當為沖澹。」而好華葉之語，論衡超奇篇「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違書契記事之本矣。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故書契者，始於記事，非本以采飾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春秋襄二十五年左傳記鄭入陳，子產獻捷於晉，晉不能難。引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也。」蓋謂不能舉典禮，非欲苟潤色也。傳載「鄭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

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之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杜注：「一圻，方千里；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言其對問之辭，悉徵故實，據經典章，所謂典禮也。論語憲問篇：「東里子產潤色之。」廣雅釋詁：「潤，飾也。」易所以有文言者，梁武帝以為文王作易，孔子遵而修之，故曰文言，非矜其采飾也。陸德明周易釋文：「文言，梁武帝云：『是文王所制。』」龐俊國故論衡疏證曰：「案此非謂文王作此文言也，謂此名為文言者，以易是文王所制，孔子贊易，因名文言也。宋以前無疑十翼者，陸氏語簡，故此引而釋之云爾。」周易孔疏：「文言者，是夫子第七翼也。以乾坤其易之門戶邪，其餘諸卦及爻，皆從乾坤而出，義理深奧，故特作文言以開釋之。莊氏云：『文謂文飾，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飾以為文言。』今謂夫子但贊明易道，申說義理，非是文飾華采，當謂釋二卦之經文，故稱文言。」夫命其形質曰文，狀其華美曰彣，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絢曰彰，論語八佾篇：「素以為絢兮。」劉氏正義曰：「素以為絢，當是白采用為膏沐之飾，如後世所用素粉矣。絢有衆飾，而素則後加，故曰素以為絢。」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此謂文彣義別，而文者大名，彣者小名，舉大則可以該小，舉小故無以包大也。是故搉論文學莊子徐無鬼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注：「發揮搉揚也。」以文字為準，不以彣彰為準。以上段氏說。今舉諸家之法，商訂如左方：說文：「讎，譍也。」「訂，平議也。」

本節正名，以下辨義。

論衡超奇云：隋志雜家：「論衡二十九卷，後漢徵士王充撰。」今存。超奇，其篇名也。「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文心雕龍書記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箋。」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又曰：「州郡有憂，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漢書鮑宣傳：「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沛郡則唐林子高，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

卽位，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又谷永傳：「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少爲長安小吏，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據此，蓋二人皆吏與聞。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王引之經傳釋詞：「適，猶是也。」呂氏春秋首時篇曰：「王子光見伍子胥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適是吾所甚惡也。劉歆與揚雄書曰：「今聖朝留心典籍，發精於殊語，欲以驗考四方之事，適子雲攘意之秋也。」言是子雲攘意之秋也。」又曰：「長生死後，會稽周長生，在州爲刺史任安舉奏，在郡爲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無事，亦見超奇篇。經大新十萬餘言，蘇衡論殷禮札並云：長生名樹，見北堂書鈔引謝承後漢書，范曄書無傳。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說文：「詣，召也。」玉篇：「詣，至也。」舉奏無吏，故朝廷遣召至而面詰之。文軌不尊，漢書賈山傳：「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文軌，謂文之法度矣。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不足與長生比類也。又曰：「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前紀，無胸中之造。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春秋家：「太史公百三十篇。」卽今史記。又諸子略儒家：「劉向所序六十七篇。」原注：「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諸書並自採輯舊聞而成，非由意出而不假取於外也。匈，胸古今字。若夫陸賈、董仲舒，漢志儒家：「陸賈二十三篇。」又：「董仲舒百二十三篇。」隋志春秋家：「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董仲舒撰。」又儒家：「新語二卷，陸賈撰。」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孔所謂「胸中之造」也。然而淺露易見，四庫總目陸賈新語提要曰：「今據其書論之，則大旨皆崇王道，黜霸術，歸本於修身用人。其稱引老子者，惟思務篇引『上德不德』一語，餘皆以孔氏爲宗。所援據多春秋論語之文，漢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黃震黃氏日鈔曰：「自孟子沒後，學聖人之學者，惟仲舒，其天資純美，用意純篤，漢唐諸儒，鮮其比者，使率而及門于孔氏，親承聖訓，庶幾四科之流亞歟。」是二子雖篤於持論，而其旨仍衍儒書，王氏學不純儒，意在訂鵠貶俗，一空依傍，故譏其淺露易見也。參下南北文學不同論引史通自敍篇評論衡語。觀讀之者，猶曰傳記。此云傳記，猶言短書。古制書冊長則策短，傳者，專之假借字。專卽六寸簿，詳後。陽城子長作樂經，隋志經部樂類：「樂經四卷。」不著撰人。王謨馬國翰輯本均以爲卽子長作。應劭風俗通姓氏篇：「漢有諫議大夫陽成衡。」桓譚新論：「陽城子張名衡，蜀郡人，爲講樂祭酒。（又刪）引云：『爲典樂大夫。』」揚子雲作太玄經，漢書揚雄傳：「雄好古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

用心于內，不求於外，于時人皆忽之，唯劉歆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漢志儒家：「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原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隋志儒家：「揚子太玄經九卷。」又別本或作十卷。

造於助思，孫詒讓札迻：「助當爲眇，形近而誤。上文云：『眇思自出於胸中』也。」眇妙古通用。

極窅冥之深，淮南子道應篇：「西窮窅冥之黨。」諸書或作窈冥杳冥，幽深遠之貌。

非庶幾之才，易繫辭：「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疏：「言聖人知幾，顏子亞聖，未能知幾，但殆近庶幾而已。」

不能成也。論衡對作篇：「陽城子張作樂，揚子雲作太玄，是二經者，卓絕驚耳。」

桓君山作新論，後漢書桓譚傳：「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憙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隋志儒家：「桓子新論十七卷，後漢六安丞桓譚撰。」原書今佚，嚴可均全漢文有輯本三卷。

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論說之徒，君山爲甲。甲者，子午之始，爲甲，猶言居首矣。論衡定賢篇：「世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之論，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爲論不殊旨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又案書篇：「仲舒之書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意皆同。

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才；呂氏春秋愛類篇：「名曰鴻水。」注：「鴻，大也。」

故有嘉令之文，爾雅釋詁：「嘉，美也。」詩凱風：「我無令人。」箋：「令，善也。」

準此，文與筆非異塗。辨義者文筆之論，此舉論衡以明漢時文筆無別也。

所謂文者，皆以善作奏記爲主。自是以上，乃有鴻儒。鴻儒之文，有經、傳、解故、諸子。解故者，漢志尚書家有魯故二十五卷，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又有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解故連文本之。黃以周讀漢書藝文志曰：「漢儒注經，各守義例，故、訓、傳、說，體裁不同。故訓者，疏通其文義也；傳說者，博引其事實也。故訓之體，取法爾雅；傳說之體，取法春秋傳。」此云解故，則通指故訓傳說。司馬子長迄桓君山之作，漢隋兩志分隸諸科，具見前。

彼方目以上第，唐書選舉志：「每問經十條，對策三道，皆通，爲上第。」

非若後人擯此於文學外，後漢書樹奄傳：「爲鄉黨所擯。」注：「擯，斥也。」

沾沾焉惟華辭之守，漢書竇嬰傳：「魏其沾沾自喜耳。」王先謙補注：「沾沾，自喜，猶言覘覘自得。」莊子列禦寇篇：「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惟華辭之守者，若阮元之徒是也。其書昭明太子文選序後曰：「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爲文也。故昭明文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爲文，始以入選也。」又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

立意為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為文也。」所云翰藻，即是華辭。阮氏持此義之文學觀，詳下。或以論說、記序、碑志、傳狀為文也。此指姚鼐之徒，姚氏古文辭類纂有論辨、書說、序跋、贈序、碑誌、傳狀諸類，而所甄錄，亦不及經標于史，與蕭選同科，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序曰「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國，將可乎哉？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以為史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錄漢書三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錄乎？」曾又糾姚氏之狹，而思所以廣之者也。獨能說一經者，不在此列。諒由學官弟子，曹偶講習，須以發策決科。詩何人斯「諒不我知，」箋「諒，信也。」漢書翟方進傳「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師古曰「曹，輩也。」法言學行篇「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然笑曰『須以發策決科。』」漢書儒林傳「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蓋漢時事優則仕，仕優則學之制如此。其所撰著，猶今經義而已。日知錄「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敷衍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格，成化二十三年會試，乃以反正虛實淺深為格，八股之制，實始於此。」是故遮列使不得與也。說文「迾，遮也。」玉藻鄭注作列。本節論魏晉以前，文與筆非異塗。

自晉以降，初有文筆之分。晉書蔡謨傳「文筆議論，有集行於世。」是晉文筆始此。范曄自述其後漢書曰：「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文心雕龍事類篇「事類者，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體性篇「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此義字即作事義解，謂用事不當，則反牽動其本旨，使讀而不明也。韻移其意，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下云「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即釋上語，原略去。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師蘄春黃先生云「二句當作『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文字句絕，上脫於字。」范語見宋書本傳獄中與諸甥姪書，此論文筆利異，並及其難易也。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有韻者文也；無韻者筆也。」見總術篇 然雕龍所論列者，藝文之部，一切並包。劉氏書前二十五篇，自原道徵聖而外，皆以文體標

且時論分筆而外，文有宗經正緯史傳諸子，是綜文之部，一切並包也。是則科分文筆，以存時論，故非以此爲經界也。孟子滕文公篇「夫仁政必自經界始」，趙岐注：「經亦界也。」黃先生文心雕龍總術篇札記曰：「案彥和云：『文筆別目，兩名自近代』，而其區敘衆體，亦從俗而分文筆，故自明詩以至諧讔，皆文之屬，自史傳以至書記，皆筆之屬。然彥和雖分文筆，而二者並重，未嘗以筆非文而遂屏棄之，故兼賅衆製，明其體裁，上下洽通，古今兼顧，斯所以爲籠圈條貫之書。」

昭明太子之序文選也，其於史籍，則云不同篇翰；其於諸子，則云不以能文爲貴。文選序歷舉不選經子史之故，其言曰：「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表，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辯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同異，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此爲眞次總集，自成一家，體例適然，非不易之定論也。隋志集部總集類敘曰：「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衆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謂之流別。是後文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爲覃奧，而取則焉。」此總集之作，所以囊括別集，采擷精英，其體例由來如此也。

抱朴子百家篇曰：隋志雜家：「抱朴子外篇五十卷，葛洪撰。」別有內篇二十一卷，言神仙事，在道家，今均存。「陝見之徒，陝，今通作狹。區區執一，惑詩賦瑣碎之文，而忽子論深美之言。文心雕龍諸子篇「博明萬事爲子，適辨一理爲論」。眞僞顚倒，玉石混殽，同廣樂於桑間，史記趙世家「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禮記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均龍章於素質。」文選趙景眞與嵇茂齊書「是龍章於裸壤」，李善注：「龍，衮龍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斯可以箴矣。原注：「世說文學篇注引惠帝起居注曰：『頠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辭精富』，[illegible]郎崇有二論[illegible]又言：「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道林）語，敘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又云：「支道林通莊子逍遙篇，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是皆名理之言，諸子之鼓吹也；而以精富才藻爲目，足知當時所謂翰藻，正在此類。」按此引世說以駁昭明，但以文氣爲翰藻之說[illegible]工支離，亦未見文學識。且沈思孰若莊周、荀卿，翰藻孰若呂氏、淮南？諸子書名理精湛，無過莊荀，文辭美富，無過呂劉。昭明若但以沈思翰藻爲選文準繩，則此類

正當入錄，而乃屏之，可見總集之不及羣經子史，則猶以此爲害也。總集不摭九流之篇，漢志諸子略：「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所謂九流，即諸子也。格於科律，固不應爲之辭。總集既據別集以成書，如隋志所說，則羣經子史，本非在別集中，宜總集之不及，此其科律也。昭明不違此義，乃反以沈思翰藻爲說，則是從而爲之辭也。孟子公孫丑篇「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趙注：「順過飾非，就爲之辭。」誠以文筆區分，文選所集，無韻者猥衆，魏都賦注引廣雅曰：「猥，衆也。」寧獨諸子？若云文貴其彣邪，未知賈生過秦，魏文典論，同在諸子，何以獨堪入錄？文筆之分，或以有韻無韻爲言，如劉說，或以文貴藻績宮商，如范說，持衡蕭選，則蕭氏既多無韻之作，諸子無彣者，則亦入錄，斯固未可云以文筆區分矣。過秦、典論在諸子者，漢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姚際恆古今僞書考：「隋，賈子十卷，唐志卷數同，唐始加新書之名。」文選李注引應劭曰：「過秦論，賈誼書第一篇名也，言秦之過。」隋志儒家「典論五卷，魏文帝撰」。文選有典論論文，乃諸篇之一。有韻文中，既錄漢祖大風之曲，文選漢高祖歌并序云：「高祖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即古詩十九首亦皆入選，文選古詩十九首李注：「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而漢、晉樂府反有憖遺。以郭茂倩樂府詩集與文選相較，知所遺者多矣。經傳釋詞：「憖，且也，哀十六左傳：『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在位。』杜注曰：『憖，且也。』」王肅注家語終記篇同。」反有憖遺，猶言且反有遺。是其於韻文也，亦不以節奏低卬爲主，獨取文采斐然，足燿觀覽，又失韻文之本矣。有韻之文，其本在節奏，故以樂府爲主，其次徒歌，其次吟誦之作。文選錄及但貴吟誦之十九首，而樂府反有憖遺，故曰失本。是故昭明之說，本無以自立者也。原注：「晉書樂廣傳：『請潘岳爲表，便成名筆。』成公綏傳：『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張翰傳：『文筆數十篇行於世。』曹毗傳：『所著文筆十五卷。』王珣傳：『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策諡議，皆珣所草。』南史任昉傳：『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徐陵傳：『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詳此諸說，則文即詩賦，筆即公文，乃當時恆語。阮元之徒，猥謂儷語爲文，單語爲筆，任昉、徐陵所作，可云非儷語邪？」考文筆之名稱，雖自晉已有，而其別異則近清始明，阮元主學海堂，嘗以此題課士，諸生梁國珍、劉天惠、侯康等，各爲文筆考。其子阮福又擬文筆對，近世儀徵劉先生申叔復作文筆詩

筆詞筆考，文理筆畛，乃判然無餘蘊矣。詳其章較，不外三端：一者，文爲詩賦，筆是公文，如上注擧證是；二者，文有情采，筆無情采，如范曄說是；三者，文有韻，筆無韻，如劉勰說是。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筆退則非謂成章，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遒會，情靈搖蕩。」劉師培中古文學史云：「今以宋齊梁陳各史傳證之，知當時所謂筆者，非徒全任質素，亦非偶語爲文，單語爲筆也。蓋當時世俗之文，有質直序事，悉無浮藻者，如今本文選任昉彈劉整文所引劉寅妻范氏詣臺訴詞是也。亦有以詔爲文，無復偶詞者，如齊世祖敕晉安王子懋諸文是也。然史傳諸云文筆詞筆，以及所云長於載筆，工於爲筆者，筆之爲體，統該符檄牋奏表啓書札，其頭專儷對之篇，亦屬於筆。史傳亦然。凡文之偶而弗韻者，皆晉宋以來所謂筆類也。」凡此皆羽翼范者，同符章說，而不合於昭明選序之所論也。本節論自晉以降，雖有文筆之分，然昭明選集，非可據以爲斷。

近世阮元，以爲孔子贊易，始著文言，故文以耦儷爲主；又牽引文筆之說以成之。阮氏文言說曰：「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按駢散之與文筆，非即一事，餘杭儀徵二君論之已詳。阮氏意在爲駢偶之文爭正統，故援據文言爲其論據之實，又於文韻說諸篇推而及於文筆之辨，一若儷辭即文，散緒即筆者，故此謂爲牽引也。文言非矜采飾，見前。

夫有韻爲文，無韻爲筆，是則駢散諸體，一切是筆非文。藉此證成，適足自陷。阮氏文韻說曰：「福問：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據此則梁時恆言，有韻者乃可謂之文，而昭明文選所選之文，不押脚韻者甚多，何也？」曰：「梁時恆言所謂韻者，固指押脚韻，亦兼謂章句中之音韻，即古人所言之宮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六代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詠歎聲情，皆有合乎音韻宮羽者，詩騷而後，莫不皆然。是以聲韻流變而成四六，亦祇論章句中之平仄，不復有押脚韻也。四六乃有韻文之極致，不得謂之爲無韻之文也。昭明所選不押韻脚之文，本皆奇偶相生，有聲音者，所謂韻也。」綜而論之，凡文者，在聲爲宮商，在色爲翰藻，韻者，即聲音

聲音者，即文也。然則今人所謂平行之文，稱其奧折奔放者，乃古之筆，非古之文也。」案元此言，可謂善辯，然循之傍義，本指韻腳，句中聲律，別得和聲，故文心雕龍聲律篇云：「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韻和對舉，則彥和所指，專爲韻腳可知。至若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有「一簡之內，音韻盡殊」之言，答陸厥書有「韻與不韻，復有精粗」之論，所指雖兼句中聲律，而與劉說終殊，不得舉以爲證。是以設阮不及此義。**既以文言爲文，序卦、說卦又何說焉？**周易孔疏：「序卦者，文王既由六十四卦分爲上下二篇，其先後之次，其理不見，故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又「說卦者，陳說八卦之德業變化，及法象所爲也。孔子以伏犧畫八卦，後重爲六十四卦，八卦爲六十四卦之本，前繫辭中略明『八卦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然引而伸之，重三成六之意，猶自未明，仰觀俯察，近身遠物之象，亦爲未見，故孔子於此，更備說重卦之由，及八卦所爲之象。」今案文言、序卦、說卦均在十翼中，乃獨指文言爲文，餘無序說之類，則阮氏之說，信屬假聖經以自重也。**且文辭之用，各有體要。**周書畢命「辭尚體要」，僞孔傳「辭以理（阮元校勘記云：「按正義，當作『以體』。」）實爲要」。按此言體要云云，即後世文各有體之義。十翼各有體也。**彖、象爲占繇，占繇故爲韻語；**周易孔疏「夫子所作彖辭，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之德，或說其卦之義，或說其卦之名，故略例云：『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又，「十翼之中，第三翼總象一卦，故謂之大象。但萬物之體，自然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今夫子釋此卦之所象，故言『象曰』。」閔二年左傳注云：「繇，卦兆之占辭。」案彖象占繇之體，旨隱微闊，且期便於記誦，故多韻語，例詳顧炎武易音、毛奇齡易韻。**文言、繫辭爲述贊，述贊故爲儷辭；**周易孔疏「謂之繫辭者，凡有二義，論字取繫屬之義，聖人繫屬此辭於爻卦之下，則上下二篇是也。文取繫屬之義，故字體從毄（本作繫，阮元校勘記據錢本宋本改）又音爲係者，取剛係之義，卦之與爻，各有其辭以釋其義，則卦之與爻，各有剛係，所以音謂之係也。夫子本作十翼，申明上下二篇經文，繫辭條貫義理，別自爲卷。」述贊者，述其德業以形容之。文選錄漢書紀傳諸贊，以「史述贊」標目，此用字所本。其體雖非盡拘偶儷，故實比喻而多儷辭，文言用偶，阮氏文言說舉列綦詳，繫辭亦相彷彿也。**序卦、說卦爲目錄箋疏，目錄箋疏故爲散錄。**目錄以統綱領，箋疏以詳義旨，其事非韻語儷辭可勝，故序卦說卦皆以散文爲之。**必以儷辭爲文，何緣十翼不能一致？豈波瀾既盡，有所謝短乎？**十翼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也。此設阮氏文言說「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音，而自名曰文」之論，以謂十翼之作，同出一人，何以或韻或駢或散？豈其才竭盡，不能畫一乎？波瀾，以水喻文也。陸機文

賦「或沿波而討源」，又「猶開流以納泉」，皆與此類。謝亦疑也。論衡有謝短篇，此用其字。

蓋人有陪貳，物有匹耦。大雅蕩「以無陪無卿」，毛傳「無陪貳也」。疏「陪貳謂副貳」，方言注「耦，亦匹也」。愛惡相攻，剛柔相易，人情不能無然，故辭語應以爲儷。文心雕龍麗辭篇「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黃先生書後漢書論贊曰「尚考文章之多偶語，固由便於諷誦，亦緣心靈感應，每有聯想之能，庶事待耦，常得齊同之義，或比方而愈懷，或反復以相明，兼以諸夏語文單節成音，斯所以句能成匹，詩可同韻，是則儷類之感，人類所同有，排比之文，吾族所偏擅，論文體者，宜於此察也」，以此釋劉書說最明。

諸事有綜會待條牒然後明者，周官所陳，其數一二三四是也。此言排比之辭，有必然者。周官之書，條理密察，所陳多以名數排比，如天官「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之類是也。莊子天下篇「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反是或引端竟末，若禮經、春秋經、九章算術者，雖欲爲儷無由。此言單行之辭亦有必然者。禮經，今儀禮是。九章算術，四庫提要云「蓋周禮保氏之遺法，漢張蒼刪補校正，而後人又有所附益也」。並言三書者，禮經所以明辭文之委典，春秋所以屬一事之始終，算術則演推名數，皆引端而竟末義，爲單行，故其文亦應以爲散。

猶耳目不可隻，而胸腹不可雙。舍是二者，單複固恣意矣。列子周穆王篇「游燕宮觀，恣意所欲」。未有一用單者，亦未有一用複者，原注「案宋代以來，言文章者，皆謂儷語爲俳，阮氏之論，亦發憤而作也。不悟宋人儷語亦自不少，蘇軾上皇帝書，其著者也，曾鞏戰國策序，移滄州牒，其間儷語，實與人不殊，下者直如當時四六矣。其他類此者衆，蓋非備儷之齊而純爲單語者，世所罕有」。顧張弛有殊耳。禮記雜記「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承上文言不能一於單，亦不能一於複，大氐因人因時而各有所偏也。蓋駢散之文，各有體要，漢魏六朝，由單趨複，唐宋以降，還複歸單，大勢如此，易地皆然，然自唐韓氏堅持古文之論，清阮氏起，復力反之，雖留紛華，亦判畦畛。近世陽湖李氏，湘鄉曾氏，則又發爲調和之說，以申陰陽之互相爲用，奇偶之不可一齊，尤爲通徹。李兆洛駢體文鈔序曰「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陰陽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爲用。道奇而物偶，氣奇而形偶，神奇而識偶。孔子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剛柔，故易六位而成章』。相雜而迭用，文章之用，其盡於此乎。六經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儷，而爲其學者，亦自以爲與古人殊路，既歧奇與偶爲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爲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爲萬有不同可也」。曾國藩送周荇農南歸序曰「天地之數，以

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還歸於一。一奇一偶，互爲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太極生兩儀，倍之爲四象，重之爲八卦，此一生兩之說也。兩之所歸，分而爲三，爻而爲參，參則幾於息矣。物不可以終息，故還歸於一。文字之道，何獨不然。六籍尚已。自漢以來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耦，氣不孤申，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骫於用偶，韓愈則骫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陸沈任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轉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白黑之不類。於是刺譏互興，尋丹者非一。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廢。宋代諸子，乃承其敝，而倡爲韓氏之文，而蘇軾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有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爲固然也。」詳實二人之言，推原大易，教儷偏畸，若合符節。而迹其所至，則爭卒骫偶，實卒骫奇，是亦張弛有殊之義也。自餘相類之論，有包世臣文譜、朱一新無邪堂答問、王闓運王志、孫德謙六朝麗指等，茲不具詳。

文之名實未在是也；所以爲古今者，亦未在是也。 阮氏爭文之名實，謂古文不得名文。又爭文之古今，謂尤不當曰古。具見前引。本節專駁阮氏以單偶爲文之說。

或舉論語言辭達者，以爲文之與辭，較然異職。 此節原書與上節不分，蓋推駁阮以及或說。今以所論別是一事，故爲析之。或說，謂劉君文章原始之論也，以同時相友善，故不斥言。文章原始曰：「春秋之時，言詞甚質，一語一詞，必加修飾。左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又曰：『非文辭不爲功。』文辭猶言文言也。」自注云：「說文曰：『詞，意內言外也。』是詞與言同。文言即文飾之詞也。孔子言詞達而已，即不文飾之詞也。言詞達而已，不言文達而已，足證詞與文不同，詞非文也。」按論語衛靈公篇「子曰：『辭達而已矣。』」劉君蓋本此立說。按蘇軾答謝民師書云：「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此論文學文詞，亦可證二者初無大別，則此論宜來章公之駁也。

然則文言稱文，繫辭稱辭，體格未殊，而題號有異，此又何也？ 劉君文辭有別之論，仍出其鄉先正阮氏父子。阮福文筆對云：「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趙岐注曰：『文，辭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是文者，藻飾繁縟，采振發之稱，辭特其句之近於文，而異乎直言者耳。」是其義也。阮氏之說，本用文言爲依據，劉既更加推闡，故仍就十翼體格駁之。

董仲舒云：「春秋文成數萬。」兼彼經傳，總稱爲文。 史記太史公自序：「余聞董生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裴氏集解：「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駰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不得如張晏但論經萬八千字，便謂之誤。」**猶曰今文家曲說耳。** 經有自秦火後，有古今文之分。今文者，漢初諸師口

授，寫以隸書，古文出自孔壁，書體皆先秦之舊。其始惟書日文字有異，浸假而推制度，釋義理，俱各不同，其爭迄有清猶未已。蘇輿所跋春秋繁露云：「董生治公羊春秋，故許叔重五經異義以公羊穀梁爲今文說，左氏爲古文說。」章公主古文，治左傳，故謂其言爲曲說也。太史公亦云：「論次其文。」見太史公自序，司馬遷治古文尚書，故引其辭以爲體也。章公別有太史公古文尚書說。又曰：「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數語亦見自序，文學而賅律令軍法章程禮儀諸科，是漢初之義，猶先秦之舊也。藝文志言：「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見漢志序，師古曰：「燔，燒也。秦謂人爲黔首，言其頭黑也。」文章者，謂經、傳、諸子。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李斯議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所官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制曰：「可。」詩書者經，史記者傳，百家語者諸子，是皆漢志所謂文章也。遷、固所稱，半非耦儷之文也。班固兩都賦序云：「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故言語侍從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阮氏據此，謂班生之稱文章，同於賦頌，蓋以耦儷爲宗，故其書文選序後又曰：「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矯之，於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爲諸家所取，其所著非經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於昭明序所謂文者，鮮矣；合於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亦鮮矣。」斯乃膠執賦序，而罔顧漢志之言，故特稱引以駁之也。屈、宋、唐、景所作，既是韻文，亦多儷語。史記屈原列傳，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漢志詩賦略「屈原賦二十五篇，唐勒賦四篇，宋玉賦十六篇」，無景差作。惟今傳王逸楚辭章句大招序云：「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唐勒賦今並佚，此就史記統舉之。而漢書王襃傳已有楚辭之目。王襃傳，「襃，字子淵，蜀人也，能爲楚辭。」又，「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考史記酷吏列傳云：「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則漢初已有此名。王逸仍其舊題，不曰楚文。楚辭章句序云：「屈原之辭，誠博遠矣。」亦其一證。斯則韻語偶語，亦既謂之辭矣。漢書賈誼傳云：「以屬文稱於郡中。」其文云何？以爲賦邪，惜誓載於楚辭，文辭不別；漢志詩賦略。「賈誼賦七篇。」王逸惜誓章句序云：「惜誓者，不知誰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洪興祖楚辭補注引漢書本傳弔屈原賦，謂「與此語意頗同」，故此定爲誼作。以爲奏記條議，適彼之所謂辭也。彼，謂或說也。實

生徒作如陳政事疏之類，皆與記條雜信如或說，又不當得文稱矣。司馬相如傳云：「景帝不好辭賦。」法言吾子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李軌法言注「則，謂陳威儀，布法則；淫，謂奢侈相勝，靡麗相越，不歸於正也。」「或謂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李注：「貴事實，賤虛辭。」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李注云：「夫事功多而辭美少，則聽聲者伉其勳也；事功省而辭美多，則賦頌者虛過也；事辭相稱，乃合經典。」以是見韻文耦語，並得稱辭，無文辭之別也。以上歷舉或說之所謂辭，古人有稱文者，或說之所謂文，古人有稱辭者，以破其執。且文辭之稱，若從其本以為部署，漢書兒寬傳「不署曹」，顏注「署，置也。」則辭為口說，儀徵劉君論文雜記曰：「說文辛部云：『辭，訟也。從𤔔辛，𤔔辛猶理辜也。𤔔，理也。』又有𤕰字，下云：『籀文辭從司。』是辭專指獄訟言，故與辜辭等字並列，此辭字之本義也。又說文司部下云：『詞，意內而言外也。從司從言。』是詞章詞藻諸字，皆作詞而不作辭，而詞字又訓為語助。凡古籍言辭文辭諸字，古字莫不作詞，特秦漢以降，誤詞為辭耳。易繫辭釋文云：『辭，說也。辭本作詞。』禮記曲禮篇釋文與同。周禮大行人職云：『協辭命。』鄭注云：『故書作叶詞命。』詩大雅云：『辭之輯矣。』說文引作『詞之輯矣。』是詞為古文，而辭字則係傳寫之誤。其所以誤詞為辭者，則由辭字籀文作𤕰，與詞字之形相近，故因形近而相譌。實則字各一義，非古代通用之字也。」又自注云：「漢書敘傳音義云：『詞，古辭字。』是辭字古文當作詞字之證。」文為文字。古者簡帛重煩，多取記臆，故或用韻文，或用耦語，為其音節諧適，易於口記，不煩紀載也。詳阮氏文言說，前已引之，而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下亦有類似之言，尤早於阮。見本書下卷。戰國縱橫之士，抵掌搖脣，亦多積句，是則耦麗之體，適可稱職。詩教上曰：「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夫其揚厲敷張，恢廓聲勢，必以比譬之方，雜羼之體出之，乃能動聽，今讀國策，則其佳例，是古人口說之辭，反多耦麗，非必如或說之以文始者此也。乃如史官方策，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注：「策，簡也。方，板也。」有春秋、史記、漢書之屬，適當稱為文耳。春秋史漢，散行為多，而當其始有，即布方策，是古人筆述之文，反多單行，非必如或說之以辭始者此也。由是言之，文辭之分，反覆自陷，韓非子難勢篇

「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立也。」反覆自解，語意本此。可謂大惑不解者矣。莊子天地篇：「大惑者，終身不解。」本節駁成人文辭異職之論，而於阮氏之說爲成人所據者，亦連類及之。

或言學說文辭所由異者，學說以啓人思，文辭以增人感。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引西人戴昆西之言曰：「文學之別有二：一關於知，一關於情。關於知者，其職在教；關於情者，其職在感。」斯蓋遠西之故言，而近人又多本之也。此亦一往之見也。何以定之？凡云文者，包絡一切著於竹帛而爲言。包絡猶包羅也。以有文字著於竹帛爲文，此章君獨疆之論，見緒言。故有成句讀文，有不成句讀文。句讀者，黃先生文心雕龍章句篇札記云：「說文：『丶，有所絕止，丶而識之也。』假借爲讀，所謂句讀之讀也。凡一語之停頓者用之，或作句投，或作句豆，或變作句度，其始皆但作丶耳。句之語原於乚，說文：『乚，鉤識也。從反亅。』是乚亦所以爲識別，與丶同意。章先生說，又轉爲句，說文曰：『句，曲也。』句之名，秦漢以來，衆儒爲訓詁者乃有之，此由諷誦經文，於此小停，正用鉤識之義。或謂句讀二者之分，凡語意已完爲句，語意未完語氣可停者爲讀，此說無徵於古。」今案：成句讀文者，文字著於竹帛，而有文法上之組織者也。不成句讀文者，但具單詞隻義者也。兼此二事，通謂之文；局就有句讀者，爾雅釋言：「局，分也。」謂之文辭。諸不成句讀者，表譜之體，旁行邪上，梁書劉杳傳：「王僧孺被敕撰譜，訪杳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以此而推，當起周代。」條件相分。會計則有簿錄，孟子萬章篇：「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算術則有演草，地圖則有名字。本篇初稿文學論略作「此皆有名身而無句身。」不足以啓人思，亦又無以增感。不得言文辭，非不得言文也。文者大名，文辭者小名。簿錄以次，雖無句讀，要皆文之屬。諸成句讀者，有韻無韻則分。諸在無韻，史志之倫，記大傀異事則有感，周禮春官大司樂：「凡日月食，五嶽崩，大傀異烖，令去樂。」鄭注：「傀猶怪也。」記經常典憲則無感。周禮秋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注：「典，法也。」書益稷：「愼乃憲。」傳：「憲，法也。」既不可齊一矣。史志記事，有常有變。若名物制度，是其常，則無

由感人，若興亡成敗，是其實，則足以感人也。持論本乎名家，辨章然否，言稱其志，未足動人。國故論衡論式篇引與人書曰：「文生於名，名生於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分理明察，謂之知文。」論以辨析爲務，故必本名家，然辭達而已，未必足以動人也。過秦之倫，辭有枝葉，禮記表記：「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鄭注：「言有枝葉，是衆虛華也。」其感人顧深摯；國策秦策「顧爭於戎狄」，注：「顧，反也。」詩羔羊鄭箋「摯之言至也。」則本之縱橫家。章學誠詩教上曰：「九流之學，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又曰：「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章君論式篇曰：「晚周之論，內發膏肓，外見文采，其語不可增損，自賈誼已繁穢，其次漸與辭賦同流。」蓋晚周縱橫，出於詩教，漢世辭賦，又出縱橫，過秦之倫，頗事敷張，實上嗣縱橫，而下開辭賦，故有足動人心目者。然其爲論一也。此明有名家不感人之論，有縱橫家感人之論，亦不可一概。不可以感人者爲文辭，不感者爲學說。且文曲變化，其度無窮。荀子正論篇「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章君文始曰：「文曲即文句。」黃先生文心雕龍章句篇札記曰：「凡言成文曲（荀子）、言曲折（漢書藝文志）、言曲度（傅毅舞賦），皆言辭音于此稽止也。」陸雲論文，先辭後情，尚絜而不取悅澤。原注：「與兄平原書。」案今見本集。後情而不取悅澤，蓋猶形文爲主，而以情文爲次。此寧可以一概齊哉？以上歷舉無韻之文，大分記敘論說兩類，而皆有可感人者，有不可感人者，以見文辭變化之無窮也。就言有韻，其不感人者亦多矣。風、雅、頌者，蓋未有離於性情；詩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故曰風。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據此，風雅頌義皆主美刺，不離性情。獨賦有異。文心雕龍詮賦篇：「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其體蓋亦如今人所謂客觀描寫，不專以性情爲主。夫宛轉偯隱，禮記閒傳：「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注：「偯，聲餘從容也。」楚辭悲回風：「孰能思而不隱兮。」王注：「隱，憂也。」賦之職也。儒家之賦，意存諫誡。若荀子成相一篇，漢書藝文志：「孫卿賦十篇。」今荀子書有賦篇成相篇，不審即漢志所著錄者否。楊倞成相篇注云：「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類也。」荀子漢志在儒家，故曰儒家之賦。俞樾諸子平議云：「禮記曲禮篇：『鄰有喪，舂不相。』鄭注曰：『相，謂送杵聲。』蓋古人於勞役之事，必爲謳歌以相勸勉，亦舉大木呼邪許之比。其樂曲即謂之相。『請成相』者，請成此曲也。漢志有成相雜辭，是微古有此體也。」其足以感人安在？成相之辭，皆極論治亂，以儆時王，了無精

什之矣。

乃若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枚乘七發：「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選注引趙岐孟子注曰：「命，名也。」）或寫都會、城郭、游射、郊祀之狀，若相如有子虛，揚雄有甘泉、羽獵、長楊、河東，左思有三都，郭璞、木華有江海，（河東賦載漢書揚雄傳，餘並見蕭選。）奧博翔實，極賦家之能事矣。（賦主鋪陳，故奧博翔實，即極其能事也。）其專賦一物者，若孫卿有蠶賦、箴賦，（見荀子賦篇。）王延壽有王孫賦，（見古文苑。柳子厚有憎王孫文，蔣注：「漢王延壽嘗為王孫賦，有云：『顏狀類乎老翁，軀體似乎小兒。』蓋猿類而小者也。」）禰衡有鸚鵡賦，（見文選。）侔色揣稱，（謝惠連雪賦：「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色揣稱，為寡人賦之。」）曲成形相。嫠婦孽子讀之不為泣，（謂無真情。）介冑戎士詠之不為奮。（謂無壯美。）

當其始造，非自感則無以為也；比文成而感亦替。斯不可以一端論。（文學之事，於己所以自抒所懷，於人所以引起同感。然已有文成而感隨替者，則以所懷既寘，心情亦變也。人有覽文而無所感者，則以處境各異，無動於中也。章學誠文史通義文理篇云：「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悲況。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為秘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及新婚宴爾之人，必不信矣。」此論境遇心情，互為影響，感受之際，雖可强同，可謂篤矣。以上舉有韻之文，雖屬情性之風標，然其感人與否，仍無從膠執也。）又學說者，非一往不可感人。凡感於文言者，（此云文言，猶文辭也。）在其得我心。是故飲食移味，居處緼愉者，（大戴禮曾子立事篇：「飲食移味，居處溫愉。」盧注釋味曰：「隨所欲也。」廣雅釋詁：「緼，饒也。」說文：「愉，樂也。」溫愉即緼愉。）聞勞人之歌，心猶怕然。（春秋宣十五年公羊傳解詁：「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說文：「怕，無為也。」此言境遇不同，則哀樂不能相感以通，龔自珍與江居士箋云：「譬饑夫之眩神於九賓鼎食之前，則此矣；獨寡女之夜哭於房中琴好之家，則諱矣。」亦猶夫此義也。）大愚不靈，無所憤悱者，（莊子天地篇：「大愚者，終身不靈。」論語述而篇：「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朱注：「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覩眇論則以為恆言也。（史記貨殖列傳：「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孟子離婁篇：「人有恆言。」此言賢愚各別，則知識不能相悅以解。）身有

疾痛，聞幼眇之音，則感槩隨之矣。漢書中山靖王勝傳：「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累欷，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顏注：「幼眇，精微也。」心有疑滯，覩辨析之論，則悅懌隨之矣。禮記文王世子：「是故其成也懌。」鄭注：「懌，悅懌。」枚乘七發稱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因說以音樂遊宴校獵觀濤諸事，皆謝不能。客乃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此雖設辭，要可證成章君之說矣。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論語述而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凡好學者皆然，非獨仲尼也。以上申論學說之事，明其理則可相悅以解，與文辭之事，同其境則能相感以通者，無殊。以文辭學說為分者，得其大齊。列子楊朱篇：「百年者，壽之大齊。」齊，猶限也。審察之則不當。本節論學說文辭異職之說，雖得其大齊，終不免一往之見。

如上諸說，前之昭明，後之阮氏，持論偏頗，書洪範「無偏無陂」，傳「陂，舊本作頗。」誠不足辯。最後一說，以學說文辭對立。其規摹雖少廣，然其失也，祇以彣彰為文，遂忘文字。故學說不彣者，乃悍然擯諸文辭以外。惟論衡所說，略成條貫。論略原稿云：「論衡所說，略成條理，先舉奏記為質，則不遺公牘矣；次舉敍事經說諸子為言，則不遺歷史與學說矣；有韻為文，人所共曉，故略而不論；雜文漢時未備，故亦不著；不言小說，或其意存鄙夷，不列典章，由其文有缺略，此則不能無失者也。」按原稿附表，有句讀文中大分有韻無韻二類，無韻之文，更分學說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小說六科，詳本書下卷文賦按語。文心雕龍張之，其容至博；顧猶不知無句讀文。此亦未明文學之本柢也。余以書籍得名，實憑傳竹木而起。馮，憑本字。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以有竹帛傳此文字，則為書籍。以此見言語文字功能不齊。世人以經為常，以傳為轉，以論為倫。釋名釋典藝：「經，徑

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論，倫也，有倫理也。」又釋書契「傳，轉也。」孔叢子執節篇「經者，取其常也，可常則爲經矣。」文心雕龍史傳篇「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蓋漢以來義訓皆如此。此皆後儒訓說，非必覩其本眞。案經者，編絲綴屬之稱，說文「經，織從絲也。」「從絲」二字段氏據御覽校補。異於百名以下用版者，古人作書不及百名，則就方版爲之，其過百名，非一版可盡，則以簡策連書，用韋絲之屬編綴焉，見前引聘禮。亦猶浮屠書稱修多羅。魏書釋老志「浮屠正號曰佛陀，」諸書或曰浮圖浮頭，皆與聲也。翻譯名義集「修多羅，或修單蘭，或修妬路，西域記名素怛覽，舊曰修多羅，訛也，有五釋：一翻經，二翻論，三翻法本，四翻線，五翻善語。」修多羅者，直譯爲線，譯義爲經。蓋彼以貝葉成書，酉陽雜俎「貝多漢翻爲葉。貝多婆力叉者，漢言葉樹也。」彼數用以寫經，故宋史天竺傳載「僧道圓自西域還，得貝葉梵經四十夾。」故用線聯貫也；此以竹簡成書，亦編絲綴屬也。以上釋經之本義。

傳者，專之假借。說文序「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論語：「傳不習乎。」見學而篇。魯作「專不習乎。」經典釋文敍錄「論語，漢興，傳者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古論語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安昌侯張禹受魯論，兼講齊說，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焉。」論語釋文「傳不習乎」句下引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說文訓專爲六寸簿。簿即手版，古謂之忽。原注「今作笏。」說文「專，六寸簿也。」段注「說文無『簿』，有『薄』，蓋後人易『艸』爲『竹』，以分別其字耳。六寸簿，蓋笏也。曰部云『曶，佩也。』無笏字。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版也。』」書思對命以備忽忘，禮記玉藻「史進象笏，書思對命。」鄭注「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於笏，爲失忘也。」故引伸爲書籍記事之稱。書籍名簿，亦名爲專。爾雅釋器「大版謂之業。」爾雅釋詁「專，業也。」郝疏「版、業、專三文互訓，皆書籍記事之稱矣。」

專之得名以其體短，有異於經。鄭康成論語序云：「春秋二尺四寸，孝經一尺二寸，論語八寸。」儀禮聘禮疏引鄭玄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一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阮氏校勘記曰：「按春秋序疏云『鄭玄注論語序以鈎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

之孝經一尺二寸策之，故云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然則此云二尺二寸，乃傳寫之誤，當作二尺四寸。下云：「孝經謙半之。」乃一尺二寸也。又云：「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謂論語八寸，居六經三分之一，比孝經又少四寸，故云又謙焉。論衡正說篇：「夫論語者，弟子共記孔子之言行，勅己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為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不二尺四寸也。」」 此則專之簡策，當復短於論語，所謂六寸者也。原注：「漢藝文志言劉向校中古文尚書，有一簡二十五字者，而服虔注左氏傳則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蓋二十五字者，二尺四寸之經也，八字者，六寸之傳也。古官書皆長二尺四寸，故云二尺四寸之律。舉成數言，則曰三尺法，經亦官書，故長如之。其非經律，則稱短書，皆見論衡。」按左傳服注引見聘禮疏。諸書載律亦二尺四寸者，如鹽鐵論詔聖篇：「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是。舉成數言三尺者，如漢書杜周傳：「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是。稱短書者，如論衡謝短篇：「漢事未載於經，名為尺籍短書。」是。以上釋傳之本義。 論者，古但作侖。比竹成冊，各就次第，是之謂侖。說文：「侖，思也，從亼冊。」段注：「侖下曰：『侖，理也。』大雅毛傳曰：『論，思也。』論者，侖之假借。思猶䚡也。凡人之思必依其理，倫論字皆以侖會意，從亼冊者，聚集簡冊，必依其次第，求其文理。」 簫亦比竹為之，莊子齊物論：「人籟則比竹是已。」說文：「簫，參差管樂。」段注：「周禮小師注：『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所吹者。』周頌箋同。」案古之簫，所謂排簫也，制與今異。 故龠字從侖。說文：「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從品侖。侖，理也。」 引伸則樂音有秩亦曰侖，「於論鼓鐘」是也；句見詩大雅靈臺篇。鄭箋：「論之言倫也。言音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 言說有序亦曰侖，「坐而論道」是也。句見周禮考工記。 論語為師弟問答，乃亦略記舊聞，散為各條，編次成帙，說文：「帙，書衣也。」 斯曰侖語。以上釋論之本義。 是故繩線聯貫謂之經，簿書記事謂之專，比竹成冊謂之侖，各從其質以為之名，亦猶古言方策，漢言尺牘，說文：「牘，書版也。」漢書陳遵傳：「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 今言札記矣。說文：「札，牒也。」釋名釋書契：「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案今人著述以札記稱者至夥。 諸書不見題署者，亦往往從質名。大公之書而稱六弢，漢志：「周史六弢六篇。」師古曰：「即今之六韜也，弢字與韜同也。」隋志：「太公六韜五卷。周文王師姜望撰。」 黃帝之書而稱九卷，原注：「今靈樞經，晉時稱鍼經

釋漢末傳寫論序直稱九卷。」直謂書囊有六，說文：「韣，弓衣也。」此所謂韣者，乃假弓衣之名以指書衣。搏帛有九也。字典引增韻云：「可舒卷者曰卷，編次者曰帙。」考工記：「卷而搏之，欲其無迤也。」古書有卷軸之制。九卷書由此得名。雖古之言肄業者，春秋昭四年左傳：「臣以爲肄業及之也。」亦謂肄版而已。廣韻：「肄，習也。」釋器云：「大版謂之業。」一書有篇第，古人編書，必定傳第，以便稽檢，防散佚，免錯亂。漢志稱劉向校書，每一書已，輒條其篇目是也。而習者移書其文於版，原注：「學童習字用觚。觚亦版也。」書多非一時可畫，故逐日移寫於版以習之。故云肄業。管子宙合云：「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管子房玄齡注：「版，牘也。賢者雖復退身，終不捨其端操，不息修業，亦不息其版籍。」以是徵之，則肄業爲肄版明矣。凡此皆從其質以爲名，所以別文字于語言也。其必爲之別，何也？文字初興，本以代聲氣，易乾文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孔疏：「同聲相應者，若彈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是也。同氣相求者，若天欲雨而礎柱潤是也。」案聲氣原謂聲音，此用本義。乃其功用有勝於言者。言語僅成線耳，喻若空中鳥迹，甫見而形已逝。言語甫聞而聲已逝，與此同也。故一事一義得相聯貫者，言語司之。及夫萬類坌集，漢書司馬相如傳：「坌入曾宮之嵯峨。」注：「坌，並也。」棼不可理；棼，通作紛。言語之用，有所不周，於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足以成面，故表譜圖畫之術興焉。吾國文字，始於象形，其與圖畫，同源異流，要之皆所以表象也。言語以聲音爲用，故僅限於時間；文字以符號爲用，故可及於空間。此其所以爲勝也。凡排比鋪張，元稹杜甫墓志銘：「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不可口說者，文字司之。及夫立體建形，向背同現，文字之用，又有不周，於是委之儀象。儀象之用，足以成體，故鑄銅雕木之術興焉。儀象者，科學所用儀器也。其功用不獨如文字之紀述，圖畫之摹繪而已，蓋尤能以實體示人。文字雖及空間，然猶限於平面之抽象觀念；若儀象所司，則擴至立體之具象事物，此其所以爲尤勝也。凡望高測

深，不可圖表者，儀象司之。以上論言語文字儀象三者，各有其用，以人類文化之進步，而漸次發達焉，線面體云者，以幾何學術闡明之。然則文字本以代言，其用則有獨至。凡無句讀文，皆文字之所專屬也。以是為主。故論文學者，不得以興會神旨為上。論略原稿云：「既知文有無句讀有句讀之分，而後文學之蹊逕可得言之。無句讀者，純得文稱，文字之不共性也；有句讀者，文而兼得辭稱，文字語言之共性也。論文學者，雖多就共性言，而必以不共性為其素質。」

昔者，文气之論，發諸魏文帝典論，典論論文：「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又：「徐幹時有齊氣，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此所謂氣，蓋指人才性之所稟也。气，氣本字。而韓愈、蘇轍竊焉。韓愈答李翊書：「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者皆宜。」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曰：「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詳上所舉，韓之所云，乃文章本身之氣勢；蘇之所云，則為文可能之條件；雖三實相承，亦略有殊異。要之皆本孟氏「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一義而變化之也。文德之論，發諸王充論衡，原注：「論衡佚文篇：『文德之操為文。』又云：『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為身，二則為人；繁文麗辭，無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為私，無為主者。』」按此所謂德，蓋謂凡為文者，當以文質彬彬為主。楊遵彥依用之，原注：「魏書文苑傳：『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惟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按楊論今佚，惟其意頗與顏氏家訓文章篇同。顏之言略曰：「自古文人，多陷輕薄，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此之所論，蓋主文士當書遺德，意與王亦異。而章學誠竊焉。章氏文史通義有文德篇，已選在本書，詳後。气非竇突如鹿豕，德非委蛇如羔羊，詩召南羔羊序云：「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者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又詩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傳：「委蛇，行可從迹也。」此用其辭，二句云云，蓋文士言气，多局就靈臺波瀾之觀；言德，多局就委蛇紆徐之勢，要未能揣其本也。知文辭始於表譜、簿錄，則修辭立誠其首也。易乾文言：「修辭立其誠。」文史通義言公篇釋之曰：「誠不必於聖人之極致，始足當於修辭之立也。學者有事於文辭，毋論辭之如何，其持之必有其故，而初非徒為文具者，皆誠也。有其故而修辭以副焉，是其求工於是者，所以求達其誠也。」气乎、德乎，亦末務而已矣。原注：「案文選序云：『謀夫之話，辯士之端，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此即略言文字之分也。然選例亦不一致，彼史所載，荊軻易水、漢祖大風，皆選

裨諶興而作，皆書先寫草稿，亦爽由諸侯異，而文選固錄之矣。至于辭命，則有草創潤色之功（案論語憲問篇，「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然張陳說，度亦先有篇章。文選錄易水大風二歌，而猶沈夫辭說，亦自相齟齬矣。士衡文賦云：「說煒曄而譎誑」，是亦列為文之一種，要於修辭立誠有不至耳。」本節論文學之本柢在竹木，故當擧作氣嘴。

文選之興，蓋依乎摯虞文章流別，謂之總集。隋書經籍志曰：「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衆家之集，日以摯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芟翦繁蕪，自詩賦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之流別。」

隋志：「文章流別集四十一卷，梁六十卷；志二卷；論二卷。」一稱梁若干卷者，史通古今正史篇：「初，太宗以梁陳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將成，下於史閣，惟有十志，斷為三十卷。太宗崩後，刊勒始成，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為五代史志。」志既託始於梁，故經籍著錄，彼以見存，輒稱梁有若干卷，蓋以示存佚之概也。

然則李充之翰林論、劉義慶之集林、沈約丘遲之集鈔，放于此乎。

隋志：「翰林論三卷，李充撰，梁五十四卷。集林一百八十一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二百卷。集鈔十卷，沈約撰，梁有集鈔四十卷，丘遲撰，亡。」錄劉本。

七略惟有詩賦，及東漢銘、誄、論、辨始繁。荀勗以四部變古，李充、謝靈運繼之，

隋志：「（劉）歆總括羣書，撮其旨要，著為七略：一曰集略（案漢志作輯），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技略。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中興，明章繼軌，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為書部，固又編之以為漢書藝文志。爾後大亂，掃地皆盡。魏氏代漢，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遂總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宋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

則集部自此著。

文史通義文集篇：「後漢二史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字，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自摯虞創為文章流別，學者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為別集，則文集之名，實昉於晉代。荀勗中經有四部，詩賦圖讚與汲冢書同為丁部。王儉七志以詩賦為文翰志，而介於諸子兵書之間，則集部之漸日開，而尚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紀傳子兵文集之四錄，

已全爲唐人總集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肯錄實昉於蕭梁。按四部之制，唐以前但云甲乙丙丁，唐以來乃名經史子集。集部之實，源於建安，成於流別，而類例則定於七錄，故二者之間，初無乖牾也。可並參本書下卷所選詩鈔下篇。

總集者，本括囊別集爲書，易坤：「括囊，无咎，无譽。」孔疏：「括，結也；囊所以貯物。」故不取六藝、史傳、諸子；非曰別集爲文，其他非文也。文選上承其流，而稍入詩序、蕭選有毛詩大序一篇，經義之流也。史贊、蕭又有史論史述贊二類，收班孟堅干令升范蔚宗沈休文諸家之文，皆史之論贊也。新書、典論諸篇，故不名曰集林、集鈔，然已痟矣。史記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集解引徐廣曰：「肖音痟，痟猶衰微。」此謂蕭選所及，略徧四部，以視劉丘，劉靈因已不嚴。其序簡別三部，謂經、子、史。蓋總集之成法顧已迷誤其本，以文辭之封域相格，慮非摯虞、李充意也。漢書賈誼傳：「慮非顧行也。」王念孫曰：「慮猶大氐也。」總集源於別集，經子史者，別集所無，故總集不得有。昭明不審此意，乃以文辭之封域爲言，故曰迷誤其本。

經籍志別有文章英華三十卷，古今詩苑英華十九卷，皆昭明太子撰，皆見總集類。又以詩與雜文爲異。文心雕龍有雜文篇，論對問七連珠三體，又總述界義云：「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誥誓問，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其名，並歸雜文之區，甄別其義，各入討論之域。」是雜文有廣狹二義，狹則惟茲三體，廣則詩賦之外，皆入雜文，此用其廣義。

即明昭明義例不純，文選序率爾之言，論語先進篇：「子路率爾而對。」不爲恆則。爾雅釋詁：「則，法也。」且總別集與他書經略不定，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吳都賦注：「略，分界也。」更相闌入者多矣。漢書汲黯傳：「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如邊關。」應劭曰：「闌，妄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爲闌也。」今以隋志所錄總集相稽，自魏朝雜詔而下，訖皇朝陳事詔，凡十八家百四十六卷。隋志：「魏朝雜詔二卷，錄魏吳二志詔二卷，晉咸康詔二卷，晉朝雜詔九卷，錄晉詔十四卷，晉義熙詔十卷，宋大初雜詔十三卷，宋孝建詔一卷，宋元嘉副詔十五卷，齊雜詔十卷，齊中興二年詔三卷，後魏詔集十六卷，後周雜詔八卷，雜詔八卷，雜赦書六卷，陳天嘉詔草三卷，吳朝詔集九卷，皇朝陳事詔十三卷。」自上法書表而下，訖後周與齊軍國書，凡七家，四十一卷。隋志：

「上法寶表一卷，梁中表十一卷，雜露布十二卷，山公啓事三卷，范甯啓事三卷，梁魏周齊陳皇朝聘使雜啓九卷，後周與齊軍國書二卷。」而漢高祖手詔，匡衡、王鳳、劉隗、孔羣諸家奏事，書既亡佚，復傳其錄。隋志「魏朝雜詔」條下云：「梁有漢高祖手詔一卷，亡。」又「梁中表」條下云：「梁有漢丞相匡衡、大司馬王鳳奏五卷，劉隗奏五卷，孔羣奏二十二卷，亡。」然七略高祖、孝文詔策，悉在諸子儒家；漢志諸子略儒家：「高祖傳十三篇。」原注：「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又：「孝文傳十一篇。」原注：「文帝所稱及詔策。」奏事二十卷，隸春秋。漢志六藝略春秋家：「奏事二十篇。」原注：「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此則總集有六藝、諸子之流矣。陳壽定諸葛亮故事，命曰諸葛氏集。蜀志諸葛亮傳附載「諸葛氏集目錄」，其敍稱：「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勖、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云云。蓋以集名由自壽定。然其目錄有權制、計算、訓厲、綜覈、雜言、貴和、兵要、傳運、法檢、科令、軍令諸篇。魏氏春秋言：「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見亮傳裴注引。隋志：「魏氏春秋二十卷，孫盛撰。」今佚。若在往古，則商君書之流。漢志諸子略法家：「商君二十九篇。」原注：「名鞅，姬姓，衞後也，相秦孝公。」而隋志亦在別集，隋志別集類：「蜀丞相諸葛亮集二十五卷。」故知集品不純，考古人著書，重在學術流別，究其面目，多屬一家之言，故純而不駁。逮後學術日進，則成家者不多。文明日啓，則操觚者日衆，於是編綴之際，每就一人之所著述，萃集爲書，凡此之類，文翰最多，故七略詩賦一變而爲集部。惟以其中每涉旣廣，多與他書更相闌入，故校讎之法，於此亦甚難施焉。顏氏家訓勉學篇云：「俗間儒士，不涉羣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崔轉爲諸儒說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云：『文集只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此見早在六朝，集部之名實亦不能純全也。選者亦無以自理。分理，理也。總集出於別集，別集之品既不純，則選總集者又惡得分理之？阮元之倫，不悟文選所序，隨情涉筆，視爲經常，而例復前後錯迕。曾國藩又雜鈔經史百家。經典成文，布在方策，中庸：「文武之道，布在方策。」不虞潰散，鈔將何爲？此言總集之作，或緣[illegible]繁蕪。

成忍別集讀散，稱與戲無讀散之憾；若但爲廣文辭封域計，則此兩書腐穢殊甚，更無鈔之必要也。曾鈔本思所以廣姚纂，詳見原書序例。若知文辭之體，鈔選之業，廣陋異塗，庶幾張之弛之，並明而不相害。中庸「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凡無句讀文，既各以專門爲業，今不亟論。有句讀者，略道其原流利病，分爲五篇。五篇者，原經、明解故、論式、辨詩、正齎送。非曰能盡，蓋以備常文之品而已。其贈序、壽頌諸品，既不應法，故棄捐弗道爾。曾國藩書歸震川文集後曰：「蓋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毀譽於人，非特好直也。內之無以立誠，外之不足以信後世，君子恥焉。自周詩有崧高、烝民諸篇，漢有河梁之詠，沿及六朝，餞別之詩，動累卷帙，於是有爲之序者；昌黎韓氏爲此體特繁，至或無詩而徒有序，駢拇枝指，於義爲已侈矣。熙甫則未必餞別而贈人以序，有所謂賀序者，謝序者，壽序者，此何說也？」此於諸品之不應法，可謂詳哉其言之。本節論文辭之體，鈔選之業，廣狹異塗，且集品不純，故論文學界義，不得據選家之言爲說。

謹案：章先生諱炳麟，浙江餘杭人，初名絳，字枚叔，號太炎，同治七年生。少師德清俞君樾，研國故。值清政不綱，慨然有光復之志。光緒間，先後任時務昌言諸報撰述，以言論激烈，見忌清廷，避居台灣，尋游日本。光緒二十八年，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於東京，以紀念亡明。旋返上海，創愛國學社，鼓吹革命排滿，坐是繫獄三年。民國既造，袁世凱任爲顧問，及袁稱帝，先生復被幽禁，袁死乃得釋。自是不復問政，晚年講學蘇州，以民國二十五年逝世。先生之學，實集有清三百年樸學之大成，五經四部，靡不綜貫，六書九流，尤所獨精，段王以下，未足相喻。所著章氏叢書三編，都數十種，有自訂年譜及自述學術次第各一卷，欲知其德業之詳者，可覆觀焉。

本篇初名文學論略，後更損益，易爲今名，收入國故論衡。論衡三卷，上卷論小學，中卷論文學，下卷論諸子學，此中卷之首篇也。近綦江龐氏爲此書作疏證，甚精核，已刊行者，僅中下卷云。

章君檢論徵七略篇曰：「略者，封域之正名。」此作總論古今人所持文學界義，而訂正之，故以總略爲名也。夫文生於名，名生於形，欲審定其名之是非，當先識其形之變遷。古昔文明初啓，凡有典制，有司所保，乃得文稱，所謂「博學於文」者也。自是以降，乃及竹帛。黃先生文心雕龍原道篇札記云：「文辭封略，本可弛張，推而廣之，則凡書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謂之文，非獨不論有文飾與無文飾，抑且不論有句讀與無句讀，此至大之範圍也。再縮小之，則凡有句讀者皆爲文，而不論其文飾與否，純任文飾，固謂之文矣，即樸質簡拙，亦不得不謂之文。

此類所包，稍小于前，而經傳諸子，皆在其範圍。若夫文章之初，實先韻語，傳久行遠，實貴偶詞，修飾潤色，實為文事，敷文摛采，實異質言，則阮氏之書，亦有不可廢者。然則拓其疆宇，則文無所不包，揆其本原，則文實有專美。一據此，則自論語所稱，迄阮氏所指，由廣及狹，可得四科，今表之如次：

- 甲・文（最廣義）
  - 乙・文章（施之竹帛）禮樂（施之政事）（較廣義）
    - 丙・有句讀文（廣義）
      - 外形
        - 字
        - 句
        - 章篇
      - 內容
        - 敘事之文
        - 抒情之文
        - 說理之文
    - 無句讀文
      - （文字之學）
      - （文法之學）
      - （修辭之學）
- 丁・彣彰（今人所謂純文學）（狹義）

依右表可知文學一名，由混而析，章君所持，則較廣之義，以文學得名，本由文字也。然徵之載籍，則此四義，固皆各具其用，覽者弗審其旨，則必扞格難通，此循誦前文，當加注意者一也。又設自行撰述，於此四義，固得任情擇用，然亦必標舉宗趣，庶來者無迷其途，此點檢己作，當加注意者二也。不爾則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甚不附於樛葛者幾希矣。

詩教上

章學誠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賈誼新書六術篇：「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謂之六藝。」）而諸子爭鳴。（隋志：「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學者離羣索居，各爲異說，至於戰國，與文道寡。」此所謂文弊道息也。韓愈送孟東野序曰：「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此所謂諸子爭鳴也。）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史家以三家分晉迄秦一中宇爲戰國時代。劉向編其時游士之策謀，題爲戰國策，敘云：「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名疑昉此。）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後世之文奇衺錯出而裂於道，（周禮宮正：「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注：「奇衺，譎觚非常。」莊子天下篇：「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文史通義原道篇：「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此章氏之所謂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漢志：「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按諸子之學，皆出六經，漢志可謂詳哉言之，實齋則更進論其文亦本於經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案自來論文者，率云後世文體源於經典，如文心雕龍宗經篇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盟檄，（記盟二字從唐寫本。）則春秋爲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顏氏家訓文章篇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是其尤著者。近世姚鼐背鈔序例，猶同此說。綜而言之，蓋五原則起乎五經，其體則備乎戰代耳。）其源多出於詩教，（禮記經解篇：「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此詩教字所本。）人愈不知也。（漢志：「縱橫家者流，蓋

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顓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戰國者，縱橫之世，詩教者，縱橫家之所本，詳下。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論語八佾篇：「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何晏集解引包氏曰：「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諸家，謂戰代諸子也。文選序云：「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然諸家雖無意爲文，而文自高，故文心雕龍諸子篇稱：「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列禦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鶡冠綿綿，亟發深言；鬼谷眇眇，每環奧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遠而體周，淮南汎采而文麗。（案惟此一家漢人所纂。）」觀其褒多貶少，則知諸子之衣被辭流者遠矣。知戰國多出於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折謂折中於道也。史記孔子世家：「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索隱引宋均云：「折，斷也；中，當也。」文心雕龍原道篇：「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蓋聖至道，載在六藝，遠乎戰國，變爲諸子；後世之文，又自出焉。此升降之大凡也。本節總論歷代古今文章升降之樞紐。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經傳釋詞：「也，猶邪也。顏氏家訓曰：『北人呼邪爲也。』蓋二字聲本相近，故大戴禮五帝德篇：『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史記正義引此，邪作也。」曰：道體無所不該，春秋哀元年穀梁傳：「此該之變而道之也。」注：「該，備也。」六藝足以盡之。史記滑稽列傳引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莊子天下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文心雕龍宗經篇曰：「三極彝訓，其書曰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此六藝兼該道體之義也。諸子之爲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荀子非十二子篇：「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說文：「恣，縱也。」玉篇：「肆，放也，恣也。」以成一家之言也。司馬遷報任安書：「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典論論文：「惟幹著論，成一家言。」所謂一端者，無

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春秋昭十六年左傳「發命之不衷」注：「衷，當也。」漢志謂諸子者六經之支與流裔，又以九流十家皆出王官，蓋六經周王官之所掌耳。餘杭章君國故論衡原學篇云：「九流皆出王官，及其發舒，王官所不能與；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義，是以滋長。」此諸子之所以進異矣。

老子說本陰陽，老子「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劉君國學發微云：「欲字作思字解，常無常有爲對待之詞，猶言常無所以觀其妙，常有所以觀其徼也。兩者同出而異名，兩即有無也。玄者，指有無未分之前言也。易言陰陽，即老子之有無，乃對待之詞也。又言陰陽生於太極，太極者，即絕點之詞也。老子以有無二字代陰陽，以玄字代太極，所謂眞宰眞學，即玄之義也。」他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說，與易之太極兩儀亦同，故魏晉人以易老莊爲三玄，而王輔嗣以次且並注數書，以會通其義矣。

莊、列寓言假象，史記莊子列傳：「莊子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故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漢志有列子八篇，原注云：「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高似孫子略曰：「太史公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猶疑之，所謂列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遽於此而得不致疑邪？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出於後人會粹而成之耳。」文史通義易教篇曰：「易之象也，詩之興也，變化而不可方物矣。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營構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說卦爲天爲圜諸條，約略足以盡之。人心營構之象，睽車之載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無不可也。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爲表裏。戰國之文，深於比興，即其深於取象者也。莊列之寓言也，則觸蠻可以立國，蕉鹿可以聽訟；此易教之所以範天下也。」

易教也。以上證戰國諸子之文有出易教者。

鄒衍侈言天地，史記孟荀列傳：「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按尚書禹貢始別中國爲九州，序所謂「禹別九州，隨山刊木，任土作貢」是也。洪範始稱五行，經所謂「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是也。騶子推而衍之，乃稱大小九州，五德終始。漢志諸子略陰陽家有騶子四十九篇，騶子終始五十六篇，今佚。

關尹推衍五行，史記老子列傳：「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而去。」漢志道家有關尹子九篇，原注云：「名喜，爲關吏，老子過關，喜去

吏而從之。」其書隋志已不載，今本則宋人採定傳之，胡應麟四部正譌云：「篇中字句體法，全倣釋典成文，亡論莊列，即鶡冠至亢倉亡有也，故青蕃疑五代附方外士掇拾柱下之餘文，傅合竺乾之章旨，以成此書。」其一，桂篇中有言五行者，皆然二氏之說也。**書教也。** 以上證諸子之文有出書教者。

管、商法制，義存政典， 史記管晏列傳稱管之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又商君列傳述其立法理民之政甚詳，考禮記禮運篇云：「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是法家立制，過於儒家崇禮，皆所以緣民執物，其源實出於禮教也。史記正義引七略：「管子書在法家，漢志列道家，隋志仍還歸法家，商君書諸錄皆在法家。」**禮教也。** 以上證諸子之文有出禮教者。

申、韓刑名，旨歸賞罰， 史記申韓列傳：「申不害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又贊曰：「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漢書元帝紀注引別錄云：「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循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史記孔子世家又稱夫子之作春秋：「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此春秋正名之義，賞罰之旨，戰代刑名家言所從出也。**春秋教也。** 以上證諸子之文有出春秋教者。

其他楊、墨、尹文之言， 諸子多稱楊朱，而無其書，今列子有楊朱篇，或其遺說也。漢志墨家：「墨子七十一篇。」名家：「尹文子一篇。」**蘇、張、孫、吳之術，** 漢志從橫家：「蘇子三十一篇。」又：「張子十篇。」兵書略兵權謀家：「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師古曰：「孫武也。」又：「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師古曰：「孫臏。」又：「吳起四十八篇。」案蘇秦張儀孫武吳起，史記皆有傳。**辨其源委，** 禮記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鄭注：「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 隋志：「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博採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二曰記傳錄，三曰子兵錄，四曰文集錄，五曰技術錄，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書今佚，惟序存廣弘明集中。**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 禮記禮器：「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孔疏：「人官有能也者，人居其官，各有所能，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庖人治庖，祝治尊俎是也；物曲有利也者，謂萬物委曲，各有所利，若麴蘗利為酒醴，絲竹利為琴笙，皆自然有其性，各異也。」**而不自知為六典之遺也。** 周禮天官：「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此總論諸子之學各有所當，而其本根皆在王官也。本節論戰國之文，皆源六藝。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周禮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觀春秋之辭命，周禮大行人：「諭言語，協辭命。」鄭注：「六辭之命也。」賈疏：「以辭命通習，明是太祝六辭之教命也。」孟子公孫丑篇：「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趙注：「辭言教命。」孫疏：「以辭命人者，故謂之辭命。」按太祝六辭以事鬼神，則此二字，當據孟子之義爲釋。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語出左氏襄二十五年傳，詳上文學總略篇注。至戰國而抵掌揣摩，戰國策秦策：「蘇秦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史記蘇秦列傳：「蘇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集解曰：「鬼谷子有揣摩篇。」索隱引王劭曰：「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騰說以取富貴，玉篇：「騰，奔也。」騰說猶馳說矣。其辭敷張而揚厲，敷與鋪同，布也。揚厲者，史記樂書：「發揚蹈厲。」集解引王肅曰：「厲，疾也。」變其本而加恢奇焉。文選序：「變其本而加厲。」說文：「恢，大也。」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荀悅漢紀：「遊說之本，生於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辭之繹矣，民之莫矣，以正行者，謂之辯智，其失之甚者，至於爲詐，紿徒衆矣。」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語見論語子路篇。按末句原書作「雖多亦奚以爲」。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漢書藝文志：「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顏注：「風，化也。」風，諷本字。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史記李將軍傳：「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顏注：「委曲而行迴折。」水經注：「委折五迴，方得達其上嶺。」微婉而善諷也。春秋成十四年左傳：「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又昭三十一年亦云：「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此用其字也。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爲其體之有所該也。春秋昭二年左傳：「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古之經典成文，悉在官守，析之則爲六藝，故言則皆典禮，故宣子之言云爾。諸子之學，又出六藝，故云其質多本於禮教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

以文其質也。諸子之學，起於救時之弊，淮南要略言之詳矣。其論從橫家云：「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從橫脩短生焉。」諸子皆兼縱橫，蓋所以期其言之必可行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文弊，謂末流積漸而諸子爭鳴，文質遂分。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本節論戰國者，縱橫之世，故其文尤多出於辭令。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之菹也。原注：「詳見文集篇。」按其篇曰：「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采之閭里，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爲書，家存一說者也。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苟足顯其業，而可傳授於其徒，則其說亦遂止於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爲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相如辭賦，但記篇目，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彙次諸體，裒焉而爲文集者也。自摯虞創爲文章流別，學者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爲別集，而後世應酬牽率之作，決科括帖之文，亦汎濫橫裂而爭附別集之名，是誠劉略所不能收，班志所無可附，而所爲之文，亦矜情飾貌，矛盾參差，非復專門名家之語無旁出也。」孟子滕文公篇：「驅蛇龍而放之菹。」趙注：「菹，澤生草者也。」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此指訓釋之文，非謂八股也。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原注：「即諸子書也。」春秋襄二十四年左傳：「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孔疏：「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其身既沒，其言尚存，老、莊、荀、孟、管、晏、楊、墨、孫、吳之徒，制作子書，屈原、宋玉、賈逵、揚雄、馬遷、班固以後，撰集史傳，及制作文章，使後世學者，皆是立言者也。」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詩[illegible]：「[illegible]欲[illegible]之德。」[illegible]：「[illegible]雜是也。」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製焉。南齊書文學傳論：「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此代變之義。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裒之流別，

原注：「摯虞有文章流別傳。」設騈虛，備當爲集之羨字。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爲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本節後世之論文，其體皆備於斯編。

今即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原注：「摯虞流別，孔逭文苑，今俱不傳，故據文選。」按隋志總集類：「文苑一百卷，孔逭撰。」殿闕。京都諸賦，文選有班固兩都賦，張衡兩京賦，左思三都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蘇張之辭，具詳國策。劉向別錄曰：「蘇秦張儀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其大略也。上林、羽獵，文選有司馬相如上林賦，揚雄羽獵賦，皆賦天子游獵之作。安陵之從田，戰國策楚策：「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而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深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之嗥聲若雷霆，有狂兕牂（原作牂，從校注改）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壹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悅，乃封纏爲安陵君。」龍陽之同釣也。魏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出涕？』曰：『臣爲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客難、解嘲，文選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爲設論類。宋玉對楚王問爲對問類。文心雕龍雜文篇：「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之。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爲客難，託古慰志，疏而有辨。揚雄解嘲，雜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爲工。」蓋此類之作，假設爲問答之辭，以舒憤懣之意，亦賦之支與流裔也。屈原之漁父、卜居，漁父設爲與漁者問答之辭，卜居設爲與太卜問答之辭，並見楚辭文選。莊周之惠施問難也。莊子秋水篇：「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游，

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矣，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

原注：「前人已有言及之者。」案陳懋仁文章緣起注曰：「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已兆韓非。」今韓子書無連珠，而內外儲說體貿相類，殆即李先傳之所稱也。

而或以為始於傅毅之徒，

原注：「傅元之言。」案元本作玄，避清聖祖諱改。藝文類聚載傅玄連珠序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文選載陸機演連珠五十首。

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

孟子梁惠王篇：「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七林之所啟也；

洪邁容齋隨筆：「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上薄騷些，故為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啟、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為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几格。」隋志：「七林十卷，梁十二卷，錄二卷，卞景撰。梁又有七林三十卷，音一卷，亡。」

而或以為創之枚乘，

文心雕龍雜文篇：「枚乘摛艷，首製七發，腴辭雲構，夸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文選所錄枚乘七發外，有曹植七啟，張協七命二篇。

忘其祖矣。

春秋昭十五年左傳：「數典而忘其祖。」

鄒陽辨謗於梁王，

文選有鄒陽獄中上書自明一首。漢書陽傳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游。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江淹辭於建平，

文選有江淹詣建平王上書一首。梁書淹傳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日出之。」

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

戰國策燕策：「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飡，汙武王之義而不

伯，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燕下原有秦字，從校注刪）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

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賈誼過秦以論秦過，班彪王命以諷隗囂，曹冏六代以諷曹爽，陸機辨亡以論吳亡，皆力陳前代得失，而寄推鑒，並載文選。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儆時君也。原注：「屈原上稱帝嚳，中述湯武，下道齊桓，亦是」按此史記引淮南王安離騷傳語也，孟荀列傳曰：「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其詳並具本書，項安世家說：「賈誼之過秦，陸機之辨亡，皆賦體也。」此亦可與賓客之意相發。

淮南賓客，漢書淮南列傳：「淮南王安爲人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楚辭有淮南小山招隱士一篇，王逸章句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漢志有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蓋即大山小山之屬，文選錄招隱士，直題淮南王安。梁苑辭人，史記梁孝王世家：「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文選錄鄒陽文，見前。原嘗、申、陵之盛舉也。史記平原君列傳：「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又孟嘗君列傳：「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又春申君列傳：「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又信陵君列傳：「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賈誼過秦論曰：「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

東方、司馬，侍從於西京；班固兩都賦序：「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虞

能。滑稽列傳：褚先生曰：「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朔初入長安，詣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又司馬相如傳：「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也。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乃著子虛之賦。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天子以為郎。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上善之。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閒意。」文選錄朔答客難、非有先生論，漢書本傳亦有之，並云「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相如文載文選者，子虛、上林、長門三賦，諭巴蜀檄，難蜀父老，封禪文，惟長門賦史漢本傳無有，蓋贗品也，詳見日知錄及何義門讀書記。

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

魏志王粲傳：「始文帝為五官中郎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瑀以（建安）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文選載此書）按漢書地理志，魏郡有鄴城，魏所都也。鄴下諸子之作，文選所錄頗多，今不更詳其篇目。

談天雕龍之奇觀也。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又孟荀列傳：「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集解引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

畸才彙於末世，

莊子大宗師篇：「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釋文引李註曰：「畸，奇異也。」易繫辭：「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

利祿縈其性靈，廊廟山林，

中說禮樂篇：「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

江湖魏闕，

呂氏春秋審為篇：「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何？』」注：「魏闕，心下巨闕也。心下巨闕，言神內守也。一說：魏闕，象魏也，懸教象之法，浹日而收之，魏魏高大，故曰魏闕。」按此亦見莊子讓王篇，惟江河作江海。

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

韓愈祭田橫墓文：「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

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

文心雕龍辨騷篇：「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故論上世文學，必以詩騷並舉。戰國之文，多出詩教，後世之文，復出戰國，則其淵源之所自，皆後來所當繼者，非偶然矣。實齋文史通義詩教謂後世之文，戰國多兆其端。

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徵矣。

張衡東京賦：「信而有徵。」薛綜注：「徵，驗也。」

至戰

國而著述之事專，何謂也？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說文：「官，吏事君也。从宀从𠂤。𠂤猶眾也。此與師同意。」[illegible]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詩：「師」官箴：「蓋古者政教不分，官師合一，故有[illegible]」[illegible]所謂官學非師，[illegible]館下。」而其用已備矣。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禮記中庸：「車同軌，書同文。」又大學：「國治而后天下平。」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為一人之著述者也。原注：「詳見外篇校讎略著述先明大道論。」案今本文史通義外篇無此，蓋即校讎通義原道篇也。其言曰：「古無文字，結繩之治，易之書契，聖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為治為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蓋不得已而為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殫也，聖人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從而紀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為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後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藝，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易掌太卜，書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領於太師，春秋存乎國史。夫子自謂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師弟子之傳業於是判焉。」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周禮天官：「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此非用其本義。我夫子所以功賢堯、舜也。孟子公孫丑篇：「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然而「予欲無言」，論語陽貨篇：「子曰：『予欲無言。』」「無行不與」，論語述而篇：「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集解引包氏曰：「我所為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六藝存周公之舊典，文史通義易教篇曰：「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亦即此義。夫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故雖刪定六經而自無著述。論語記夫子之微言，漢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又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李奇曰：「隱微不顯之言也。」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漢志儒家：「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禮記中庸注云：「孔子之孫子思作之。」四庫總目大戴禮提要云：「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久佚，是書猶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圓篇，題上悉冠以曾子者是也。」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閎肆焉。莊子天下篇：「深閎而肆。」韓愈進

學解」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著述至戰國而始專之明驗也。原注：「論語記曾子之沒，吳起嘗師曾子，則曾子沒於戰國初年，而論語成於戰國之時明矣。」案見論語泰伯篇及史記吳起傳。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原注：「鬻子、晏子，後人所託。」按漢志儒家「晏子八篇」，又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原注：「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鬻子今佚，晏子今存。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今管子書多載當時立法理民之政，漢書食貨志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太公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又刑法志曰：「齊桓公任用管仲，問行伯用師之道，管仲于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此其推本周家舊典以匡齊桓伯業之明徵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集，而非管仲所著述也。原注：「或謂管仲之書不當稱桓公之謚，閻氏若璩又謂後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並無私自著書之事，皆是後人綴輯。詳諸子篇。」按閻說不見於尚書古文疏證及潛邱劄記，未詳所出。今傳章氏書無諸子篇，校讎通義漢志諸子篇亦未討究及此，而其意則見於言公及述學駁文。言公篇曰：「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　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先民舊章，存錄而不爲識別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訓是也。（原注：「管子地圖，淮南地形，皆土訓之遺。」）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後事，韓非之載其李斯駁議是也。莊子讓王漁父之篇，蘇氏謂之僞託，非僞託也，爲莊氏之學者所附益爾。諸子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固將推衍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苟足顯其術而立其宗，援述於前，與附衍於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述學駁文曰：「孔子未修春秋以前，並無諸子著書之事。如其有之，則夫子必從而討論，不容絕不置於口也。其人有生孔子前者，如管子上溯太公之類，皆是後人撰輯，非其本人之所自爲。」嚴可均書管子後：「近人編書目者，謂此書多言管子後事，蓋後人附益者多，余不謂然。先秦諸子，皆門弟子或賓客或子孫撰定，不必手定。」此與實齋之說正同。兵家之有太公陰符，戰國策秦策「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漢志不載，隋志有太公陰謀、太公陰符鈐錄、太公金匱、太公兵法、太公伏符陰陽謀、太公三宮兵法、太公書禁忌立成集、太公枕中記、周書陰符等，均在子部兵家，今並亡佚。醫家之有黃帝素問，皇甫謐甲乙經序：「七略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今有鍼經九卷，素問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內經也。」農家之有神農野老，漢志諸子略農家：「神農二十卷。」原注：「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又：「野老十七篇。」原注：「六國時，在齊楚間。」應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種，故號野老。」先儒以謂後人僞撰，而依託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蓋末數小技，造端皆始於聖

人。（禮記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孔疏釋造端云「初始造立端緒。」）苟無微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孟子告子篇「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古者世官，或以官爲氏，故曰世氏也。）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史記曆書「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集解引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此所謂官守師傳之道廢也。論語微子篇云「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邢疏謂此章記「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雖列國之事，固亦可推見王朝之大略焉。）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太玄經「狂作昧。」注「昧，迷也。」）以戰國之文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僞託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原注「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與孔子所述六藝舊典，皆非著述一類，其說已見於前。」案周禮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鄭注謂前者「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後者則「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實非有所僞託也。（此論但以釋戰國人著書，非所語於後世之僞書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爲文辭，（校讎通義漢志詩賦篇曰「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雖其文還聲韻，旨存比興，而深探本原，實能自成一子之學，與夫專門之書，初無差別。」又遺書雜說曰「諸子僻工文辭，卽後世文集之濫觴。」蓋章氏爲學，最重專門，故極推子書而薄文集，且謂古之辭賦，實有子風，後來子書，大類文集，篇什日富，則宗旨日雜，其識砭時俗，用意深遠矣。黎錫宸萌集自序曰「文集始於諸子，古之君子既沒，而其徒撰次其行事與其文詞，以傳於後，後世人各有集，而不知其原出於諸子，於是集日以多，而文日以卑矣。」此亦足爲章說佐證。）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孟子滕文公篇「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古之作者，或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或以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或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哀窮悼屈，思賢才，皆所謂不得已也。）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爲著述，是以戰國爲文章之盛，

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著述始專，諸子爭鳴，故文盛，後來繼業，家事效顰，故文衰也。本節論至戰國而著述之事乃專，總束上篇之論。

謹案：章學誠，字實齋，浙江會稽人，清乾隆四十三年進士，性耽墳籍，不甘爲章句之學，故當能於樸學風靡一世之日，自樹一幟。其倡言立論，多發前人之所未發，大抵推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故於古今學術，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雖其攷證繁博，或不逮休寧高郵諸師遠甚，然識足以甄疑似，明正變，提要鉤玄，卓然有以見夫經史百家之支與流裔，而得其大原，則有非諸師所能補苴者。蓋諸師精於考，而實齋善於推；諸師審於析，而實齋密於綜。當舉世溺於博學多識之時，以一以貫之爲天下倡，信乎其爲豪傑之士也。所著書有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史籍考，文集，方志等十數種。史籍考今佚，餘由近人劉承幹彙刊爲章氏遺書，而兩通義其先已盛傳於世。今人葉長青曾爲之注，脫略不詳，惟胡適姚名達所作年譜，足資論世。遺書有孫德謙張爾田劉承幹三序，持論皆精，可觀省云。

詩教共上下兩篇，蓋文史通義中之名篇也。上以論時會之升降，下以論體制之分合。餘杭繩略，橫推之而極其廣；會稽詩教，縱討之而盡其深。厥義雖若不侔，而實互爲表裏者也。其下篇詳在本書下卷，上篇主旨，則在察明吾國道術公私，文章述作之遷變，以戰代爲其樞機。蓋春秋以前，民智蔽塞，高文典冊，巫史世傳，述而不作，實其常理。故荀子榮辱篇曰：「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愼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及夫王綱陵遲，諸侯力政，世卿之制，旣遭彈射，秀傑之士，漸起民間，而孔子歷干七十二君，終無所遇，退而修業洙泗，乃刪詩書，訂禮樂，贊大易，修春秋，取周室之舊典，授從游之徒衆，一再傳後，諸子之學遂極盛焉，後世之文，遂無窮焉。是知孔子以前，學在官守，孔子以後，學在私門，所謂功賢堯舜者，殆謂此也。吾國文學與時代之關係，揚搉根極，惟此章爲最著最要，學者不可不究心也。

若夫時運推移，質文遞變，歷紀之作，不恆厥體，自來論列，不外兩派：或尊源而棄流，或崇今而薄古，文學退化與文學進化之爭以生焉。故論衡辨詩篇云：「論辯之辭，綜持名理，久而愈出，不專以情文貴，後生或有陵轢古人者矣。韻語代益陵遲，今遂塗地，由其發揚意氣，故感慨之士擅焉，聰明思慧，去之則彌遠。」尋今不如古之論，爲吾國文家之常談，惟餘杭先生此說，推本情性，視餘爲審。然亦有不盡然者，則以文學雖主性情，而非此一端可盡，如雜鍾論文，先辭後情，尚案而不取悅澤，則不可以一概齊。先生亦既舉以破文辭異職之說矣。古人雖情性摯至，而文辭美富，未必即勝後人，此其一。又喜慨哀樂，古今所同，而其所以爲喜慨哀樂者，則視環境而異。如閔農之情，詩人共具，而古或以荒年無其，今或以富歲數饑，則其情志所託，各有攸殊，雖曾厚薄矣，此其二。他若文心雕龍才略篇云：「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話言，必以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此則貴遠賤近，因習不如之歎，又非不易之論也。準此，知文學退化之說，未可盡信，若進化之論，則近世文家尤多奉爲科律。考抱朴子鈞世篇曰：「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若夫具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

乎。同說游獵，而叔畋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也。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俗改，理自然也。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縷舉也。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此乃謂後世之文過於前古，又早於今人矣。然自猶繼以讓，支駢千秋，斯乃綸論之作，難必動魄之譯。所謂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何代無之。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則前後之辭，所論並非，要亦未見天地之純者也。

易下繫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隋書經籍志序曰：「遭時制宜，質文迭用，應之以通變，通變之以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文章之事，亦猶是焉。知進化退化之說，皆僅得其一端，然後可語於通變矣。所謂文章之通變者，內則係乎情志，外則係乎體裁。老莊告退，山川方滋，此通變之係乎情志者也。六義附庸，蔚為大國，此通變之係乎體裁者也。蓋人情每厭故而喜新，文章亦歷久而生厭。當一體初用，一體初興，作者莫不騁力爭衡，自致其傑。及其要害既據，奇花已開，則來者爭趨，自難齊其勢，必別出機軸，乃可勝過前人。則南齊書文學傳論所謂「若無新變，不能代雄」也。情志之殊，千變萬化，通變之數，未可縷舉。若體裁之變，則以顧寧人焦理堂二君之言為最明切。顧氏日知錄曰：「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勢也。」此就詩一體言之也。焦氏易餘籥錄曰：「一代有一代之所勝，舍其所勝，以就其所不勝，皆寄人籬下者耳。余嘗欲自楚騷以下，至明八股，撰為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明專錄其八股，一代還其一代之所勝，終而大暇也。」此就文詞各體言之也。若情志之於體裁，其間參伍錯綜，尤極密切。故有體裁同而情志自異者，若詞有婉約豪放之別是也。有情志同而體裁各殊者，若屈子賦離騷，文公歌正氣是也。凡此之類，譬若器以貯水，此器既滿，則必注而之他。惟其通變之功，故能玉水方流，璇源圓折，亦猶琴笙悅耳，而絲竹不同，膾炙適口，而甘脆異味。故文章之道，與時遷變，惟有異同可指，更無優劣可言。此文學與時代關係之惟一通例，雖百世可知也。

抑更有進者，學術源流，繫乎國族興衰，既有所受，復有所授，其中遞嬗之數，顯微之端，皆昭昭然在人耳目，而今人侈言文學之時義，每多昧於史實之源流，因此一偏，是生三蔽，亦不可不知焉。誤以新舊二體，不可同時，新體既出，乃力促舊體之消滅，此與民初之偏激文人，抑壓新體者，互為類似，而不知按之史實，宋詞既盛，仍有宋詩，散文大興，仍多駢儷，歷代作家之兼工數體者，尤難更僕以數，文體之生滅，非好惡所能左右，則其蔽也愚，一也。誤以前代遺篇，了無精義，故操觚之際，但知涉獵異域，而鄙棄先賢，馴至出語僻離，成句破碎，不思奘公譯法，仍是唐言，雖取彼長，未遺我善，豈若今之孺子，輕與忘親，不顧國情，則其蔽也狂，二也。誤以文體成熟，指顧可能，故篳路藍縷，已有謂凌跨百代，不知雲謠雜曲，固難望柳周之項背，拜月琵琶，亦未敵洪孔之俊奇，新體之臻極，若非所期於今日，則其蔽也妄，三也。凡斯三者，今之通病，而新學之士，患者尤多，故略陳大要，以備參采。若夫文學作品，既可影響時代，而時代潮流，亦自影響文學，此則家喻戶曉之義，無俟更贅，茲不及矣。

南北文學不同論

劉光漢

夫聲律之始，本乎聲音。尚書舜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僞孔傳：「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孔疏：「周禮太師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五聲之清濁有五品，分之為五聲也。又：『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文心雕龍聲律篇：「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按有韻文皆可諷誦，抑揚抗墜，悉出自然。其後精研，乃益臻於細密。世人咸以聲律為有韻文所專屬，非也。發喉引聲，和言中宮，危言中商，疾言中角，徵言中徵羽。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商角響高，宮羽聲下。文心雕龍聲律篇：「商徵響高，宮羽聲下。」黃先生札記曰：「此二句有誤字。嘗云：『宮商響高，徵羽聲下。』周語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禮記月令鄭注云：『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案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詳見律曆志。）是宮商為濁，徵羽為清，角清濁中。彥和此文為誤無疑。」劉弘度文校釋云：「黃引釋典及鄭注證原文有誤，是也。其所改之句非也。當作『徵羽響高，宮商聲下』。」按揆之音理，發聲大而濁者必低下，細而清者必高亢，則諸說當以劉文為最諦。本文雖欲矯文心之失，然所改仍未當也。高下既區，清濁旋別。善乎呂覽之溯聲音也，章學誠文史通義繁稱篇：「書名本全而為人偏舉者，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而後人或稱呂覽。」謂塗山歌於候人，始為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為北聲。塗山以下四句用文心雕龍樂府篇語。呂氏春秋音初篇：「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北音。」高注：「南音者，『南方國風之音』；北音者，『北國之音』。」則南聲之始，起於淮、漢之間；北聲之始，起於河、渭之間。俞樾九九消夏錄：「凡事皆言南北，不言東西，何也？蓋自鄭君說禹貢導山，有陽列陰列之名，而後世遂分為南北二條。南條之水江為大，北條之水河為大。西北之地皆河所環抱，東南之地皆江所環抱，南北之分，實江河大勢使然，風尚因之異也。」故神州語言，神州：東縣神州

之情爾，猶術所以釋中國也，詳詩數上注引史記。雖隨境而區，而考厥指歸，文心雕龍時序篇「詩必柱下之旨歸」，隋志有嚴遵老子指歸十一卷，指歸蓋謂旨要歸趣也。則析分南北為二種。原注「大抵北方語言，河西為一種，則陝甘是也，河北為一種，則山西直隸以及山東河南之北境是也，河南為一種，則山東河南及江蘇安徽北境是也，界乎南北之間者，則淮南為一種，則江蘇安徽之中部及湖北東境是也，漢南為一種，則湖北中部西部及四川東部是也。南方語言則分五種，金陵以東為一種，則江蘇南境浙江東北境是也，金陵以西為一種，則安徽南部及江西北部是也，湘贛之間為一種，則湖南全省及江西南境是也，推之閩廣各為一種，廣西雲貴各為一種，然論大旨，則南音北音二種其大綱也。」陸法言有言：「吳、楚之音時傷清淺，燕、趙之音多傷重濁。」此陸氏切韻序之說也。原文作「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此則言分南北之確證也。原注「大抵時愈古則音愈濁，時愈後則音愈清，地愈北則音愈重，地愈南則音亦愈輕。」考顏氏家訓音辭篇云「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鈋鈍。」亦與陸說相似。夫文章之事，由情性生聲音，由聲音生文字，故論南北文學之不同，先陳其語言之有別也。本節論神州語言，自來有南北之異。

聲能成章者謂之言；言之成章者謂之文。詩大序「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此推本其義也。古代音分南北，原注「如說苑修文篇言，舜以南風，紂以北鄙之音，互相不同，又家語言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而左傳又言，楚鍾儀鼓琴操南音，亦古代音分南北之確。」河、濟之間，古稱中夏，故北音謂之「夏聲」，春秋襄二十九年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杜注「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地，故曰周之舊。」又謂之「雅言」。原注「論語言「子所雅言」，雅即夏也。」按句見述而篇，云雅即夏者，以音近證之也。江、漢之間，古稱荊楚，說文「荊，楚木也。」又「楚，叢木，一名荊。」春秋莊十年左傳注「荊，楚本號。」疏「荊楚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故南音謂之「楚聲」，漢書禮樂志「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又史記項羽紀「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正義引師古云「楚人之歌也。」隋志楚辭類序云「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此古者南北異音之證矣。或斥為「南蠻鴂舌」。孟子滕文公篇「今也南蠻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荀子有言：「君子居楚而

楚，居夏而夏。「荀子儒效篇：『君子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楊注：『夏，中夏，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蓋惟中夏時尚，言有楚夏。」夏為北音，楚為南音。音分南北，此為明徵。原注：「章炳麟氏謂夏音即楚音，不知夏音乃華夏之音，漢族由西方入中國，以黃河附近為根據，故稱北方曰華夏，而南方之地，即古為荊蠻，安得亦以華夏之稱？不得以楚有夏水，而夏楚音近，遂以夏音即楚音也。章說非是。」按章君之論，見檢論方言篇，以聲音訓詁證史者，發自清儒，而近賢尤傳為之，此雖佐證之一端，而欲考據精詳，則非特此可盡。即如二君之說，以夏通雅，則為北音，以夏通楚，則為南音，其擬音近為訓一也，而途異者此，則學者當慎擇焉。要之，史遷注昧，寧闕有間，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於所不知，蓋而不斷，亦寡過之一道也。尚書胤征「明徵定保」，僞孔傳「徵，證也」。聲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與北方迥別。爾雅釋詁「迥，遠也」。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春秋成六年左傳「晉人謀去故絳，獻子曰：『……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十世之利也。』」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淮南子覽冥篇「往古之時，水浩洋而不息」。浩洋，大水貌也。民生其際，多尚虛無。民崇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故所作之文，或為言志抒情之體。中國古籍，以六藝為最先，而尚書、春秋，記動記言，謹嚴簡直；鄭玄六藝論：「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初學記文部引七略曰：「尚書，直言也。」韓愈進學解曰：「春秋謹嚴。」禮、樂二經，例嚴辭約，平易不誣。六藝並舉，惟樂經無聞。漢書藝文志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此二經同稱者，蓋稱兩者，僅禮以推之也。記事之文，此其嚆矢。莊子在宥篇：「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注：「嚆矢，矢之嚆者。」一後指為作者之義。大易一書，索遠鉤深，易繫辭：「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精義曲隱，文心雕龍徵聖篇：「四象精義以曲隱。」又曰：「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析理之作，此其權輿。爾雅釋詁：「權輿，始也。」若夫兵、農標目，醫、曆垂書，炎、黃以降，著述浩繁。原注：「如兵家始於黃帝、鬼容區，醫家始於神農、黃帝、岐伯諸人，曆學亦始於容成，皆見於漢志，實為上古之書。」按漢志兵書略：「黃帝十六篇，圖三卷。鬼容區三篇，圖一卷，黃帝臣，依託。」諸子略：「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方技

略「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神農黃帝食禁七卷、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黃帝岐伯按摩十卷、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冊本作篇；「容成陰道」，漢志諸子略有容成子十四篇，不言其造曆事。然繩以著書之律，則記事析理，實兼二長。此皆古代北方之文也。原注：「因古帝皆都北方，而南方則為苗族之地。」惟詩篇三百，詩有三百五篇，云三百篇者，舉其成數以言之也。論語為政篇：「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區判北南。雅頌之詩，起於岐豐；鄭玄大小雅譜：「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時之詩也。」孔疏：「鄭必須言周室居豐鎬者，以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國土所在，雅亦須顯其域，并知天子所居之處也。采薇出車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稱王也，則二雅者有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而繫之豐者，以其為雅詩者，即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王，縱使在岐周時作，亦繫之於豐也。厲王流於彘，宣得仍存，鎬京猶在，故亦總云豐鎬耳。」頌詩據譜又在雅後，故總云起於岐豐也。而國風十五，太師所采，亦得之河、濟之間。禮記王制：「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鄭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漢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春秋宣十五年公羊傳解詁：「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此古代采詩之大略，云得之河濟者，國風之地望然也。故諷詠遺篇，大抵治世之詩，從容揄揚；原注：「如周頌及大雅小雅前半，魯頌、商頌是。」班固兩都賦序：「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衰世之詩，悲哀剛勁；原注：「如小雅中出車、采芑、六月，以及秦風諸篇，皆剛勁之詩也。而小雅大雅之後半，則為悲哀之詩。」記事之什，雅近典謨。原注：「如七月篇歷敘風土人情，而篤公劉諸篇，皆不愧詩史。」史記高帝紀：「雅不欲屬沛公。」集解引服虔曰：「雅，故也。」典謨謂尚書，舉偏以該全也。北方之文，莫之或先矣。孟子滕文公篇：「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此仿其詞。惟周、召之地，在南陽、南郡之間。原注：「此韓詩說，予案周南言漢廣，言汝墳，則周南之地，當在南陽南郡之東；召南言江沱，則召南之地，當在南陽南郡之西，蓋文王兼牧荊梁二州，故國風始於周召。」韓詩者，漢初韓嬰所傳，漢志有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今惟外傳存。鄭玄周南召南譜：「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則毛詩說，故之本詩，於義殊短，故不用也。云文王兼牧荊梁者，譜又云：「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孔疏：「江漢之域，即梁荊二州。」故尚書注云：「南兼梁荊。」故二南之詩，感物興懷，引辭表旨，譬物連類。史記鄒陽傳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張惠言七十家賦鈔序：「引辭表旨，譬物連類。」比興二

體，厥製益繁，構造虛詞，不標實跡，與二雅迥殊。至於哀窈窕而思賢才，詩序：「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詠漢廣而思游女，周南漢廣：「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屈、宋之作，於此起源。劉君文說宗騷謂曰：「感物興懷，援情記興，嫋嫋女蘿，寄離愛於公子，森森佳樹，寄歸來於王孫，比興不乖乎六義，情思遠紹乎二南，此詩教之正傳也。」鼓鍾篇曰：「以雅以南。」非詩分南北之證歟。原注：「毛傳云：『言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又云：『南夷之樂曰任。』蓋以雅為中國之樂，以南為四夷之樂也。不知北方之詩謂之雅，雅者，北方之音也；南方之詩謂之南，南者，南方之音也。此音分南北之證，非以南夷之樂賅四夷之樂也。」本節論上古南北文學之不同。

春秋以降，諸子並興。然荀卿、呂不韋之書，荀呂史記各有傳。漢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又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最為平實剛志決理，輐斷以為紀，其原出於古禮經，原注：「孔孟之言亦最平易近人。」莊子天下篇：「椎拍輐斷，與物宛轉。」郭慶藩集釋引郭嵩燾曰：「輐斷即下文脘斷。郭象云：『脘斷，無圭角也。』言無斷之而已，不用鋒稜，所以處事制物而與為宛轉也。」七十家賦鈔序：「剛志決理，輐斷以為紀，內而不汙，表而不著，則荀卿之為也。其原出於禮經。」則秦、趙之文也。荀子趙人；呂氏春秋，不韋為秦相時集賓客為之，故云秦趙之文也。故河北、關西，無復縱橫之士。韓、魏、陳、宋，地界南北之間，故蘇、張之橫放，原注：「蘇秦為東周人，張儀為魏人。」按史記各有傳。韓非之宕跌，原注：「非為韓人。」按史記有傳。漢志法家：「韓子五十五篇。」宕跌，或倒文作跌宕；宕與蕩通。後漢書孔融傳：「跌蕩放言。」李賢注：「跌蕩，放縱也。」諸書或作跌盪、佚蕩、駘蕩，義並相近。起於其間。惟荊楚之地，僻處南方。故老子之書，其說杳冥而深遠。原注：「老子為楚國苦縣人。」按史記有傳。漢志道家有老子書四家，今本作二卷。及莊、列之徒承之，原注：「莊為宋人，列為鄭人，皆地近荊楚者也。」按史記莊子有傳，列子行事略見別錄。漢志道家：「莊子五十二篇，列子八篇。」今傳列子，則晉人依託，非先秦之舊也。其旨遠，其義隱，易繫辭：「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其為文也，縱而後反：

七十家賦鈔序：「其質也華，然其文也縱而後反。」寓實於虛，肆以荒唐譎怪之詞，莊子天下篇：「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又齊物論：「恢恑憰怪，道通為一。」淵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測矣。韓愈答李翊書：「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屈平之文，史記屈原列傳：「屈原名平。」漢志：「屈原賦二十五篇。」今本惟王逸楚辭章句為最古。音涉哀思，矢耿介，慕靈脩，離騷：「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王注：「耿，光也；介，大也。」又：「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王注：「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諭君。」芳草美人，託詞喻物，志潔行芳，符於二南之比興。原注：「離騷經九章諸篇，皆以虛詞喻實義，與二雅殊。」史記屈原列傳：「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按：此淮南王安離騷傳文，而史公引之。）王逸離騷經序：「屈原既執履忠貞而被讒衺，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其辭溫而雅，其義皎而朗。」而敘事紀游，遺塵超物，荒唐譎怪，復與莊、列相同。原注：「故史記之論楚詞也，謂『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按：此亦淮南離騷傳文。所謂遺塵超物，亦即此也。文心雕龍辨騷篇云：「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則其所謂荒唐譎怪者也。南方之文，此其選矣。又縱橫之文，亦起於南。原注：「如陳軫、黃歇之流是也。」按：歇楚人，軫仕楚，不詳何地人，皆無專傳世，其行事詞令略見國策、史記。故士生其間，喜騰口說，甚至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劉向別錄：「鄧析者，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為政。」漢志名家：「鄧析二篇。」以詭辯相高。故南方墨者，以堅白同異之論相訾。公孫龍子堅白論：「堅與白為二，堅白與石不可為三。」此堅白之論。莊子天下篇：「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此同異之論。二者蓋其時哲人常用為論題，故諸子書多及之。荀子修身篇：「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天下篇亦云：「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是證此非僅形名一家之言。呂氏春秋審應篇注：「訾，毀也。」雖其學失傳，謂後世無習之者。然淺察以衒詞，纖巧以弄思，文心雕龍諧隱篇：「纖巧以弄思，淺察以衒辭。」劉君蓋以詭辯有類諧隱矣。習為背實擊虛之法，孫子虛實篇：「兵之形背實而擊虛。」

與莊、列、屈、宋之荒唐譎怪者，殆亦殊途而同歸乎！以上論戰國諸子之文，以下論辭賦。觀班固之志藝文也，分析詩賦，屈原賦以下二十家爲一種，原作二十五家，據漢志屈原賦以下蓋二十家，「五」字今刪。陸賈賦以下二十一家爲一種，荀卿賦以下二十五家爲一種。校讎通義漢志詩賦篇：「漢志分藝文爲六略，每略又各別爲數種，每種始敍列爲諸家，論辨流別，義至詳也。惟詩賦一略區爲五種，而每種之後，更無敍論，不知劉班之所遺耶，抑流傳之脫簡耶。今觀屈原賦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爲一種。陸賈賦三篇以下，共二十一家，爲一種。孫卿賦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爲一種。名類相同，而區種有別，當日必有其義例，今諸家之賦，十逸八九，而敍論之說，闕焉無聞，非著錄之遺憾歟。」蓋屈原、陸賈，籍隸荊南。原注：「賈亦楚人。」按史漢俱有傳。所作之賦，一主抒情，一主騁辭，皆爲南人之作。荀卿生長趙土，所作之賦，偏於析理，則爲北方之文。劉君論文雜記曰：「寫懷之賦，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騁詞之賦，陸賈以下二十一家是也。闡理之賦，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也。」餘杭章君國故論衡辨詩篇曰：「屈原言情，荀卿效物，陸賈賦不可見，其屬有朱建、嚴助、朱買臣諸家，蓋縱橫之變也。」三君之說大類，然亦有所未盡，往余嘗爲漢志詩賦略首三種分類遺意考，究其義例，茲不更詳。蘭臺史册，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史通古今正史篇：「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爲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爲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爲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蓋當時著述之所也。」固可按也。本節論戰國南北文學之不同。

西漢之時，文人輩出。賈誼之文，剛健篤實，出於韓非。誼，洛陽人，史漢有傳。漢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隋志：「梁有賈誼集四卷，亡。」按今略見於張天如輯百三名家集，及嚴鐵橋輯全文。凡以下漢魏六朝諸家集無單刻行世者，視此。易大畜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鼂錯之文，辨析疏通，出於呂覽。錯，潁川人，史漢有傳。漢志法家：「鼂錯三十一篇。」隋志：「梁有晁錯集三卷，亡。」文心雕龍奏啓篇：「固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首。」而董仲舒、劉向之文，咸平徹通洞，章約句制，出於荀卿。仲舒，廣川人，史漢有傳。劉向，漢宗室，附見漢書楚元王傳。漢志儒家：「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劉向所序六十七篇。」隋志：「董仲舒集一卷，梁二卷。劉向集六卷。」七十家賦鈔序：「平徹通洞，博厚而中。」又：「章約句制，奡不可理。」蓋西漢北方之文實分三體：或鎔式

經誥，褒德顯容，其源出於雅、頌，頌讚之體本之；（文心雕龍體性篇：「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又頌讚篇：「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或探事獻說，垂言申明，其源出於尚書，書疏之體本之；（文心雕龍書記篇：「聖賢言辭，總爲尚（原作[illegible]，從一本）書，書之爲體，主言者也。」）或文樸語飾，不斷而節，其源出於禮經，古賦之體本之。（原注：「如孔臧、司馬遷、韓安國之賦是。」文選兩都賦李注引孔臧集曰：「臧，仲尼之後。」遷，龍門人；安國，梁城安人；史漢有傳。漢志：「孔臧賦二十篇，司馬遷賦八篇。」安國賦未著錄。七十家賦鈔序：「其原出於禮經，樸而飾，不斷而節。」）又淮南之旨，雖近莊、列，然衡其文體，仍在荀、呂之間，亦非南方之文也。（原注：「惟小山招隱士諸篇出於屈宋。」按此諸篇王逸編入楚辭，是其體近屈宋之證。）若夫史遷之作，排奡雄奇，（韓愈薦士詩：「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書爲記事文則騁詞。（謂史記也。）而枚乘、司馬相如，咸以詞賦垂名。（漢志：「枚乘賦九篇，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隋志：「司馬相如集一卷，梁有枚乘集二卷，亡。」乘，淮陰人，漢書有傳。相如，蜀郡成都人，史漢並有傳。）然恢廓聲勢，開拓宧突，（爾雅釋宮：「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郝疏：「窔，別作突。漢書敘傳云：『守突奧之熒燭。』應劭注引爾雅：『東南隅謂之突。』又或作窔。郭璞引舍人曰：『東方萬物生，蠶蟲必出（必畢同）無不由戶突。』」七十家賦鈔序：「開決宧突，而與爲物相。」）殆縱橫之流歟。（原注：「如枚乘七發、相如子虛賦、上林賦是也。」）至于寫物附意，觸興致情，（原注：「如相如長門賦、思大人、枚乘菟園賦是也。」按思大人即作大人賦。長門賦則後人僞作也。）則導源楚騷，語多虛設。子雲繼作，亦兼二長，（原注：「如羽獵賦、河東賦，出於縱橫者也；若反離騷諸作，則出於楚騷者也。」子雲，揚雄字。雄，成都人，漢書有傳。隋志：「揚雄集五卷。」）例以文體，遠北近南。（以上西漢。以下東漢。）東京文士，彪炳史篇，（易革：「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太玄□：「彪如在天，炳如在地也。」）然章奏、書牘之文，咸通暢明達；雖屬辭枝繁，然銓貫有序。（劉君論文雜記曰：「東漢文人，旣與儒林分別，故文詞古奧，遠遜西京，而通則銓貫，此其病矣。」）論辨之文亦然，（原注：「如班彪王命論、朱穆崇厚論是。」彪，固之父，扶風安陵人，見漢書敘傳、後漢書本傳。朱穆，南陽宛人，附後漢書朱暉傳。）若詞賦一體，則孟堅之作，雖近揚、馬，然徵

材聚事，取精用弘，春秋昭七年左傳：「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呂覽類輯之義也。史記呂不韋列傳：「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其成非一手，依類相從，故云類輯也。蔡邕之作似之。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後漢書有傳。隋志：「班固集十七卷，蔡邕集十二卷。」平子之作，傑格拮據，傲詭可觀，平子，張衡也，南陽西鄂人，後漢書有傳。王延壽，字文考，一字子山，南陽宜城人，見後漢書文苑傳。隋志「張衡集十一卷，梁有王延壽集三卷，荀卿成相之遺也。成相，見文學總略篇注。王延壽之作似之。亡。」七十家賦鈔序曰：「張衡盱盱，塊若有餘，上與造物為友，而下不遺埃墟，雖然，其神也充，其精也苶，及王延壽張融為之，傑格拮據，劇子蕞𢢷，而傲詭可觀，其於宗也，無蜺也。」按劉君此篇頗用張序詞句，此則并其意而用之者。傑格拮據，謂其文句之詰屈聱牙也。劇子，卽劇韓，蕞𢢷，卽齷齪；傲詭，奇異也。卽有自成一家言者，亦辭直義暢，雅懿深醇。原注：「如荀悅申鑒、王符潛夫論是。」按此云一家言，謂子書也。悅，字仲豫，潁川潁陰人，附見後漢書荀淑傳。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後漢書有傳。二書隋志皆在儒家。蓋東漢文人，咸生北土；且當此之時，士崇儒術，後漢書儒林傳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此其時士崇儒術之證。縱橫之學，屏絕不觀，騷經之文，離騷稱經，未詳所始。王逸章句序已云：「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洪興祖補注曰：「余按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為經耳，非屈原意也。逸說非是。」洪氏謂經名非本有，其說甚當，然逸既據以作解，則在逸前已通行可知。治者亦鮮。故所作之文，偏於記事、析理，原注：「如幽通思玄各賦，以及申鑒、潛夫論之文，皆析理之文也；若夫兩都、魯靈光各賦，則記事之文。」幽通賦，班固作；思玄賦，張衡作；魯靈光殿賦，王延壽作。而騁辭、抒情之作，嗣響無人。惟王逸之文，取法騷經。原注：「王為南郡人。」按逸字叔師，後漢書文苑有傳。隋志：「梁有王逸集二卷，亡。」今楚辭有逸作九思一篇。而應劭、王充，南方之彥。原注：「劭為汝南人，充為會稽人。」按劭字仲遠，見後漢書應奉傳；充字仲任，後漢書有傳。故風俗通、論衡二書，近於詭辨。隋志雜家：「論衡二十九卷，王充撰；風俗通義三十一卷，應劭撰。」史通自敘篇曰：「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轉滋（原作傳茲，從通釋改）抵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牆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劉熙載藝槪曰：「王充論衡，獨抒己見，思力絕人，雖時有激而

近僻者，然不持其卑詞」殆南方騷者之支派歟。於兩漢之文，別爲一體。蓋三代之時，文與語分。排偶爲文，直言爲語。已詳文學總略篇。東漢北方之文，詞多駢儷，語嚴句重，李商隱韓碑詩「語奇句重字難曉」乃古代之文也；南方之文，多屬單行，語詞淺顯，乃古代之語也。劉君論文雜記曰「西漢之時，箴銘賦頌，源出於文，論辨書疏，源出於語」其說亦與此相發明，本節論兩漢南北文學不同。

建安之初，建安，東漢獻帝年號。詩尚五言。七子之作，七子者，魯孔融文舉，山陽王粲仲宣，東平劉楨公幹，廣陵陳琳孔璋，北海徐幹偉長，汝南應瑒德璉，陳留阮瑀元瑜，孔融後漢書有傳，餘六人並見魏志王粲傳，隋志「孔融集九卷，阮瑀集五卷，徐幹集五卷，應瑒集一卷，陳琳集三卷，劉楨集四卷，王粲集十一卷。」雖多酬酢之章，易繫辭「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孔疏「酬酢，猶應對報答。」然慷慨任氣，磊落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文心雕龍明詩篇「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敍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隱義蓄含，餘味曲包，文心雕龍隱秀篇贊「深文隱蔚，餘味曲包」案今本隱秀篇後半是僞作，贊則原本舊有。而悲哀剛勁，洵乎北士之音。原注「氣度漸雅遜東漢，而魏力則過之，孔融曹操之詩，尤爲悲壯。」案曹氏沛國譙人，詩品云「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七子著籍亦有南人，而吐音皆同北士者，則以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且時際叔世，戎馬生郊，自多慷慨磊砢之作耳。魏、晉之際，文體變遷，而北方之士，侈效南文。曹植詞賦，塗澤律切，憂遠思深，其旨開於宋玉；及其弊也，則採摘艷辭，纖冶傷雅。植，字子建，魏志有傳，隋志「曹植集三十卷。」七十家賦鈔序「塗澤律切，蕃艷紛悅，則曹植之爲也，其端自宋玉，浮華之學者相與尸之，率以變古，曹植則可謂才士矣，指乎改繩墨，易規矩，則俳之徒也。」嵇、阮詩歌，飄忽峻佚，言無端涯，其旨開於莊周；及其弊也，則宅心虛闊，失所指歸。嵇康，字叔夜，譙郡人，見魏志王粲傳，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亦見魏志王粲傳，晉書本傳，隋志「阮籍集十卷，嵇康集十三卷。」文心雕龍明詩篇曰「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七十家賦鈔序曰「晉無端崖，傲倪以爲質，以天下爲郛郭，入其中者，眩惑而罔然之，則阮籍之爲也，其原出於莊周。」

嵇阮篤好老莊之學，晉書世說所載綦詳。左思詩賦，廣博沈雄，慷慨卓越，其旨開於蘇、張；及其弊也，則浮囂粗獷，昧厥修辭。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晉書文苑有傳。隋志「左思集二卷。」詩教上「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今按太沖諸製，廣博沈雄者，三都賦是矣，慷慨卓越者，詠史詩是矣，故此以詩賦交舉也。北方文體至此始淆。謂陳思以下，皆北人而敘南文也。又建安以還，文崇偶體；西晉以降，由簡趨繁。原注「凡晉人奏議之文、論述之文，皆日趨於偶，日趨於繁，與東漢殊。」史通敘事篇論六代史家之作，譏其「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蓋駢儷之文，此病最多，蕪蔓之過，所當痛除也。然晉初之文，爨元尚存，禮記樂記「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史記禮書「大饗元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集解引鄭玄曰「大羹，肉湆不調以鹽菜也。元酒，水也。」雖幾未極。禮記郊特牲「丹漆雕幾之美。」孔疏「雕謂刻鏤，幾謂沂鄂，言以丹漆雕飾之以為沂鄂也。」如杜預、荀勖、傅玄，咸吐辭簡直。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勖，字公曾，潁川潁陰人。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晉書並有傳。隋志「杜預集十八卷，荀勖集三卷，亡；傅玄集十五卷。」若張華、潘岳、摯虞，始漸尚鋪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晉書並有傳。隋志「張華集十卷，潘岳集十卷，摯虞集九卷。」三張、二陸，文雖遒勁，亦稍入輕綺矣。詩歌亦然。故力柔於建安，句工於正始。晉書張載傳「載字孟陽，安平人。弟協，字景陽，亢，字季陽，同時三張。」又陸機傳「機字士衡，吳郡人。弟雲，字士龍，與機齊名，號二陸。」隋志「張載集七卷，張協集三卷，張杭集二卷，亡。（姚振宗考證云「杭當為亢」。）陸機集十四卷，陸雲集十二卷。」文心雕龍明詩篇曰「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正始，魏齊王芳年號。此亦文體由北趨南之漸也。以上建安迄西晉，以下東晉。江左詩文，溺於玄風，辭謝彫采，旨寄玄虛，以平淡之詞，寓精微之理。故孫、原注「孫綽。」案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附晉書孫楚傳。隋志「孫綽集十五卷。」許、原注「許詢。」案詢字玄度，高陽新城人，附見晉書文學傳許孜傳。隋志「許詢集三卷。」二王，原注「王羲之、王獻之。」案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晉書有傳。獻之，字子敬，羲之子。隋志「王羲之集九卷，王獻之集十卷，亡。」語咸平典，由嵇、阮而上溯莊周。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

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爲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文心雕龍明詩篇曰：「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又時序篇曰：「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詩品序曰：「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溫）庾（亮）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在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以上並劉君所本。此南文之別一派也。惟劉琨之作，善爲悽戾之音，而出以清剛；原注：「孫楚盧詢之作亦然。」案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晉書並有傳。詢，諶之誤。諶字子諒，范陽涿人，晉書附盧欽傳。隋志：「劉琨集九卷，孫楚集六卷，盧諶集十卷。」文心雕龍才略篇曰：「劉琨雅壯而多氣，盧諶情發而理昭。」詩品曰：「晉太尉劉琨，中郎盧（盧原作劉，涉上而誤，今改）諶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爲悽戾之辭，自有清拔之氣。」又序曰：「劉越石仗清剛之氣。」郭璞之作，佐以彪炳之詞，而出以挺拔。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晉書有傳。隋志：「郭璞集十七卷。」文心雕龍明詩篇曰：「景純仙篇，挺拔而爲俊。」詩品曰：「郭璞詩彪炳可玩，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北方之文，賴以不墜。本節論魏晉南北文學之不同。

晉、宋以降，文體復更。淵明之詩，仍沿晉派。陶潛，字淵明，或曰名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見宋書隱逸傳。隋志：「陶潛集九卷。」按陶詩素平淡，乏挺拔之長，故云然也。至若慧業文人，南史謝靈運傳：「得道應須慧業。」咸崇文藻，鏤雕雲風，模範山水。文心雕龍物色篇：「詭勢瓌聲，模山範水。」自顏、謝詩文，舍奇用偶，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謝靈運，陳郡陽夏人，宋書俱有傳。顏傳云：「延之與謝靈運齊名，江左稱顏謝。」隋志：「顏延之集二十五卷，謝靈運集十九卷。」鬼斧默運，鍾嶸詩品總論：「詩至於宋，古之終而律之始也，體制一變，便覺聲色俱開，謝康樂鬼斧默運，其梓慶之鑿乎，顏延年代大匠斲而傷其手者也。」奇情畢呈，句爭一字之奇，文采片言之貴，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以追新。原注：「謝元暉亦然。」元暉，朓字，亦陽夏人，南齊書有傳。隋志：「謝朓集十二卷，逸集一卷。」陸機文賦：「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文心雕龍明詩篇：「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以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齊、梁以降，益尚豔辭，以情爲裏，以物爲表，賦始於謝莊，莊，字希逸，亦陽夏人，宋書有傳。隋志：「謝莊集十五卷。」詩昉於梁武。原注：「簡文及元帝之詩

亦然。隋志：「梁武帝集二十六卷，梁武帝詩賦集二十卷，梁武帝雜文集九卷，梁武帝別集目錄二卷，梁武帝淨業賦三卷，梁簡文帝集八十五卷，梁元帝集五十二卷。」又集部後敘曰：「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製，止乎衽席之間；雕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後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爲宮體。流宕不已，迄於喪亡。陳氏因之，未能全變。」章公國故論衡辨詩篇曰：「世言江左遺彥，好語玄虛，孫許諸篇，傳者已寡。陶潛息𢄼，欲變其奏，其風力終不逮。玄言之殺，語及田舍，田舍之隆，旁及山川雲物，則謝靈運爲之主。然則風雅道變，而詩又幾於賦，顏延之與謝靈運深淺有異，其歸一也。有是至於沈約丘遲，景物復窮。自梁簡文帝初爲新體，床第之言，揚於大庭，訖陳隋爲俗。」白案：言詩以降擊詩流別，蓋未有精於先師此論者矣。陰、何、吳、柳，原注：「陰鏗、何遜、吳均、柳惲。」案鏗，字子堅，武威姑臧人，南史附其父子春傳。遜，字仲言，東海郯人。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見梁書文學傳。惲，字文暢，河東解人。梁書有傳。隋志：「柳惲集十二卷，亡。吳均集二十卷，何遜集七卷，陰鏗集一卷。」厥製益工，研鍊則隱師顏、謝，妍麗則近則齊、梁。子山繼作，掩抑沈怨，出以哀豔之詞，子山，庾信字也。信，南陽新野人，周書有傳。隋志：「庾信集二十一卷。」隋書文學傳序曰：「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采，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由曹植而上師宋玉，此又南文之一派也。原注：「惟范雲、任昉，文詩淵懿，江淹、沈約，亦無輕靡之辭，乃齊梁文士之傑出者。」案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梁書並有傳。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陳書有傳。隋志：「范雲集十一卷，任昉集三十四卷，沈約集一百一卷，江淹集三十卷，後集二卷。」鮑照詩文，義尚光大，工于騁勢；然語乏清剛，哀而不壯。照，字明遠，東海人，附宋書臨川王道規傳。隋志：「鮑照集十卷。」南齊書文學傳論曰：「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詩品曰：「宋參軍鮑照詩，貴狀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大抵由左思而上效蘇、張，此亦南文之一派也。梁、陳以降，文體日靡。原注：「至陳後主而極矣，即劉孝標、劉彥和、陸佐公之文，亦多清新之句。」案劉峻，字孝標，平原人。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見梁書文學傳。陸倕，字佐公，吳郡吳人，梁書附父慧曉傳。隋志：「陳後主集三十九卷，劉孝標集六卷，陸倕集十四卷，劉勰文心雕龍十卷。」惟北朝文人，舍文尚質。隋書文學傳序曰：「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崔浩、高允之文，咸磽确自雄。浩，字伯淵，清河人。允，字伯恭，勃海人。魏書並有傳。隋志：「高允集二十一卷。」崔浩集未著錄。韓詩外傳：「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磽确，土地瘠薄也。諸書或作墝埆。溫子昇長於碑版，

杜甫八哀詩「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稱金石之文爲碑版，蓋自唐已然矣。敘事簡直，得張、蔡之遺規。張蔡，謂衡邕也。溫子昇，字鵬舉，太原人。魏書文苑有傳。隋志「溫子昇集三十九卷」張鷟朝野僉載曰「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庾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字何如？』信曰『惟有韓陵一片石堪共語。』」此溫氏長於碑版之證。盧思道長於歌詞，發音剛勁，嗣建安之佚響。原注「如薊北歌詞諸作是也。」盧思道，字子行，涿州人。隋書有傳。隋志「盧思道集三十卷」子才、伯起，原注「邢邵、魏收。」案子才，河間鄚人。伯起，鉅鹿下曲陽人。北齊書並有傳。隋志「邢子才集三十一卷」「魏收集六十八卷」顏氏家訓文章篇「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亦工記事之文。豈非北方文體，固與南方文體不同哉？自子山、總持身旅北方，庾信仕梁，聘於西魏，被留不遣，後入周。江總陳亡入隋，並見本傳。而南方輕綺之文，漸爲北人所崇尚。又初明、原注「沈炯。」案陳書本傳，炯，字禮明，吳興武康人。荊州陷後，爲西魏所虜，入北。「禮明」南史作「初明」。隋志「沈炯前集七卷，後集十三卷。」子淵，原注「王褒。」案褒，琅琊臨沂人，周書有傳。始仕梁，魏陷江陵，入北，遂仕周。隋志「王褒集二十一卷」。身居北土，恥操南音，詩歌勁直，習爲北鄙之聲。春秋莊十九年左傳注「鄙，邊邑也。」又昭元年公羊傳注「鄙者，邊垂之辭。」而六朝文體，亦自是而稍更矣。本節論南北朝南北文學之不同。

隋煬詩文，遠宗潘、陸，一洗浮蕩之言，惟隸事研詞，尚近南方之體。隋志「煬帝集五十五卷」隋書文學傳序「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楊、薛之作，閒符隋煬，吐音近北，摛藻師南。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隋書並有傳。隋志「楊素集十卷，薛道衡集三十卷」故隋、唐文體，力剛於顏、謝，采縟於潘、張，折衷南體北體之間，而別成一派。自三國分爭，四海幅裂，典午馭宇，不旋踵又有八王五胡之亂，遂成南北朝之局。其風尚學術，俱各不同，而文章之美，則南朝遒勝，故北方之彥，頗效南文，然以氣質各殊，終有淄澠之異。隋以北統混一寰宇，時會所趨，隋唐作者，遂兼有南北之長矣。唐初詩文與隋代同，制句切響，言務纖密。唐書文藝傳曰「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卬。」雖雅法六

朝，然卑靡之音，於焉盡革。四傑既興，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楊炯，華陰人。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駱賓王，義烏人。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四傑。見唐書文藝傳。唐書藝文志：「駱賓王集十卷，盧照鄰集二十卷，又幽憂子三卷，楊炯盈川集三十卷，王勃集三十卷。」案自唐以來諸家集，世多傳本，今亦依史志略著其目云爾。文體益恢，詩音益諧。六代文人，精研聲律，至唐而駢儷遂爲四六，古詩變作律詩矣。自是以降，雖文有工拙，然併四儷六，柳宗元乞巧文：「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孫德謙六朝麗指曰：「駢體與四六異，四六之名，當自唐始，李義山樊南甲集序云：『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知文以四六爲稱，乃起於唐，而唐以前則未之有也。且序又申言之曰：『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使古人早名駢文爲四六，義山亦不必爲之解矣。文心雕龍章句篇雖言『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此不必即謂駢文，不然，彼有麗辭一篇，專論駢體，何以無此說乎？吾觀六朝文中以四句作對者，往往祗用四言，或以四字五字相閒而出，至徐庾兩家，固多四六語，已開唐人之先，但非如後世駢文，全取排偶，遂成四六格調也。」此亦學者所不可不知。益趨淺弱。惟李、杜古賦，詞句質素；李白，字太白，山東人。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唐書文藝有傳。唐志：「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杜甫集六十卷，小集六卷。」二公古賦，今傳者各數篇，國故論衡辨詩篇云：「賦蓋先亡於詩，繼隋而後，李白賦明堂，杜甫賦三大禮，誠欲爲揚雄臺隸，猶幾弗及，世無作者，二家亦足以殿。」張、陸奏章，析理通明，張說，字道濟，又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爲洛陽人。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唐書並有傳。唐志：「張說集三十卷，陸贄議論表疏集十二卷，又翰苑集十卷。」唐代文人，瞠乎後矣。莊子田子方篇：「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瞠，直視也。昌黎崛起北陲，易偶爲奇，昌黎，韓愈退之也，唐書有傳。唐志：「韓愈集四十卷。」語重句奇，閎中肆外，其魄力之雄，直追秦漢，雖模擬之習未除，然起衰之功不可沒也。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謂公「文起八代之衰」，蓋自漢魏以迄陳隋之文，至公而一變，故云然也。習之、持正、可之，李翺，字習之，隴西成紀人，唐書有傳。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唐書附韓愈傳。孫樵，字可之，又字隱之，自稱關東人，不知其籍何縣也。唐志：「李翺集十卷，皇甫湜集三卷，孫樵經緯集三卷。」皆奉韓文爲圭臬，孫樵與王霖秀才書曰：「樵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翺則韓公姪壻，故其學悉以爲歸。陸倕石闕銘：「陳圭置臬，瞻星揆地。」圭所以測日影，臬所以正四方也。詳後詩教下篇注引周禮地官及考工記。古質渾雄，唐代罕倫。子厚與昌黎齊名，然栖身湘、粵，偶有所作，咸則莊、騷，謂非土地使然歟？此謂韓柳之文有南北之

異也。唐書柳宗元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後徙於吳，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唐志「柳宗元集三十卷。」若貞觀以後，貞觀，唐太宗年號。詩律日嚴。然宋、沈之詩，以嚴凝之骨，飾流麗之詞；唐書文藝傳「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汾州人。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唐志「沈佺期集十卷，宋之問集十卷。」頌揚休明，淵乎盛世之音。此謂二人之詩，嚴凝流麗，猶上承唐氏，兼有南北之長，其後乃分南北也。春秋宣三年左傳「德之休明，雖小重也。」中唐以降，詩分南北。唐詩分期，始於宋嚴羽滄浪詩話，大約以大曆以前為盛唐，以迄為中唐，次則晚唐。元楊士弘唐音，明高棅唐詩品彙，更於盛唐之上別增初唐。如劉君此下所舉，則上至李杜，下至溫李，皆屬中唐，說亦頗與前人有異也。少陵、昌黎，體峻詞雄，有黃鐘大呂之音。黃鐘大呂，樂律之洪者也。張戒歲寒堂詩話引蘇子由曰「韓詩豪，杜詩雄。」杜詩之雄，可以兼韓詩之豪，韓蓋從杜出也。若夫高、原注「適」。案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唐書有傳。唐志「高適集二十卷。」常、原注「建」。案建不知其字，里貫亦無可考。唐志「常建詩一卷。」崔、原注「顥」。案顥，汴州人，見舊唐書文苑傳。唐志「崔顥詩一卷。」李，原注「頎」。案頎，東川人。唐志「李頎詩一卷。」詩帶邊音，粗厲猛起；禮記樂記「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張、原注「籍」。案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唐書附韓愈傳。唐志「張籍詩集七卷。」孟、原注「郊」。案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唐書附韓愈傳。唐志「孟郊詩十卷。」賈、原注「島」。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為浮屠，名無本，後反初服。唐書附韓愈傳。唐志「賈島長江集十卷，又小集三卷。」盧，原注「仝」。案仝亦范陽人，號玉川子。唐志「玉川子詩一卷。」思苦語奇，縋幽鑿險，皆北方之詩也。太白之詩，才思橫溢，旨近蘇、張；原注「樂府則出楚詞。」溫李之詩，緣情託興，誼符楚騷；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太原人。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唐書文藝有傳。唐志「溫庭筠握蘭集三卷，又金荃集十卷，詩集五卷，漢南真稿十卷。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詩三卷，又賦一卷，文一卷。」儲、孟之詩，清言霏屑，源出道家；儲光羲，兗州人，唐書無傳。孟浩然，襄州襄陽人，見唐書文藝傳。唐志「儲光羲集七十卷，孟浩然詩集三卷。」皆南方之詩也。晚唐以還，詩趨纖巧，拾六代之唾餘，莊子秋水篇「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江淹詩「咳唾成珠玉」。李白詩「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元好問詩「北人不拾江西唾。」唾餘，猶言殘賸矣。自鄶以下，無足觀

矣。春秋襄二十九年左傳：「自鄶以下無譏焉。」案傳所載乃季札觀樂事，無譏者，杜注云：「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本節論隋唐南北文學之不同。

宋代文人，惟老蘇之作，開近昌黎。老蘇，蘇洵，字明允也，眉州眉山人，宋史文苑有傳。宋志：「蘇洵集十五卷，又別集五卷。」歐、曾之文，雖沈詳整靜，茂美淵懿，訓辭深厚，訓辭句，太史公記博士議語也，見文學總略篇注。然平弱之譏，曷云克免？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宋史有傳。宋志：「歐陽修集五十卷，又別集二十卷，六一集七卷，奏議十八卷，內外制集十一卷，從諫集八卷。曾鞏元豐類藁五十卷，又別集六卷，續藁四十卷。」二公之文，有得於陰柔之美，故與昌黎殊。豈非昌黎之文，固非南人所能效哉？原注：「小蘇之文，亦傷平弱，介甫文雖挺拔，然渾厚之氣，亦遜昌黎。」案蘇轍，字子由，洵次子。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宋史並有傳。宋志：「蘇轍欒城集八十四卷，應詔集十卷，策論十卷，均陽雜著一卷。王安石集一百卷。」若東坡之文，出入蘇、張、莊、老間，亦為南體。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洵長子。宋史有傳。宋志：「蘇軾前後集七十卷，奏議十五卷，補遺三卷，南征集一卷，詞一卷，南省說書一卷，應詔集十卷，內外制十三卷，別集四十六卷，黃州集二卷，續集二卷，和陶詩四卷，北歸集六卷，儋耳手澤一卷。」蘇門四子，更無論矣。宋史文苑傳：「黃庭堅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為四學士。」案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補之，字無咎，濟州鉅野人；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並見文苑傳。宋志：「黃庭堅集三十卷，樂府二卷，外集十四卷，書尺十五卷。張耒集七十卷，又進卷十二卷。晁補之集七十卷。秦觀集四十卷。」北宋詩體，初重西崑，派沿溫、李。蔡寬夫詩話曰：「祥符天禧之間，楊文公、劉中山、錢思公專喜李義山，故崑體之作，翕然一變。」今傳世者，有西崑酬唱集，皆一時唱和之作，專以藻麗為宗，所謂西崑者，楊億序云「取玉山策府之名」也。蘇詩精言名理，有東晉之風。原注：「此出於道家，著歐王之詩，於北宋亦為特出。」案劉熙載藝概曰：「東坡詩善於空諸所有，又善於無中生有，機括實自禪悟中得來。」東晉玄風，劉謂三教，二劉之言，蓋有符節之合矣。西江一體，宋呂居仁作江西詩派圖，自黃庭堅以下，列陳師道等二十五人，天水一朝，詩林風靡，至南宋之末，方迴撰瀛奎律髓，乃定一祖三宗之說，一祖者，杜甫，三宗者，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也。遒峭堅凝，北史文苑傳：「（溫）子昇不能容止，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為。』」廣韻：「峭，峭，好形貌。」一洗凡豔，然雄厚之氣，遠遜杜、韓。豈非杜、韓之詩，亦非南人所克效與？以上北宋，以下南宋。南宋詩文，多沿古製。惟同甫、水心，

文體縱橫；陳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葉適，字正則，號水心，溫州永嘉人。宋史儒林有傳。宋志：「陳亮集四十卷，又外集四卷。葉適文集二十八卷。」放翁石湖，詩詞淡雅，陸游，字務觀，晚識人譏其頹放，因自號放翁。越州山陰人。范成大，字致能，號石湖，吳郡人。宋史並有傳。宋志：「陸游劍南續稿二十一卷，又渭南集五十卷。范成大石湖居士集，（卷七）又石湖別集二十九卷，石湖大全集一百三十六卷。」原注：「一近張蘇，一近莊列。」案近張蘇者，陳葉之文，近莊列者，陸范之詩也。然咸屬南人。若眞、魏之文，縝密端愨，眞德秀，字景元，後更爲景希，浦城人。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宋史儒林有傳。宋志錄：「眞德秀西山文集五十五卷，魏了翁鶴山全集一百十卷，鶴山渠陽集二十二卷。」誠哉中流之砥柱矣！原注：「若夫東萊之文，稼軒之詞，亦近縱橫，朱子之文，雅近眞魏。」案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婺州人。見宋史儒林傳。辛棄疾，字稼軒，歷城人，宋史有傳。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見宋史道學傳。宋志：「呂祖謙集十五卷，又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辛棄疾長短句十二卷。朱熹前集四十卷，後集九十一卷，續集十卷，別集二十四卷。」書禹貢：「導河東至於砥柱。」漢書地理志注曰：「砥柱在陝縣東北，山在河中，形若柱也。」本節論宋代南北文學之不同。

金元宅夏，文藻黯然。惟遺山之詩，則法少陵，存中州之正聲。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太原秀容人。金史附其父德明傳。元志：「元好問遺山集四十卷，詩集二十卷。」子昂卑卑，非其匹也。趙孟頫，字子昂，宋宗室，宋亡仕元。元史有傳。元志：「趙孟頫松雪齋集十卷，別集一卷，續集一卷。」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申子卑卑。」春秋傳二十三年左傳注：「匹，敵也。」自元以降，惟劇曲一端，區分南北。劉君論文雜記曰：「詩與樂分，然後詩中有樂府；樂府將渝，乃生詞曲。曲分南北，自昔然矣。然南劇之調，多本於詞，而北劇之調，鮮本於詞，其故何哉？昔唐人祖孝孫有言：『梁陳舊樂，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涉胡戎之伎。』樂分南北，分析昭然。而所謂音雜胡戎者，皆北方之樂也。自是以後，胡角之音，漸輸中國，（通志曰：「古有胡角十曲。」即胡樂。）而晉魏之世，復有涼州、伊州、甘州、渭州四曲，由西域輸華。而西夷之樂，析爲九部，（如西涼、龜茲、天竺、康居之樂是。）播爲舞歌。夷樂之興，自此始矣。隋唐以降，北方之樂，胡漢雜淆；惟南方之地，古樂猶存。唐宋之詞，雖失古音，然源出樂府，鮮雜夷樂之音。（大抵東晉以降，北方北樂之音多流入江南，與南方之樂歌折雜，故與淵淡之音不同。）宋元以降，南劇起于南方，南方爲古音僅存之地，以調之出於古樂府也，故其調亦多出於詞。北劇起於北方，北方爲胡樂盛行之地，故音雜胡樂，而其調鮮出於詞。」此就歷史言南北曲之異者也。魏際瑞伯子論文曰：「南曲如抽絲，北曲如輪鎗；南曲如南風，北曲如北風；南曲如酒，北曲如水；南曲如六朝，北曲如漢魏；南曲自然者，如美人淡妝素服，文士羽扇綸巾；北曲自然者，如老僧世物，傳者幾晴雨桑麻；南曲伴遷，北曲悄斷；南曲圓滑，北曲勁澀；南曲柳顫花搖，北曲水落石出；南曲如珠落玉盤，北曲如金戈鐵馬；北曲步步播，爲南曲層層轉落；北曲枯折見頓，南曲宛轉踏正；北曲似粗而深厚，南曲似柔而筋節；北白似生似呆，南白貴溫貴雅。」此就風格言南北曲之異

者也。若詩文諸體，咸依草附木，未能自闢塗轍，故無派別之可言。大抵北人之文，猥瑣鋪敘，以爲平通，故樸而不文；南人之文，詰屈彫琢，（韓愈進學解：「詰屈聱牙。」荀子富國篇：「詩曰：『雕琢其章。』」）以爲奇麗，故華而不實。（謂此其文雖不足道，而南北之別固存。）當明代中葉，七子之詩，雄而不沈；（明弘治間，慶陽李夢陽獻吉，武功康海德涵，鄠縣王九思敬夫，信陽何景明仲默，吳縣徐禎卿昌穀，歷城邊貢廷實，儀封王廷相子衡，最稱作手，世稱七才子。及嘉靖間，又有歷城李攀龍于鱗，太倉王世貞元美，興化宗臣子相，長興徐中行子輿，興國吳國倫明卿，臨清謝榛茂秦，順德梁有譽公實，共持文柄，世稱後七子以別之。諸人中惟王廷相於明史自有傳，餘並見文苑傳。明志：「李夢陽空同全集六十六卷，康海對山集十九卷，樂府二卷，王九思渼陂集十九卷，樂府四卷，何景明大復集六十四卷，徐禎卿迪功集十一卷，邊貢華泉集四卷，詩八卷，王廷相家藏集五十四卷，李攀龍滄溟集三十二卷，白雪樓詩集十卷，王世貞弇州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四部者，一賦，二詩，三文，四說。）續稿二百八十卷，梁有譽比部集八卷，徐中行天目山人集二十一卷，詩六卷，宗臣詩集十五卷，吳國倫甔甀洞稿五十四卷，雪樓集二十七卷，詩十五卷，謝榛四溟山人集二十卷，詩四卷。」）歸茅之文，密而不茂。（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茅坤，字順甫，歸安人。明史文苑有傳。明志：「茅坤文集三十六卷，歸有光震川集三十卷，外集十卷。」）至如明季幾社、復社之英，（明史陳子龍傳：「陳子龍，字臥子，松江華亭人。與同邑夏允彝相貢齊名。允彝，字彝仲。是時東林講席盛，蘇州高才生張溥、楊廷樞等慕之，結文會，名復社，允彝與同邑陳子龍、徐孚遠、王光承等，亦結幾社相應和。」）發爲文章，咸感憤淋漓，悲壯蒼涼，傷時念亂。音哀於子山，氣剛於同甫。雖間失豪放，然南人之文，兼擅蘇、張、屈、宋之長者，自此始也。明社既墟，（荀子解蔽篇：「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注：「虛讀爲墟。」漢書賈誼傳：「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注：「虛謂丘虛。」案國亡則祭祀之所淪爲丘墟也。）遺民佚士，睠懷故都，（離騷：「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劉向九歎：「思念郢路兮，還顧睠睠。」）或發綿渺之文，（原注：「如吳梅村之詩，毛西河之文是。」案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太倉人。毛奇齡，字大可，學者稱西河先生，蕭山人。清史稿藝文志：「梅村集四十卷，吳偉業撰。西河集一百八十九卷，毛奇齡撰。」自是以下諸人，其行迹略見碑傳集、國朝先正事略等書。清史稿列傳雖成，而其書未出，因不更舉列。惟朱師轍所編藝文志稿，頗有流傳，輒仍前例著錄諸家之集云爾。）或效軼蕩之體，（原注：「如侯魏之文，閻禹之詩是。」案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魏禧，字冰叔，寧都人，與兄祥，字善伯（後更名際瑞），弟

禮，字和公，寧都人，而禧尤著。」案閻爾梅，字調鼎，沛縣人；萬斯大，字充宗，弟斯同，字季野，鄞縣人。清志稿：「魏叔子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魏禧撰；白耷山人詩集十卷，文集二卷，閻爾梅撰。」侯方域壯悔堂集，志未著錄，萬氏兄弟著述，今惟有關史學者盛傳於世，集無聞焉。咸有可觀。原注：「大抵梨州之文冗長，惟亭林詩文為最佳，船山之文，則又明文之傑出者矣。」案黃宗羲，字太沖，號梨州，餘姚人；顧炎武，初名絳，字寧人，號亭林，崑山人；王夫之，字而農，學者稱船山先生，衡陽人。清志稿：「亭林文集六卷，詩集五卷，餘集一卷，佚詩一卷，顧炎武撰；南雷文定前集十一卷，後集四卷，三集三卷，詩歷四卷，黃宗羲撰；薑齋文集十卷，詩集十八卷，王夫之撰。」本節論金元明南北文學之不同。

清代中葉，北方之士，咸樸儇蹇冗，集韻：「儇，細碎也。」質略無文，南方文人，則區駢散為二體：治散文者，工於離合激射之法，包世臣文譜：「余嘗以隱顯回互激射說古文，然行文之法，又有奇偶、疾徐、墊拽、繁複、順逆、集散，不明此六者，則於古人之文，無以測其意之所至，而第其詣之所極。墊拽、繁複者，回互之事；順逆、集散者，激射之事；奇偶、疾徐，則行於墊拽、繁複、順逆、集散之中，而所以為回互激射者也。回互激射之法備，而後隱顯之義見矣。」以神韻為主，則便於空疏，以子居、皋聞為差勝。原注：「此所謂桐城派也，餘咸薄弱。」案惲敬，字子居，張惠言，字皋聞，並武進人。清志稿：「大雲山房文稿四卷，二集四卷，言事二卷，惲敬撰；茗柯文集五卷，張惠言撰。」自清初桐城方氏望溪以古文為天下倡，繼起者，有劉大櫆、姚鼐諸人，皆同里貫，學者因稱桐城派。其後陽湖諸子惲張之徒，復衍桐城之學，而有陽湖派之名，其於桐城，蓋有類於別子為祖。劉君此仍以桐城派稱之，蓋溯其所從出耳。治駢文者，一以摘句尋章為主，以蔓衍炫俗，後漢書黨錮傳：「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蔓衍猶綿延，此指其徒連延言而不斷也。或流為詼諧，漢書東方朔傳：「頗復詼諧。」師古注：「詼，嘲戲也。」文心雕龍諧隱篇：「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以稚威、容甫為最精。原注：「稚威之文以力勝，容甫之文以韻勝，非若王袁之矜小慧也。」案胡天游，字稚威，山陰人；汪中，字容甫，江都人。清志稿：「石笥山房詩集十一卷，補遺四卷，文集六卷，補遺一卷，胡天游撰；述學內外篇六卷，詩集六卷，汪中撰。」若夫詩歌一體，或崇聲律，原注：「如趙執信及後此揚州詩派是。」案趙執信，字伸符，號秋谷，益都人，著聲調譜以究詩之聲律。清志稿：「因園集十三卷，趙執信撰。」或尚修辭，原注：「如宋琬之流是。」案宋琬，字玉叔，號荔裳，萊陽人。清志稿：「安雅堂詩不分卷，文集四卷，未刻稿四卷，宋琬撰。」或矜風調，原注：「前有施王，後有袁枚，皆宗此派。」案施閏章，字尚白，號愚山，宣城人；王士禎，字貽上，號阮亭，新城人；袁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清志稿：「學餘堂文集二十八卷，詩集五十卷，外集二卷，施閏章撰；帶經堂全集九十二卷，王士禎撰；小倉山房文集三十卷，詩

集三十一卷，外集七卷，袁枚撰」派別迴殊。然雄健之作，概乎其未聞也。莊子天下篇「概乎皆嘗有聞者也」故觀乎人文，亦可以察時變矣。易賁彖「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本節論清代南北文學之不同。

謹案：劉先生諱師培，字申叔，後易名光漢，江蘇儀徵人，曾祖文淇，祖毓崧，伯父壽曾，父貴曾，當有清道咸同光之時，俱以經術名東南尤精左氏傳，成一家之學，先生以光緒十年生，英特奇嶷，殆由天授，旣承家學，益自發舒，而立著書，已淩轢乾嘉諸老，始與先師蘄春黃公同充北京大學講經，旋公以經術弟遘，卽北面執弟子禮終身。其爲名輩推服如此。著述宏富，專篤持論，多載國粹學報中，又有左盦集八卷，然皆早歲之作，其於周官禮經左傳均有專研之書，先前未嘗流布，民國八年以疾卒，後十餘年，南桂馨氏始裒集詮次爲劉申叔遺書，先生術業乃大顯於世焉。

本文爲先生所著南北學派不同論之一篇，原載光緒乙巳國粹學報，今人許文雨嘗爲講疏，其南北學派不同總論曰：「中國多山，發源崑崙，蜿蜒而東趨，黃河以北爲北幹，江河之間爲中幹，大江以南爲南幹，蓋兩山之間必有川，則兩川之間亦必有山，中國古代舟車之利甫興，而交通未廣，故人民輕去其鄉，狉狉榛榛，或老死不相往來，禮記王制篇有云：『廣谷大川，民生其間者異俗。』蓋五方地氣，有寒暑燥濕之不齊，故民羣之習尚，悉隨其風土以轉移。（觀史記貨殖傳，漢書地理志，及王船山黃書宰制篇可見。）俗字從人，由於在下者之嗜欲也，風字從虫，由於在上者之教化也，漢族初興，肇基西土，沿黃河以達北方，故古帝宅居，悉在黃河南北，三代之時，學術興於北方，而大江以南無學，魏晉以後，南方之地，學術日昌，致北方學者，反瞠乎其後，其故何哉？蓋并青雍豫，古稱中原，文物聲名，洋溢蠻貊，而江淮以南，則爲蠻之窟宅，及五胡構亂，元魏憑陵，虜馬南來，胡氛暗天，河北關中，淪爲左衽，積時既久，民習於夷，而中原甲姓，避亂南遷，冠帶之民，萃居江表，流風所被，文化日滋，其故一也。又古代之時，北方之地，水利普興，殷富之區，多沿河水，故交通日啓，文學易輸，後世以降，北方水道淤爲民田，（如河南山東古代各水道，今皆不存，惟有故道耳。）而荊吳楚蜀之間，得長江之灌輸，人文蔚起，迄於南海不衰，其故二也。故就近代之學術觀之，則北遜於南，而就古代之學術觀之，則南遜於北，蓋北方之地，乃學術發源之區也。」案如上所說，敷理舉統，探原於山川，推本乎治亂，於以見南北風俗之有異，古今趨向之不同，可謂善矣，顧猶有一端爲論文學與地域之關係所當知者，謹更爲推衍之。

其一，則吾國文學之方輿色彩，雖分南北爲二種，然此僅就其大較言之，若細加區分，則南北二種之中，又各有其殊異，如國風十五，太師所采，得之河濟之間，所謂北方之文也，而左傳載季札觀樂於魯，聞聲知政，各有不同，班書地理志證以山川之夷險，殆有符節之合，其略曰：「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師古曰：「七月之詩

也。」）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小戎）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無衣）及車轔、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秦、豳。吳札觀樂，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夏則能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庸、衛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凱風）庸曰：「在浚之郊」；（干旄）邶又曰：「亦流於淇」；（泉水）「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案疑涉下引衛詩而衍）庸曰：「送我淇上」；（桑中）「在彼中河」；（柏舟）衛曰：「瞻彼淇奧」；（淇奧）「河水洋洋」；（碩人）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蟋蟀）「宛其死矣，它人是愉」；（山有樞）「百歲之後，歸於其居」；（葛生）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汾沮洳）「寘諸河之側」；（伐檀）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渢渢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鄭國，今河南之新鄭，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出其東門）又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恂訏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溱洧）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陳國，今淮陽之地，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宛丘）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東門之枌）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齊地，詩風齊國是也。臨甾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間兮」。（師古曰：「齊國風營詩之辭也，毛詩作還，齊詩作營」。案今毛詩還及女二營字均作還，傳云：「還，便捷之貌」。）又曰：「竢我於著乎而」；（著）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凡此所論，雖與劉君有巨細之異，而實為其先導，不可不加之意矣。

其二，劉君之詁風俗二字，以上之教化，下之嗜欲為言，亦取義於地理志。今按班氏之言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應劭風俗通義自序則曰：「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泉水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而生之，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斯又推本漢志而加詳者也。準此二者，證以國風之各別，則知文學中方輿色彩，細析之，猶有先天後天之異，所謂先天者，即班氏之所謂風，而原乎自然地理者也；所謂後天者，即班氏之所謂俗，而原乎人文地理者也。前者為其根本，後者尤多嬗變，蓋雖山川風氣為其大齊，而政教習俗時有叢殊，山川終古若是，而政教與日俱新也。凡劉君所論文學南北之異，執此以繩，無不可解。若夫近世以來，科學轉精，交通日便，萬城之內，秦越一家，瀛海之中，戎夏相雜，截長補短，尤能彙

時，是必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善，乃能汲彼醴泉，挹杏蘭圃，如不辨玉石，但知稗販，徒以一槩隨情調和，奇世駭俗，則必有類夢陵餘丁之舉，非鄙鄙，倘不祇買櫝還珠之失也。

文德　章學誠

凡言義理，有前人疏而後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春秋襄二十七年左傳「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又二十五年傳引孔子「非文辭不爲功」。按，已見文學總略篇注。是自玄聖以來，即論文辭。故史記孔子世家亦稱春秋「約其文辭而指博」也。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陸機文賦序「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文心雕龍序志篇「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蘇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詳文學總略篇注。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按文德一詞，起源甚古，易大畜象曰「君子以懿文德。」襄二十七年左傳曰「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論語季氏篇「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凡此皆指文教德化而言，無與文學。王充論衡、楊遵彥文德論，餘杭先生原始稍稍及之。然命意亦與本篇有別。又文心雕龍原道篇云「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則指文之表象，亦與諸家不同。實當爲擴竊，則以其皆小同異之論也，俱詳後按語。學者所宜深省也。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論語憲問篇「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邢疏「有德者必有言者，德不可以無言億中，故必有言也。有言者不必有德者，辯佞口給，不必有德也。」又言「修辭立其誠」。易乾文言文，詳文學總略篇注。云夫子所言者，孔子嘗贊易，正義論夫子十翼云「十翼之辭，以爲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論。」孟子嘗論知言養氣本乎集義；孟子公孫丑篇「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韓子亦言仁義之途，詩、書之源，韓愈答李翊書「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皆言德也。今云未見論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內外，猶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日知錄曰「典謨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

善夫，游藝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闡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即談性道，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按顧氏此語，乃爲明代講學家而發，故側重蓄道德者當先能文章。若在今日，心畫心聲，久失其眞，能文章者似尤當先蓄道德，然其終極，必合道德文章而一之，實齋此言，固不易之論也。 未嘗就文辭之中，言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新唐書劉知幾傳：「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舊書此下有「猶須好是正直」一句）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按就狹義言，則文與史分，就廣義言，則史亦文之一體，三長之要，固無間文史也。凡爲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禮記曲禮：「臨文不諱。」孔疏：「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也。」據此猶云行文。 非修德之謂也。論語憲問篇：「修己以敬。」孟子離婁篇：「陳善閉邪謂之敬。」是敬之古義在修德也。 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論語里仁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邢疏：「恕，謂忖己度物也。」又衛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字典於此文下引朱注云：「恕非寬假之謂。」疑實齋所本也。然覆檢朱注無此說，存之以俟更考。 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禮記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樂記：「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所謂和與節者，隨其時，如其分也。爲文者，檢束心氣，審擇情理，庶幾隨物賦形，亦臻樹義而無過不及之病。 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爲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寬容者，必以人有誤失，從而寬容之。若推己及人，則其是非有不可牟定者，亦無所用其寬容也。論古之士，惟不能設身處地，故成見孔多，爭議日出，此譏彈所以滋，解蔽之術也與。 嗟乎！知德者鮮，論語衛靈公篇：「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此用其語。 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

本節論敬恕爲文德之要。

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殿本三國志目錄考證：「史家之例，帝曰本紀，臣曰列傳，始自馬遷，遂於班固。晉書則以十六國爲載記，歷代未之有改也。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并無列傳之目，不別異吳蜀以他辭，統名之曰三國志，然則陳壽之意亦可見矣。今考證悉遵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按陳壽以正統與魏，蓋緣晉乃承魏而來，壽仕於晉，則不得不尊晉以及魏，廿二史劄記論三國志書法及下引提要皆詳之矣。若就目錄而論，則曹氏稱「帝」，劉氏稱「主」，吳惟權稱「主」，餘皆名之，

其用心固不雖承棠，無並無「紀」「傳」之文，考諸已明言之，實爲此耕繆誤。習鑿齒爲漢晉春秋，正其統矣。隋志：「漢晉陽秋四十七卷，訖晉愍帝。」晉書本傳：「鑿齒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統，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史通探賾篇云：「鑿齒以魏爲僞國者，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又直書篇亦稱爲「近古之遺直」。其書今佚。春秋或作陽秋者，晉簡文太后諱阿春，時人避之而改也。

司馬通鑑仍陳氏之說，通鑑漢獻帝紀後卽續以魏文帝紀，黃初二年附論曰：「三代以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彊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朱子綱目起而正之。朱熹感興詩曰：「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故其後資治通鑑以爲綱目，卽退曹氏爲魏主，改以昭烈帝續獻帝，而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劉友益綱目書法云：「大書章武何？紹昭烈於高光也。魏篡立，吳割據，昭烈親中山靖王之胄，名正言順，舍此安歸？綱目揭章武之元，而大書之，然後正閏順逆各得其所。故曰：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原注：「本習鑿齒漢晉春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智也。」又公孫丑篇：「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不應陳氏誤於先，而司馬再誤於後，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今古之讀國志與通鑑者，殆於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於九原，禮記檀弓：「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注：「作，起也。」肯吾心服否邪？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說文：「黜，貶下也。」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原注：「此說前人已言。」按朱彝尊陳壽論云：「綱目紀年，以章武接建安，而後得統之正，然百世之下可爾，其在當時，蜀入於魏，魏禪於晉，壽既仕晉，安能顯尊蜀以干大戮乎？」四庫總目三國志提要：「其書以魏爲正統，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

朱子以來，無不是鑿齒而非壽。然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爲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爲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僞魏是僞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蹟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僞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爲正統，（原注：「本陳壽。」）朱子綱目以蜀漢爲正統。（原注：「本習鑿齒。」）」翁元圻注引王毅齋云：「宋藝祖以受禪開基，通鑑自不得以魏爲篡；高宗以宗枝再造，綱目自不得以蜀爲僞。讀二書者當論其世。」四庫館臣及王氏皆與實齋同時，原注云前人已言，疑指朱氏說。 諸賢易地則皆然，孟子離婁篇：「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唐書選舉志：「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學究之名本此，世遂以指鄙儒。 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孟子萬章篇：「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設身處地之說，蓋即本孟子此義而推之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爲而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禮記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況生乎古以後乎？聖門之論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道大矣。今則第爲文人論古，必先設身，以是爲文德之恕而已爾。本節論文德之恕。

韓氏論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韓愈答李翊書：「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喻氣於水，言爲浮物。亦見答李翊書，詳文學要略箋注。 柳氏

之論文也，不敢輕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氣作之，昏氣出之。柳宗元答韋中立書「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夫諸賢論心論氣，未即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易說卦「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漢書董仲舒傳「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儒者之旨，在乎以人法天，故自來皆以天人性命為道之所存。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可為證也。然文繁而不可殺，春秋僖二十二年公羊傳「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注「殺，省也。」語變而各有當。要其大旨，則「臨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論語為政篇「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於稼穡也。前人論文，皆言本經，而文史通義易教篇云「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是與云文辭出史，史已包經，與古亦不悖也。夫識生於心也，才出於氣也。學也者，凝心以養氣，鍊識而成其才者也。心虛難恃，氣浮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間，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緝熙敬止，聖人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詩大雅文王篇「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毛傳「穆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其為義也廣矣。今為臨文檢其心氣，以是為文德之敬而已爾。文史通義別有史德篇，立說相類，其略曰「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雖然）猶未足以盡其理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此皆至精之論，學者不可不致其思也。

本節論文德之敬。

講宏，自王充發文德之論，一再傳後，而有章氏此篇，後出轉精，可謂無餘蘊矣。今綜釋之，則諸家之說，各有所當。若論衡所言，蓋以文之外形內情，要當符會，世風日澆，則言多過實，辭難日甚，則文轉無功。其義似取之論語及法言。論語雍也篇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法言吾子篇云：「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文質之說，蓋以三代與衡，而宜能折中。其義非專論文學，若專辭之說，則揚子本孔氏而推衍之。當漢賦大行，勸百風一之際，以濟砭時尚者也。其云「稱則經」，即「彬彬」之謂也。其云「足言足容」，即左傳引孔子「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之謂也。夫惟如是，乃能文義密附，內外一致，得其本然，而無溢言，實齋所謂「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之說，亦從此而生，其義深矣。然論語主文質彬彬，法言雖主事辭相稱，復謂事之爲尚。逮論衡乃專斥繁文縟辭爲無文德之操，而不復有病質之言者，則以自戰代以還，文勝已久，反於淳樸，實爲要圖，故二賢皆以此爲旣耳。至楊遵彥顏之推之所論，則以古今才士，雖有高文，學見至德，故輕薄之徒，當以道德文章並重。論語學而篇云：「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道德爲先文章爲末之說。顧炎武與友人書云：「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讀此一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又日知錄云：「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爲通人。夫惟能之而不爲，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爲近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此爲文章必折衷於道德之說，又可補楊顏之所未及者也。

前乎章氏之論，略如上述，持較本篇，則其異同可得言焉。蓋王充之所謂文德，則形文情文之宜稱也。楊遵彥之所謂文德，則作者道德文章之當並重也。實齋之所謂文德，則臨文態度之必敬以恕也。而其要歸，則「修辭立其誠」一語足以括之。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凡此皆言哲理，而其道通乎藝事。夫從容中道，則文質彬彬，而無過與不及之病矣。誠而有物，則言行如一，而無巧言亂德之失矣。盡人成物，則臨文必恕矣。擇善固執，則臨文必敬矣。此餘杭先生論文，所以標斯語爲宗也。魏文帝嘗歎文人類多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今世風俗偷薄，尤勝疇時，故文術之衰，亦超前代。揚子法言以言爲心聲，書爲心畫，聲畫盡而現實，有不可掩者，其影響小者及乎個人，大者及乎國族。有志斯文者，惡可不立誠慎始，以葆修厥德哉。

質性　章學誠

前人尙論情文相生，（世說新語文學篇「孫子荊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由是論家喜論文情，不知文性實爲元宰。（莊子養生主篇「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釋文「縣，音玄。」老子「有眞宰是以創萬物。」莊子齊物論「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文心麗辭篇「使元解之宰（元，一本作玄）。尊斯律而定辭。」蓋用老莊，此云元宰，又用文心，猶云心之主也。昔賢論文，才性不別，如文心情采篇云「三曰情文，五性是也。」又云「文質附乎性情。」又云「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皆其證也。此以情性分言，蓋受宋儒理氣論之影響，以爲情者，性之所形，性者，情之實也，故曰實性。）離性言情，珠亡櫝在，（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不可謂善鬻珠也。」）撰質性篇。（韓非子難言篇「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爲鄙。」質性字本此。楚辭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王逸注「質性鄙陋，無所因也。」又七諫初放「言語訥澀兮，又無彊輔。」王逸注「言己質性忠信，不能巧利辭令，言語訥鈍，復無彊友薦輔。」亦皆以質性字連文，本節序。）

洪範三德，正直協中，剛柔互克，（周書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疏「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張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剛克，言剛强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人主有三德，又說隨時而用之。平安之世，用正直治之。强禦不順之世，用剛能治之。和順之世，用柔能治之。既言三德張弛隨時而用，又舉天地之德，以喻君臣之交。地之德，沈深而柔弱矣，而有剛，能出金石之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强矣，而有柔，能順陰陽之氣也。以喻臣道雖柔，當執剛以正君，君道雖剛，當執柔以納臣也。」按章氏此篇，重在質性之辨，以爲正直即中行，（故云協中。）剛即狂，柔即狷，故不用傳疏之義也。）以劑其過與不及。（說文「劑，齊也。」論語先進篇「師也過，商也不及。」「過猶不及。」）是約天下之心知血氣，聰明才力，無出於三者之外矣。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行，則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論語子路篇「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邢疏「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狂者進取，於善道知進而不知退，狷者守節無爲，應進而退

也。二者俱不得中，而性恆一，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也。漢書楊王孫傳：「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然而鄉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識狂狷，則非三德所能約也。孔、孟惡之爲德之賊，蓋與中行狂狷亂而爲四也。論語陽貨篇：「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原，愿本字。孟子盡心篇：「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注：獧同狷）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者，是鄉原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擧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乃人心不古，而流風下趨，不特僞中行者亂三爲四；抑且僞狂僞狷者流，亦且亂四而爲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卽求狂狷之誠然，何可得邪？此謂不特鄉愿可亂中行，且狂狷亦分眞僞，故綴文之士，尤當立誠。論語陽貨篇：「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狂肆，狂也，狂蕩，則僞狂也，矜廉，狷也，忿戾，則僞狷也。論語子路篇：「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禮記經解篇引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又曰：「詩失之愚。」則愚而直者，其於中行亦庶幾近之，若愚而詐者，則鄉愿之流也。此章本聖意而推衍之。孟子之論知言，以爲生心發政，害於其事。孟子公孫丑篇：「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吾蓋於撰述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爲書，莊子天下篇：「以巵言爲曼衍。」司馬注：「曼衍，無極也。」本無立言之旨，可弗論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盡無謂；而按以三德之實，則失其本性，而

無當於古人之要道，所謂似之而非也。（文史通義辨似篇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言者心之聲，善觀人者，觀其所言而已矣。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託於善也，善觀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恐其所言不出於意之所謂誠然也。夫言不由中，如無情之訟，辭譬而情易見，非君子之所患也。學術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為之言也，求其所以為言者，咫尺之間，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按辨似論其迹，質性原其心，二者互為表裏，其義一也。）學者將求大義於古人，而不於此致辨焉，則始於亂三而六者，究且因三僞而亡三德矣。嗚呼！質性之論，豈得已哉！（本節論辨三僞，存三德，亦立言之旨要。）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恆。」（易家人象：「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王注：「君子以言必有物，而口無擇言；行必有恆，而身無擇行。」）書曰：「詩言志。」（見今本虞書舜典。孔疏：「作詩者自言己志，則詩是言志之名。」）吾觀立言之君子，歌詠之詩人，何其紛紛邪？（廣雅釋詁：「紛紛，衆也。」）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賦詩也。無言而有言，無詩而有詩，即其所謂物與志也。然而自此紛紛矣。（白居易與元九書：「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日知錄：「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按二家之說，所重未必盡同，要以為文當具此物此志，而不作無病之呻為主，與章氏意合。本節論言中無物之弊。）

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學必本於性天，（性天謂性與天道，論語公冶長篇：「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趣必要於仁義，稱必歸於詩、書，（禮記樂記：「要其節奏。」注：「要猶會也。」仁義詩書，見文德篇注引韓愈答李翊書。）功必及於民物，（張載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是堯、舜而非桀、紂，（莊子大宗師：「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尊孔、孟而拒楊、墨。（孟子滕文公篇：「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其所言者，聖人復起，

不能易也。孟子滕文公篇「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求其所以為言者，宗旨茫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於賓筵，聞者以謂肄業及之也。春秋文四年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或曰：宜若無罪焉！孟子離婁篇「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此用其語。然而子莫於焉執中，孟子盡心篇「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焦循疏「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唯義所在者也。」鄉愿於焉無刺也。惠子曰：「走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情則異。」韓非子說林篇「惠子曰：（盧文弨校曰「疑惠同。」）『狂者東走，（王先慎校曰「趙本狂作往。」）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為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觀斯人之所言，其為走之東歟？逐之東歟？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紛紛矣。本節論貌似中行，實則鄉愿之弊。

豪傑者出，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實有志焉。詩大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是此物即此志，以志為詩，則言有物矣。物不得其平則鳴也。韓愈送孟東野序「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觀其稱名指類，易繫辭「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史記屈原列傳亦云：「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或如詩人之比興，文心雕龍比興篇「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託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或如說客之諧隱，文心雕龍諧隱篇「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讌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

辯。以其辭雖為國，意歸義正也。譎者，隱也，遯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於楚師，喻眢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荊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於紀傳。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蓋意生於權譎，而事出於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卽小而喻大，漢書李廣傳贊：「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弔古而傷時，嬉笑甚於裂眦，史記項羽本紀：「頭髮上指，目眦盡裂。」悲歌可以當泣，樂府古辭悲歌行：「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宋祁筆記：「柳子厚云：『嬉笑之怒，甚於裂眥；長歌之哀，過於慟哭。』猶文之諧語。」誠有不得已於所言者。以謂賢者不得志於時，發憤著書，以自表見也。司馬遷報任安書：「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見，現本字。蓋其旨趣不出於騷也。史記屈原列傳：「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屈子發憤，卒以自沈，斯狷之至矣。故舉以概其餘，而曰旨趣不出於騷。吾讀騷人之言矣：「紛吾有此內美，又重之以修能。」離騷句。朱駿聲離騷補注：「能，態之假借字。」按能態古字通。惜誦：「非俊疑傑，固庸態也。」論衡累害篇引作「能」。又招魂「姱容修態」，即此「修能」也。太史遷曰：「余讀離騷，悲其志。」又曰：「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其志潔，其行廉，皭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均見史記本傳。此賈之所以弔屈，而遷之所以傳賈也。史記屈原賈生同傳，蓋史公以二人之心迹相類也。賈傳云：「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賦文載傳，不錄。斯皆三代之英也。禮記禮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此三代則泛指往古，非夏商周也。若夫託於騷以自命者，求其所以牢騷之故，漢書揚雄傳：「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宋祁曰：「蕭該按牢字旁著水，音

直作牢，韋昭曰：「牢，價也。」是二字音近義同，今通以指不平之鳴矣。

而茫然也。嗟窮歎老，人富貴而己貧賤也，人高第而己擯落也，投權要而遭按劍也，史記蘇秦列傳「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爭勢利而被傾軋也。爲是不得志，而思託文章於騷雅，以謂古人之志也；不知中人而下，論語雍也篇「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所謂「齊心同所願，含意猶未伸」者也。二句古詩之文，見文選，原詩「猶」作「俱」，當據正。夫科舉擢百十高第，唐時取士科目甚多，故曰科舉，宋用括帖，明清用八股考試，亦仍其名，其得中者謂之及第，名列前茅者，則稱高第。必有數千賈誼，痛哭以弔湘江，江不聞矣；吏部敘千百有位，必有盈萬屈原，搔首以賦天問，王逸天問章句序，「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天厭之矣。論語雍也篇「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孟子盡心篇「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吾謂牢騷者有屈、賈之志則可，無屈、賈之志則鄙也。然而自命爲騷者，且紛紛矣。本節論似狷實僞之弊。

有曠觀者從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後漢書馬援傳，「介介獨惡是耳。」注「介介，猶耿耿也。」吾有所言，吾以適吾意也。人以吾爲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爲然，吾不慍也。論語學而篇「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說文「慍，怒也。」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太明也；人我之意見，不欲其過執也。必欲信今垂後，又何爲也；有言而啓人爭，不如無言之

為愈也。廣雅釋言「愈，賢也。」匡謬正俗「愈，勝也。」淮南子說山篇「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是其宗旨，蓋欲託於莊周之齊物也。莊子齊物論郭注曰「夫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物莫不皆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夫物我兩忘，則不齊之齊，法執既破，則自適其適。莊生滑稽，曳尾自喜，斯狂之至矣。故亦舉以概其餘，而謂託旨於齊物也。吾聞莊周之言曰：內聖外王之學，暗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反，道術將裂也。莊子天下篇「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寓言十九，卮言日出。二語見寓言篇。郭注云「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又云「夫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然而稠適上遂，充實而不可以已；天下篇「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儻（儻上今本有「不」字），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則非無所持，而漫為達觀以略世事也。道家之學，無為而無不為。今世妄人，或斥為消極，所謂一孔之見也。即如上引天下篇文，乃莊子自道其道，王夫之莊子解謂其「以不離於宗之天人自命，而謂內聖外王之道皆自此出」是也。餘杭先生之數人也，亦謂「篤玩老莊之大體，識藏史之要歸」，然則道之與儒，其理相成，其非中無所持，漫為達觀之流，益備矣。今附莊而稱達者，其旨果以言為無用歟？雖其無用之說可不存也。即其無用之說，將以垂教歟？則販夫皁隸，春秋昭七年左傳「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亦未聞其必蘄有用也。莊子齊物論「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注「蘄，求也。」豕腹饕餮，春秋文十八年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杜注「貪財為饕，貪食為餮。」財食分言，蓋非二字初義，故此仍以饕餮為貪食也。羊角戢戢，詩小雅無羊「爾羊來思，其角濈濈。」傳「聚其角而息，戢戢然。」釋文「濈，亦作戢。」何嘗欲明古今之是非，而執人我之意見也哉？怯之所

以勝勇者，力有餘而不用也；訥之所以勝辯者，智有餘而不競也。老子「大勇若怯」又云「大辯若訥」莊子齊物論「大勇不忮」又云「大辯不言」皆此所本也。蛟龍戰於淵，而蟻螘不知其勝負；虎豹角於山，而狌狸不知其強弱；乃不能也，非不欲也。以不能而託於不欲，則夫婦之愚可齊上智也。禮記中庸「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然而遁其中者又紛紛矣。本節論似狂實僞之弊。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繫辭上　陽變陰合，循環而不窮者，史記高祖本紀「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　天地之氣化也。人秉中和之氣以生，則爲聰明睿智；毗陰毗陽，莊子在宥篇「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並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　是宜剛克柔克，所以貴學問也。學則變化氣質，有補偏救弊之功也。驕陽沴陰，莊子大宗師「陰陽之氣有沴，其心」漢書五行志注「沴，害也」　中於氣質，學者不能自克，而以似是之非爲學問，則不如其不學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莊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楚辭漁父「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不屑不潔之狷也。莊周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不傲睨於萬物，進取之狂也。昔人謂莊、屈之書，哀樂過人，蓋言性不可見，而情之奇至如莊、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鄉愿者流，託中行而言性天，剽僞易見，史記貨殖列傳「攻剽椎埋

堙」，剿謂勦取也。」不足道也。於學見其人，而以情著於文，庶幾狂狷可與乎。此言中行本於性，狂狷挾乎情，文性既不易得，則文情之眞者，亦有取焉耳。然而命騷者鄙，命莊者妄。狂狷不可見，而鄙且妄者，紛紛自命也。夫情本於性也，才率於氣也，累於陰陽之間者，不能無盈虛消息之機。易豐彖：「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陶、舞、慍、戚，禮記檀弓：「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一身之內，環轉無端而不自知。雖夫子憤樂相尋，見文學經解篇注引論語。不過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所通。大約樂至沈酣而惜光景，必轉生悲；史記滑稽列傳：「樂極生悲。」而憂患既深，知其無可如何，則反爲曠達。屈原憂極，故有輕舉、遠游、餐霞、飲瀣之賦；楚辭遠游：「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又：「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案遠遊辭意，世多以爲非屈子之作，然實寓於此，初不措意。文史通義說林篇曰：「莊周讓王、漁父諸篇，辨其爲眞爲贋；屈原招魂、大招之賦，爭其爲玉爲差。固矣夫，文士之見也。」蓋其平日持言公之義，故立論若此。今之君子，或斥其考證之疏，則非知章氏者矣。莊周樂至，莊子外篇有至樂。郭注：「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爲有樂邪，而至樂無歡；將以爲無樂也，而身以存而無憂。」此其大旨也。故有後人不見天地之純、古人大體之悲，此亦倚伏之至理也。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若夫毗於陰者，妄自期許，感慨橫生，賊夫騷者也。毗於陽者，猖狂無主，動稱自然，賊夫莊者也。論語先進篇：「賊夫人之子。」邢疏：「賊，害也。」然而亦且循環未有已矣。本節剖判性情，而側重於僞狂僞狷之辨。

謹案：此篇廬江何氏鈔本題「莊騷」，蕭山王氏編目題「性情」，通行本則作質性。王宗炎復章氏書云：「質性篇題欲改文性，亦似未安，不如竟題性情乃得。（原注：「質性二字，亦近生澀。」）憂患樂至者，情也；毗陰毗陽者，性也。能性其情則利貞，即狂狷之漸於中行，似與尊著命

意較含」據此，知當日命篇，殊費斟酌。蓋其論既發人之所未發，則求題署之確當，亦較難耳。今細繹大旨，雖在性以馭情，中行以馭狂狷，欲學者之去三僞，存三德，而尤側重僞狂僞狷之辨，蓋此二者爲人之所易惑，而厥害尤烈耳。標舉質性，所謂反身而誠，二字出韓非書，楚辭注復遵用之，亦非如王氏復書中所謂「近生譔」者，後之覽者，勿事更張可矣。

前篇論文德已甚精微，若此篇則尤爲揣本之談，蓋德者表象，性者本根，判其文以敬恕，尤不若判其心以誠僞也。然誠僞之判，昔人卽以爲難，元好問詩云：「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爲人，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蓋其一例，至崑山顧氏則申孟子知言之旨日知錄曰：「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慚，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僞，卽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爲言者，僞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夫鏡情僞，屏盜言，君子之道，興王之事，莫先乎此。」案知言之說，孟子原與養氣連言，其論浩然之氣，謂「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又謂「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是養氣乃能知言，集義乃能養氣，又謂「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是存誠乃能集義，此其究竟義也。故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蓋惟誠乃明，庶幾卽微而知著也。由斯而言，則知言之與修辭，文性之與文德，雖或有人我之分，內外之別，一是皆以立誠爲本矣。

文史通義又有辨似以鍼名砭異三篇，立論亦均與本篇相發。辨似篇前已略引。鍼名篇曰：「好名之人，務揣人情之所向，不必出於中之所謂誠然也。風尙循環，如春蘭秋菊之互相變易，而不相襲也。人生其間，才質所優，不必與之適合也。好名者則必屈曲以徇之，故於心術多不可問也。學問之道，與人無忮忌，而名之所關，忮忌有所必至也。學問之道，與世無矯揉，而名之所在，矯揉有所必然也。故好名者，德之賊也。」砭異篇曰：「古人於學求其是，未嘗求異於人也。夫子曰：『儉，吾從衆。』是也。『雖違衆，吾從下。』聖人方且求同於人也，有時而異於衆，聖人之不得已也。天下有公是，成於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聖人莫能異也。賢智之士，深求其故，而信其然，庸愚未嘗有知，而亦安於然，而負其才者，恥與庸愚同其然也，則故矯其說，以謂不然。凡求異於人者，由於內不足也。自知不足，而又不勝其好名之心，斯欲求異以加人，而人亦卒莫爲所加也。內不足，不得不矜於外，實不至，不得不鶩於名，又人情之大抵類然也。以人情之大抵類然，而求異者固亦不免出此，則求異者，何嘗異人哉，特異於坦蕩之君子爾。」如上所論，前者姝姝爲同，則好名以趨時，鄉愿之流也，後者探探爲異，則好名以矯說，僞狂僞狷之流也。其不異於立誠之旨一也。方今道術久裂，趨時矯說之徒盈天下，故不特文章一端受其弊害而已，儕之君子，盍以起衰救敝爲己任乎。

卷下

文賦

陸機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論語述而篇：「竊比我於老彭。」邢疏：「不敢顯言，故云竊。」文心雕龍原道篇：「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漢書吳王濞傳：「誅罰良重。」師古曰：「良，實也，信也。」妍蚩好惡，說文：「妍，慧也。」釋名：「蚩，癡也。」後漢書趙壹傳：「孰知辨其蚩妍。」可得而言。每自屬文，漢書兒寬傳：「善屬文。」師古曰：「屬，綴也。」尤見其情，黃先生云：「此言觀他文既知其用意，自作文則知之愈切。」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文心雕龍神思篇：「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文選五臣注李周翰曰：「體屬於物，患意不似物，文出於意，患詞不及意也。」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尚書說命：「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文學之事，能重於知，不知而能者有之矣，未有不能而知者也。曹植與楊德祖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即能以寓知之義。士衡此賦所以爲難者，亦以其能文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文選李善注：「孔安國尚書傳曰：『藻，水草之有文者。』故以喻文焉。」黃先生云：「先士盛藻，卽前云才士所作。」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五臣注呂向曰：「謂賦成之後，異日觀之，乃委曲盡其妙道矣。」俞正燮文選注書後曰：「其說難通，蓋本文係『謂他日殆可曲盡其妙』，謂字傳寫者倒之耳。本文言賦之所陳，知之非難，而已之才力難副，存此妙旨，冀他日與而驗之，如沈休文言『如曰不然，以俟來哲』也。」黃先生云：「『謂』字是衍文，此言今以能爲難，他日庶幾能之耳。」案呂說牽強，誠如俞氏所謂，讀通學者從俞說，本師說同耳。至如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詩豳風伐柯：「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傳：「柯，斧柄也。」疏：「執柯以伐柯，比而視之，舊柯短則如其短，舊柯長則如其長，其法不在遠也。」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文心雕龍序志篇：「按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缾管，何能矩矱。」與此同意。蓋文章之事神思爲貴，大匠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也。本節賦序。

佇中區以玄覽，說文：「佇，久立也。」老子：「滌除玄覽。」河上公注：「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故謂之玄覽。」中區，猶宇宙之中也。頤情志於典墳；易頤：「頤，養也。」春秋昭十二年左傳：「是能讀三墳五典。」賈逵引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此以通指古籍。遵四時以歎逝，士衡別有感時歎逝二賦。瞻萬物而思紛；李善曰：「遵，循也。循四時而歎其逝往之事，攬視萬物盛衰，而思慮紛紜也。」

悲落葉於勁秋，嘉柔條於芳春；文心雕龍物色篇曰：「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詩品序：「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李善曰：「懷霜臨雲，言高潔也。」舞賦：「氣若浮雲，志如秋霜。」

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士衡祖遜，父抗，並吳名臣。唐太宗晉書陸機傳論所謂：「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是也。其集中有祖德述先二賦，卽此懷先德之作。故庾信哀江南賦序曰：「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游文章之林府，李周翰曰：「林府，謂多如林木，富如府庫也。」嘉麗藻之彬彬；李善曰：「包咸論語注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先士盛藻，涵習既久，作文利病，漸有會知，因起遺往篇，援筆而自抒所見也。本節道賦之由。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李善曰：「收視反聽，言不視聽也。耽思傍訊，靜思而求之也。」毛萇詩傳曰：「耽，樂之久。」廣雅曰：「訊，問也。」史記商鞅列傳：「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文心雕龍神思篇：「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亦謂求靜爲運思之初步，蓋惟不擾於物，乃能體物也。精騖八極，心游萬仞。李善曰：「精，神爽也。八極萬仞，言高遠也。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淮南子原道篇：「騖恍忽。」注：「騖，馳也。」文心雕龍神思篇：「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心神旣靜，則思無不通，理無不浹，無復時空之限制也。

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李善曰：「廣雅曰：『致，至也。』埤蒼曰：『曈曨，欲明也。』說文曰：『昭晰，明也。』」此謂宇宙物象，以虛靜之心神馭之，則視焉而明，擇焉而精，無復乎淆雜亂之患。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羣言，謂諸子百家；六藝，謂六經也。黃守定佔畢叢談：「陳同甫在太學論作文之法曰：『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此卽昌黎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詞也。爲文直錄舊籍，則人譏之爲稗販，言其如販子也。亦曰胥鈔，言其如鈔寫吏也。文賦云：『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必如此乃爲食古而化。」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神理氣味者，文之精

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案姚氏所論為文八法，雖與本篇有殊，然論瀝液，漱芳潤，仍是遺粗御精之旨，可參證也。

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李善曰：「劇秦美新曰：『敵靡天淵之間。』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毛詩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黃先生曰：「二句須聯沈辭以下解之，喻隱者能顯之，揚者能抑之。」於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李善曰：「怫悅，難出之貌。」此謂文思自隱以之顯也。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李善曰：「聯翩，將墜貌。」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也。」說文曰：「繳，生絲縷也。」謂繒繫矢而以弋射。」曾，層本字。此謂文思由揚而之抑也。或隱或顯，或揚或抑，文術多門，初無定致，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以魚鳥喻辭藻，而以鉤弋喻思慮之為用也。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論語衞靈公篇：「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遺韻，猶云流風餘韻。張雲璈選學膠言以聲韻之韻釋之，非也。周書王褒庾信傳論：「二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句式正同，可以為證。此云闕文遺韻，即下文所云未啓之夕秀耳。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文選琴賦注：「披，開也。」左傳文十六年注：「振，發也。」五臣注張銑曰：「朝華已披，謂古人已用之意，謝而去之；夕秀未振，謂古人未述之旨，開而用之。」黃先生曰：「收百世之闕文四句，言通變也。」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文選北征賦：「聊須臾以婆娑。」注：「須臾，少時也。」胡紹瑛文選箋證曰：「一瞬與上須臾對，瞬猶息也。」此謂文章構思之時，博采古今四海，及其御精遺粗，則須臾一瞬，玄珠已復在握，不勞多及也。本節論構思之況。

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袁守定佔畢叢談：「凡構思之始，眾妙紛呈，茫無統紀，必擇其意實氣屬，脈節而不雜者，屬而為文，蓋平原所謂選義按部，考辭就班也。」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五臣注呂延濟曰：「謂物有抱光景者，必以思叩觸之而求文理；物有懷音響者，必以思彈擊之以求文意。」吾友殷石臞曰：「黃先生云：『二句言聽有之韻，皆無所遺。』愚意蓋謂天地間一切有色有聲者，皆可供資取也。」按二說皆通。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文心雕龍附會篇：「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眾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群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案上句由本及末，下句由末及本。此及下共八句，蓋皆一正一反。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隱則難，顯則易。顯難易，文思之通塞；顯隱，文術之高下所關。或虎變而獸

擾，或龍見而鳥瀾；李善曰：「周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擾，馴也。莊子曰：『君子尸居而龍見。』大波曰瀾。」胡紹瑛曰：「波瀾之言渙散也。本書洞簫賦注：『瀾漫，分散也。』連言爲瀾漫，單言曰瀾。此言龍見而鳥散也。」案：二語喻文章之辭義，或本根既立，而枝葉悉歸依附，或本根斯具，而枝葉仍屬支離，舊解似皆未諦。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李善曰：「妥帖，易施貌。王逸楚辭序曰：『義多乖異，事不妥帖。』岨峿，不安貌。楚辭曰：『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二句上以喻賛抒之易，下以喻部勒之難。普後竭情多悔，率意寡尤之論，方成珪文選集成曰：「以上十句皆選義考辭之事，卽賛明序中放言遣辭良多變矣。」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李善曰：「周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殷石臞曰：「二句卽昭明所謂事出沈思也。」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說文：「挫，折也。」萬象森列，惟心澄審靜者得以役之。始躑躅於燥物，終流離於濡翰。李周翰曰：「躑躅，不進貌。」李善曰：「流離，津液流貌。毛萇詩傳曰：『濡，漬也。』漢書音義，韋昭曰：『翰，筆也。』」文心雕龍原道篇：「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情性有賴於雕琢，辭令有待於組織，此其所以始而躑躅，終乃流離也。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李善曰：「言文之體，必須以理爲本，垂條，以樹喻也。」呂延濟曰：「質猶本根也，爲文之理，必先扶持本根，乃立其幹，謂先樹理，次擇詞也，故如垂條而結葉繁茂也。」范曄獄中與諸甥姪書，「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文心雕龍情采篇：「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大本也。」又附會篇：「夫才童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摛振金玉，獻替可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恆數也。」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殷石臞曰：「此謂誠中形外，表裏如一也。」按亦卽詩序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文心雕龍誇飾篇：「談歡則字與笑並，論蹙則聲共泣偕。」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李善曰：「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急就章曰：『急就奇觚。』論語曰：『子路率爾而對。』毫謂筆毫也。王逸楚辭注曰：『銳毛爲毫也。』毛詩曰：『聽者藐藐。』毛萇曰：『藐藐然不入。』」此謂爲文構思，雖有常軌，而成文遲速，則無定程。文心雕龍神思篇：「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是其大較也。本節論謀篇之始，部署意辭之事。

伊茲事之可樂，李周翰曰：「伊，維也。茲事，謂文章也。」固聖賢之所欽，典論論文：「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

於譜牒，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理致所鈇，殆此謂也。

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說文：「課，試也。」李善曰：「春秋說題辭曰：『虛生有形。』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貞才定佔畢叢談：「凡拈題之始，心與理冥，略無所觀，思之則出。深思則意出，陸平原所謂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也。」黃先生曰：「二句極狀用意之精微。」

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李善曰：「毛萇詩傳曰：『函，含也。』」五臣注劉良曰：「緜邈，遠也。滂沛，大也。」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李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恢，大也。』」文心雕龍才略篇：「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即為此發者。殷石臞曰：「四句謂尺素雖短，而函義則多，寸心雖小，而吐辭則巨，故能廣言以傳久行遠，深思以窮理盡性也。」

播芳蕤之馥馥，說文：「蕤，草木華垂貌。」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猋豎，鬱雲起乎翰林。呂向曰：「粲然如風飛猋立，鬱然如雲起翰林。猋，疾風。豎，立也。翰，筆也。言林者，華盛貌。」案郭璞游仙詩：「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文心雕龍原道篇：「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蓋粲有明麗之意，鬱有美盛之意也。二句皆以一字領下全句，讀時當作一頓。下云：「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又云：「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皆同。離騷云：「來，吾道夫先路。」是士衡所本也。本節總贊文體。

體有萬殊，物無一量，李善曰：「文章之體，有萬變之殊；中衆物之形，無一定之量也。」按此言文體之殊途，由於物象之有別；風格之屢遷，由於情志之無方。李注明而未融。紛紜揮霍，形難為狀。李善曰：「紛紜，亂貌。揮霍，疾貌。」

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廣雅釋詁：「程，量也。」李善曰：「衆辭俱湊，若程才效伎，取捨由意，類司契為匠。老子曰：『有德司契。』」黃先生曰：「二句與理扶質二言相發明釋補。」

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李善曰：「毛詩曰：『何有何無，僶俛求之。』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案詩谷風原作黽勉，猶強勉也。又谷風上言：「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即此文淺深字所由出。辭之有無，意之深淺，所當僶勉，而不讓也。

雖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相。李善曰：「方圓謂規矩也。言文章在有方圓規矩也。」何焯義門讀書記曰：「二句蓋亦張融所謂文無定體，以有體為常也。」案南齊書張融傳載其門律自序曰：「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何蓋指此。

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李善曰：「其事既殊，為文亦異。故欲誇目者為文尚奢，欲快心者為文貴當。愜，猶快也。」此意文心雕龍屢見，章表篇曰：「懇惻者辭為心使，浮侈者情為文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唇吻不滯，則中律矣。」哀弔篇曰：「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定勢篇曰：「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采，深沈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白當作

句。」分卷析辭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知音篇曰：「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

言窮者無隘，黃先生曰：「『無』當作『唯』。」**論達者唯曠。**李善曰：「言其(疑二字當乙轉)窮賤者，立說無非湫隘，其論通達者，發言唯存放曠。」于光華文選評注曰：「以上十二句承物無一量。」

詩緣情而綺靡，李善曰：「詩以言志，故曰緣情。綺靡，精妙之言。」王闓運王志曰：「詩，承也，持也，承人心理而持之，以風上化下，使感於無形，動於自然，故貴以詞掩意，託物寄興，使吾志曲隱而自達，聞者激昂而欲赴。其所不及設施而可見施行，幽窈曠朗，抗心遠俗之致，亦於是達焉，非可快意騁辭，自伐其偏頗，以供世人之喜怒也。自周以降，分為五七言，皆賢人君子不得志之所作，晉人浮靡，用為談資，故入以玄理，宋齊游宴，藻繪山川，梁陳巧思，寓言閨闥，皆知情不可放，言不可肆，婉而多思，寓情於文，雖理不充周，猶可諷誦。唐人好變，以騷為雅，直指時事，多在歌行，覽之無餘，文猶足豔，韓白不達，放弛其詞，下逮宋人，遂成俳曲，近代儒生，深諱綺靡，乃區分奇偶，輕詆六朝，不解緣情之言，疑為淫哇之語。其原出於毛鄭，其後成於里巷，故風雅之道息焉。」案：辭章衆體，始於典論，迄文心雕龍而極詳備。本篇十體之說，則其中權也。文心原書具在，體理畢明，不更徵引。惟王氏書陳復心問，則純釋士衡之說，故以附李注焉。

賦體物而瀏亮，李善曰：「賦以陳事，故曰體物。瀏亮，清明之稱也。」王志：「賦者詩之一體，即今謎也，亦隱語而使人諭諫。夫聖人非不能切戒臣民，君子非不敢直忤君相，刑傷相繼，政俗無裨，故不為也。莊論不如隱言，故荀卿宋玉賦因作矣。漢代大盛，則有相如平子之流，以諷其君。太沖安仁，賢擬事戲，用兼詩書，其文爛焉，要本隱以之顯，故託體於物，而貴清明也。」

碑披文以相質，李善曰：「碑以敘德，故文質相半。」王志：「碑始於廟碑，文則始載道，以文述事，而不可以事為主，相質者，飾質也。」黃先生曰：「碑是頌體，而當敘事，故文其表而質存於裏。」

誄纏緜而悽愴，李善曰：「誄以陳哀，故纏緜悽愴。」

銘博約而溫潤，李善曰：「博約，謂事博文約。銘以題勒示後，故博約溫潤。」王志：「銘記一類也，言欲博與欲約。」案：二家說博約異旨，以李為長。

箴頓挫而清壯，李善曰：「箴以譏刺得失，故頓挫清壯。」王志：「箴當從耳聽，故句頓挫。」國故論衡辨詩篇：「箴之為體，備於揚雄諸家，其語長短不齊，陸機所謂頓挫清壯者，有常則矣。」

頌優游以彬蔚，李善曰：「頌以褒述功美，以辭為主，故優游彬蔚。」呂向曰：「彬蔚，華盛貌。」王志：「後世之頌，皆應制贊人之文，故貴優游，不可妄譽。」以上有韻之文，詩之支流，專主華飾。

論精微而朗暢，李善曰：「論以評議臧否，以當為宗，故精微朗暢。」王志：「是非不決，論以明之，故必探其精微，使朗然而曉。」劉熙載文概：「文賦云：『論精微而朗暢。』精微以意言，朗暢以辭言。精微者，不惟其難，惟其是；朗暢者，不惟其易，惟其達。」

奏平徹以閑雅，李善曰：「奏以陳情敘事，故平徹閑雅。」王志：「奏施君上，故必氣平理徹。」

說煒曄而譎誑。李善曰：「說以感動為先，故煒曄譎誑。」王志：「說為問人之意，改已成之事，譎誑之使反於正，非尚詐也。以上皆無韻之文，理行直敘。」案：士衡所論，惟譎誑一語，見譏劉勰，餘則皆無閒言，王氏謂非尚詐，陳義甚精，信陸氏功臣也。文心雕龍

定勢篇「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說亦與此相類，可為參證。

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黃先生曰「邪指意言，放指辭言，禁邪制放，猶體所局。」隋書文學傳序曰「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六代末流之弊，數語足以盡之，禁邪制放之論，殆亦洞燭機先者也。

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李善曰「文穎漢書注曰「冗，散也。」」文心雕龍鎔裁篇「若情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此無取冗長之理也。李光地注引方氏云「以上十四句承體有萬殊。」按陸雲與兄書云「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文章傳，張華謂機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為文，乃患太多也。」鎔裁篇亦稱「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是士衡雖知辭達之理，終遺繁冗之譏，蓋亦「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本節論文辭體式。

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李善曰「為物萬形，故曰多姿；文非一則，故曰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周書王褒庾信傳贊「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指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為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摭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祕奧。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李善曰「言音聲迭代而成文章，若五色相宣而為繡也。」爾雅曰「宣，遍也。」又曰「迭，更也。」論衡曰「學士文章，其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功。」杜預左氏傳注曰「宣，明也。」黃先生云「後來聲律之論，皆濫觴於此，實已盡其要妙也。」文心雕龍聲律篇「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累累如貫珠矣。」黃先生札記云「此與士衡音聲迭代五色相宣之說同指，究其治之之術，亦用口耳而已，無他秘巧也。」沈約云「清濁通流，口吻調利。」皆亦有尋討之功焉，非得之自然也。」

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而難便。李善曰「言音聲逝止無常，唯情所適，以其體多變，則崎錡難便也。逝止，猶去留也。崎錡，不安貌。楚辭曰「嶔岑崎錡。」」黃先生曰「二句必聯下文，乃見言音聲無常，惟達變者能調之也。」

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李善曰「言其易也。」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此衍達變識次之論者。

如失機

而後會恆操末以續顛，李善曰：「言失次也。」文心雕龍聲律篇：「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暌（暌當作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迕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此所失機後會之說者。謬玄黃之袟敘，袟，六臣本作「秩」。黃先生曰：「宋釋袟，當本作秩耳。」故淟涊而不鮮。李善曰：「言音韻失宜，猶繡之玄黃謬敘，故淟涊濁垢，而不鮮明也。禮記曰：『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楚辭曰：『切淟涊之流俗。』王逸曰：『淟涊，濁垢也。』」案自文賦而後，聲律之說日盛，及永明中而有四聲八病之說，為文者甚患乎，動輒得咎矣。鍾嶸詩品序嘗譏之曰：「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咸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黃先生文心雕龍聲律篇札記亦云：「為文須論聲律，其說始於魏晉之際，而遺文緒論可見者，惟士衡文賦數言，約舉其宜，蓋謂文章音節，須令諧調，本之詩序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之說，稽之左氏琴瑟專壹誰能聽之之言，故非士衡所剏獲也。其後范蔚宗自謂識宮商，別清濁，能適輕重，濟艱難，遂乃譏訶古今文人，謂其多不全了此處。（按見獄中與諸甥姪書）沈約作宋書，於謝靈運傳後為論云：『自騷人以來，此秘未睹，或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其說勇於自矜，而將若士衡導其先路，所以來陸厥之譏也。（按指陸厥與沈約書）詳文章原於言語，疾徐高下，本自天倪，宜之於口而順，聽之於耳而調，斯已矣。典樂教胄子以詩歌，成均教國子以樂語，斯並文資聲音之明證。觀夫虞夏之誥，孔孟之書，諸子之文，辭人之作，雖高下洪纖，判然有殊，至於便翰齒，利稱說者，總歸一揆，亦何必拘拘於浮切，斷斷於宮徵，然後為貴乎？自聲律之論興，拘者則留情於四聲八病，矯之者則務欲隳廢之，至於佶屈蹇吃而後已，斯皆未為中道。善乎鍾記室之言曰：『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斯可謂曉音節之理，藥聲律之拘。」本節論文貴意巧辭妍，而音聲尤當諧適。

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李善曰：「條，科條也。凡為文之體，先後皆須意別，不能者，則有此累。」文心雕龍章句篇：「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啟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李善曰：「周易曰：『比，輔也。』」上二句專論章句之排比，此二句則兼指辭義之權衡。文心雕龍總術篇：「或義華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澤。」與此義同。蓋辭義俱豐，內外勻稱，斯為佳文也。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此謂文章之道，割愛為難。仰逼俯侵，辭害義妨，非此章句辭義之不佳也，直以首尾未能一貫，內外未能交融，故不妥帖，斯則必當割析，方得全美耳。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李善曰：「漢書音義曰：『下功曰殿，上功曰最。』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黃鍾之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然百黍重一銖也。春秋說題辭曰：『殷思毫芒之內。』音義曰：『芒，稻芒；毫，兔毫。』」按此極言去取之精。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李善曰：「聲類曰：『銓，所以稱

物也。」漢書曰：「衡，平也；平，輕重也。」荀子曰：「惟木從繩則正。」按此二語總束上文，謂文章苟在銓衡，則以至當爲主，不可自護其短也。本節論定去留。文術一。

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黃先生曰：「適，若也，猶爲適莫之適。」文心雕龍情采篇：「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文以意爲主，說已見前。極無兩致，盡不可益。李善曰：「言其理既極而無兩致，其言又盡而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李善曰：「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而益明也。」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也。」劉熙曰：「策以策擊馬，得其警勵。」俞正燮文賦注書後曰：「說亦難通。策即文句，警策即指片言。今文章機要家所謂提挈警句也。謂之警策者，居要能立，謂之策者，篇本編冊也。文選傳毅舞賦：『僕夫正策。』曹植應詔詩：『僕夫警策。』潘岳西征賦：『發閿鄉而警策。』合此四策，注文選者問之，不知彼三策，道途御之馬鞭；此云一篇之策文，策，警句，各不相涉。此賦此段無取喻意，忽出一馬鞭，於文爲不辭矣。」文心雕龍有隱秀篇，紀昀評曰：「陸平原云：『一篇之警策。』其秀之謂乎。」呂氏童蒙訓：「杜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即警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李善曰：「必待警策之言以效其功也。」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爾雅釋詁：「亮，信也。」黃先生曰：「不易，不可改易也。」篇中有警策語，則功多累寡。功多則言可以足志，文可以足言。累寡則不必再易也。本節論立警策。文術二。

或藻思綺合，清麗千眠，李善曰：「千眠，光色盛貌。」炳若縟繡，悽若繁絃。李善曰：「說文曰：『縟，繁彩色也。』又：『繡，五色備也。』舞賦曰：『繁絃既抑，雅音復揚。』」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曩篇，謂先士之盛藻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江山物色，千古常新，暗合曩篇，昔有之矣。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李善曰：「杼軸，以織喻也。雖出自己情，懼他人先己也。」毛詩：「杼柚其空。」釋文：「說文云：『杼，盛緯器。』柚，本又作軸。」莫守定佔畢叢談：「凡得好句，當下轉自疑，恐其得人道過。陸平原所謂雖杼軸於余懷，怵他人之我先也。」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說文：「捐，棄也。」文心雕龍指瑕篇：「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人美辭（排，當作掠），以爲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傍采則探囊。」按陳言務去，亦非容易，因革之數，惟去甚泰耳。參下模擬篇按語。本節論戒雷同。文術三。

或苕發穎豎，離衆絕致，李善曰：「苕，草之苕也。言作文利害，理難俱美，或有一句同乎苕發穎豎，離於衆辭，絕於致思也。」孫鑛子曰：「穎，穗爲穎，穎之鋒芒。」小雅曰：「禾穗謂之穎。」黃先生補文心雕龍隱秀篇曰：「意有所重，明以單辭，超軼

常音，獨標若穎，則秀生焉。」」形不可逐，響難爲係。李善曰：「鶡冠子曰：『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方之於影，而形不可逐，譬之於聲，而響難係也。」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李善曰：「文之綺麗，若經緯相成，言斯句既佳，塊然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能緯也。」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揥。李善曰：「牢落，猶遼落也。言思之，心牢落而無偶，揥之，意徘徊而未能也。說文曰：『揥，取也。』」洪頤煊讀書叢錄：「揥本譌字，依注當作摘。說文：『摘，拓取也。』與所引說文義合。」」斯蓋指通篇不稱之者，一二秀句，獨拔篇中，反視餘文，悉成詞費也，故下節論蘩華集翠之理。

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李善曰：「雖無佳偶，因而留之，譬若水石之藏珠玉，山川爲之輝媚也。孫卿子曰：『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廣雅釋木：「木叢生曰榛。」荀子勸學篇：「問楛者，勿告也。」注：「楛，濫惡也。」詩召南：「勿翦勿伐。」傳：「翦，去也。」說文：「翠，青羽雀也。」榛楛惡木，若佳禽來集，則人亦不翦伐之。喻庸音有秀句，則餘文亦連類而佳也。以上四句同意。文心雕龍鎔裁篇曰：「夫美錦製衣，修短有度，雖玩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況在乎拙？而文賦以爲『榛楛勿翦』，『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芟繁也。」黃先生札記云：「此段極論文之不宜繁，自是正論。然士衡所云『榛楛勿翦，蘩榮集翠』，亦有此一理。古人文傷繁者，不僅士衡一人，閱之而不以繁爲病者，必由有新意清氣以彌縫之也。」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李善曰：「言以此庸音而偶彼嘉句，譬以下里鄙曲，綴於白雪之高唱，吾雖知美惡不倫，然且以益夫所偉也。宋玉第賦曰：『師曠爲白雪之曲。』說文曰：『偉，猶奇也。』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是以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本節論濟庸音，文術四。

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李善曰：「短韻，小文也。言文小而事寡，故曰窮迹，迹窮而無偶，故曰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李善曰：「言事寡而無偶，俯求之，則寂寞而無友，仰而應之，則寥廓而無所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李善曰：「言累句以成文，猶衆絃之成曲，今短韻孤起，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無應，韻之孤起，靡和。」則而莫承也。毛萇詩傳曰：「廓，無也。」」按自此以下五節，皆論行文之病，而以音樂爲喻。本節論文小事寡，則前後失應，文病一。

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李善曰：「瘁音，謂惡辭也。靡，美也。言空美而不光華也。班固漢書贊曰：『纖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薛君韓詩章句曰：『靡，好也。』」按此當以文心雕龍風骨篇釋之。彼文云：「辭之待骨，

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此云瘁音即「風骨不飛」、「負聲無力」之謂也；靡言即「豐藻克贍」之謂也；弗華即「振采失鮮」之謂也。救之之道，惟在守氣，所謂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也。**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李善曰：「妍謂善，蚩謂瘁音。既混妍蚩以成體，謂累良質而為瑕也。禮記曰：『瑕不揜瑜。』鄭玄曰：『瑕，玉之病也。』」風骨篇又云：「夫翬翟備色，而翾翥百步，肌豐而力沈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按士衡此論瘁音靡言之病，而彥和更申徒具氣骨，亦非至文之理，其說尤精。又前云榛楛勿翦，蒙茸集翠者，蓋喻足掩瑕，故相濟無害。此云妍蚩相混，良質為瑕者，則瑕足累瑜，故必改始佳。此其分別甚微而至要，學者宜於此察也。**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李善曰：「其音既瘁，其言徒靡，類乎下管，其聲偏疾，升歌與之間奏，不復相應，而不和諧。杜預左氏傳注曰：『象，類也。』禮記曰：『升歌清廟，下管象。』王肅家語注曰：『下管，堂下吹管。象，武舞也。』」本節論言靡無骨，則辭義不諧。文病二。

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李諤上隋高祖革文華書：「自魏三祖更尚文辭，江左齊梁，其弊彌甚，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按如諤之說，則士衡此之所指，乃魏晉以來新奇浮靡之文。文心雕龍議對篇云：「支離構辭，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固為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為游辭所埋。」風骨篇云：「跨略舊規，馳騖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定勢篇云：「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序志篇云：「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殆皆與此相發。**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寡情鮮愛，緣多浮濫之辭；漂浮不歸，緣無循附之術。李善曰：「不歸，謂不歸於實也。」**猶絃幺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李善曰：「說文曰：『幺，小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李周翰曰：「詩思於物，必有至情愛好之者，然後形之於言也。若過其理要，存於小異，務為遊辭，以逐微細，言而寡情，情復少愛（按寡情即是少愛），此往往而浮辭漂蕩，不歸於實矣，亦由絃小而調急，雖聲和諧，則噪烈而不悲也。」本節論文漏浮詭，則無摯至之情。文病三。

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呂延濟曰：「嘈囋，浮聲。或有奔馳放縱其思以求和合，所成嘈囋之聲，以為妖冶，悅目偶俗而已。」按李善曰：「廣雅曰：『偶，諧也。』偶、耦古字通。」此聲之雖高而曲下者，言聲高指其調言，曲下指其品言也。**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呂延濟曰：「寤，覺也。」李善曰：「謝靈運山居賦曰：『楚客放

而防露作。」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illegible]：「桑間亡國之音，皆哀而已，復不合中道，故云悲而不雅。雅，正也。」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北齊書文苑傳論云：「江左梁末，彌尚輕險，始自儲宮，刑乎流俗，雜惉懘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此皆是證上衛之說也。本節論文傷淫侈，則無雅正之德，文病四。

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陸雲與兄書曰：「兄丞相箴小多，不如女史清約耳。」知當時評文，自有此語。所謂去濫者，謂剪裁浮詞，而無雜穢也。闕太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李善曰：「作文之體，必須文質相半，雅豔相資。今文少而質多，故既雅而不豔。比之太羹而闕其餘味，方之古樂而同清氾，言質之甚也。餘味謂樂與肉皆古不能備其五聲五味，故曰有餘也。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太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鄭玄曰：『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畫疏之，使聲遲也。唱，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而歎之。太羹，肉湆不調以鹽菜也。遺，猶餘也。』然太羹之有餘味，只為古矣，而又闕之，甚之辭也。」本節論文過質實，則無豔之美，文病五。

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豐約指文辭之簡繁，俯仰指文辭之位置。凡此皆隨手之變，運用存乎一心，故亦斟酌而有繁妙之情也。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此當加修改之功者。文心雕龍神思篇：「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費，當作貴），杼軸獻功，煥然乃珍。」是其義也。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此已得通變之道者。莊子知北遊：「萬物一也。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因故而更新，因濁而更清者，以此理也。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此總束上文，謂其曲變微情，有一覽即知者，有精研乃得者。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李善曰：「王粲七釋曰：『邪睨鼓下，亢音赴節。』左氏傳曰：『投袂而起。』杜預曰：『投，振也。』」張銑曰：「文入妙理，譬如舞者趨節以袖，歌者順絃以聲，遺合其聲如一也。」是蓋輪扁所不得言，莊子天道篇：「輪扁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亦非華說之所能精。李善曰：「王充論衡曰：『雖能華說之，[illegible]。』」前既略論文術文病諸端，本節復申隨手之變，其難辭逮之旨，蓋示學者以不

可拘牽也。

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辭條卽文藻，謂爲文之法式也。六臣皆以音律說文律，非也。說文：「膺，胸也。」李善曰：「禮記曰：『子曰：回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失之矣。』」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李善曰：「鬻子董無心曰：『吾得事君子，不識世情。』尤，非也。楚辭曰：『謇吾法夫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淑，善也。」李周翰曰：「謂練時人之常過，乃識前賢之所美也。」按文心雕龍通變篇引桓譚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與此同意。雖濬發於巧心，或受歂於拙目。李善曰：「言文之難，不能無累，雖復巧心濬發，或於拙目受蚩。歂，笑也。歂與蚩同。」按傅均文選古字通疏證：「按阮嗣宗詠懷詩：『嗤嗤令自蚩。』說文云：『蚩，笑也。』嗤與蚩同。」蓋嗤從蚩字得聲，故通用也。說文無歂字，當是蚩之誤。說文蚩字下云：「蚩，戲笑也。」歂蚩皆從㞢得聲，故通。今歂字從山者，山字卽㞢字之譌。」此謂賞會之難，雖前修不免遭彈射也。彼瓊敷與玉藻，敷借爲蕚，與華同。華，古音敷也。詳許巽行文選筆記。李善曰：「瓊敷玉藻，以喻文也。」若中原之有菽，李善曰：「毛詩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毛萇曰：『菽，藿也。』」黃先生曰：「中原有菽，喻易采。」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李善曰：「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河上公曰：『橐籥中空虛，故能育聲氣也。』王弼曰：『橐，排橐；籥，樂器。』」按此謂前修所淑，隨手可采，終古無絕。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李善曰：「毛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毛萇曰：『綠，王芻。兩手曰掬。』」李周翰曰：「紛藹，謂繁多也。」黃先生曰：「以上六句，言世間自有佳文，而作者罕逮也。」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李善曰：「左氏傳曰：『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按杜注：『挈瓶，汲者，喻小智。』）論語曰：『回也屢空。』尚書：『帝曰：禹亦昌言。』王逸楚辭注曰：『屬，續也。』」黃先生曰：「挈瓶自喻，昌言謂古之佳文。」故踸踔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李善曰：「莊子曰：『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踸踔而行，予無如矣。』爾雅曰：『庸，常也。』」黃先生曰：「踸踔於短垣，言爲才分所限。」恆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李善曰：「缶，瓦器而不鳴，更蒙之以塵，故取笑乎鳴玉之聲也。文子曰：『[illegible]而欲無味，可得也。』李斯上書曰：『擊甕叩缶。』」按鳴玉，猶鳴球。尚書益稷篇：「戛擊鳴球。」鄭注：「球，玉磬也。」叩缶，秦人之俗樂，以自喻；鳴球，先王之雅樂，以喻前修。黃先生云：「以上八句，言古人之文既鮮佳者，己之文亦復然。卽此見士衡之謙虛。前云：『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非知之難，能之難。』此節與彼文相應。」本節論文事之匱乏。

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李善曰：「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禮記月令注：『紀，會也。』」來不可遏，去不可止。李善曰：「莊子曰：『其來不可卻，其去不可止。』」藏若景滅，景，影本字。行猶響起。論語述而篇：「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集解引孔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書大禹謨：「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僞孔傳：「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李善曰：「莊子（秋水）曰：『今予動吾天機。』司馬彪曰：『天機，自然也。』」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論衡超奇篇：「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即此意。紛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擬，李善曰：「葳蕤，盛貌。馺遝，多貌。毫，筆也。素，帛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呂向曰：「徽徽溢目，文章盛也。泠泠盈耳，音韻清也。」按此上所謂率意而寡尤。

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李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喜、怒、哀、樂、好、惡，謂之六情。』國語曰：『夫人氣縱則底，底則滯。』韋昭曰：『底，著也。滯，廢也。』」留亦有滯義，呂覽圜道篇「一不欲留」，注：「留，滯。」史記自序：「太史公留滯周南。」亦其證。兀若枯木，豁若涸流，呂延濟曰：「兀若枯木，思不動也。豁若涸流，思之竭也。情豁然空虛，涸而無水。」覽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李善曰：「楚辭曰：『營魂而升遐。』（按營亦魂也，見老子注。）周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李善曰：「方言曰：『翳，奄也。』乙，難出之貌。說文曰：『陰氣尚彊，其出乙乙然。』」胡紹煐曰：「史記律書：『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禮記月令注：『乙之言軋也。』」並讀乙閘軋，蓋古音轉借，或作札，古詩「札札弄機杼」是也。此作乙乙，猶存古音古義。」按此上所謂竭情而多悔。

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李善曰：「左氏傳，趙武曰：『范會言於晉國，竭情無私。』淮南子曰：『人經小害，迷於多悔。』論語，子曰：『言寡尤，行寡悔。』包曰：『尤，過也。』」二句總束上文。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李善曰：「言文之不來，非予力之所并。國語曰：『勠力一心。』賈逵曰：『勠，併力也。』」茲物謂文，文思開塞，時繫天機，故或非力之所能及。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集韻：「惋，驚歎也。」李善曰：「開謂天機駿利，塞謂六情底滯。」按文心雕龍神思篇云：「思理爲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亦極論開塞之理。劉更申言守靜致虛，節所以調節文心，已見前引，而養氣篇言之尤備，其略云：「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勌，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

刃發如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邁術，斯亦當寘之一方也。」是開塞之由，雖莫識於一時，而虛靜之境，當資之於平日，庶幾臨文致績，可以寡愆矣。本節論文思之通塞。

伊茲文之為用，固衆理之所因，文心雕龍體性篇：「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恢萬里而無閡，通億載而為津；**小爾雅廣詁：「閡，限也。」說文：「津，渡也。」黃先生曰：「恢萬里句，謂所傳者廣；通億載句，謂所行者久。」**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貽則來葉，謂垂範後世；觀象古人，謂取法前修。李善曰：「葉，世也。」幽通賦曰：「終保己而貽則。」尚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李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尚書畢命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毛詩曰：『靡闕不泯。』毛萇曰：『泯，滅也。』」**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不綸；**李善曰：「法言曰：『彌綸天地之事，記久明遠者，莫如書。』周易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王弼曰：『彌綸，纏裹也。』」**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李周翰曰：「文德可以養人，故配霑潤於雲雨；出幽入微，故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李善曰：「金，鐘鼎也；石，碑碣也。言文之善者可被之金石，施之樂章。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聲可託之於管絃。』毛詩序曰：『德廣所及也。』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也。』」文心雕龍原道篇：「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與此略同。本節總贊文用。

謹案：晉書陸機傳：「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為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太傅楊駿辟為祭酒。惠帝即位，遷太子洗馬、著作郎，歷吳王晏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尋為趙王倫相國參軍，封關中侯。進中書郎。倫誅，坐徙邊，遇赦。成都王穎表為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敗於河橋。孟玖譖於成都王穎，機及弟雲、耽並被誅，年四十三。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患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為人所推服如此。」

隋志有陸機集十四卷，今通行者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小萬卷樓叢書本、四部叢刊本。蕭選所錄機文，文賦亦在焉，今皆以李善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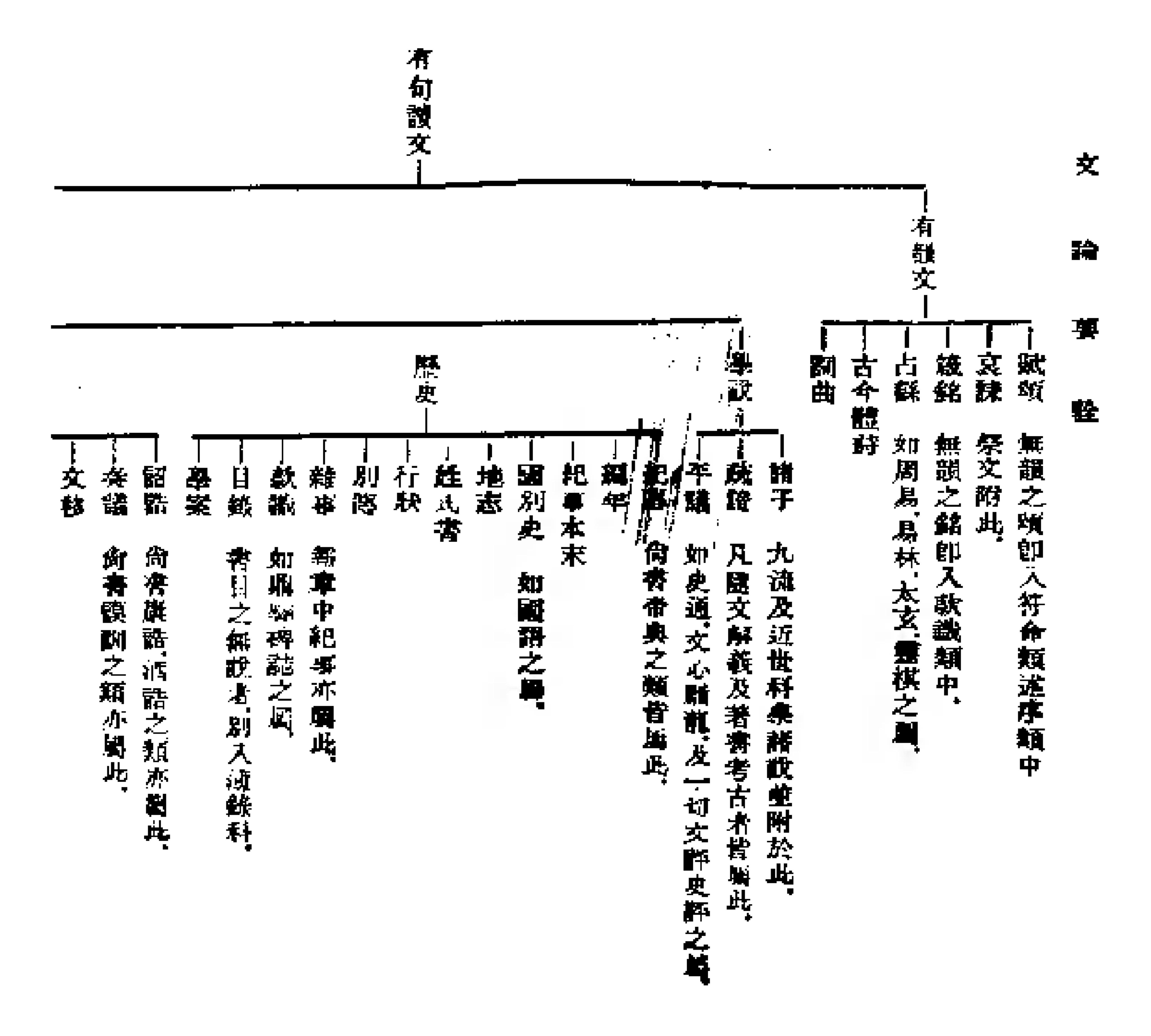
爲主，舉以相應及諸家之說。劉氏文心，與之塵聲同音，故錄其足資參證者九條云。

臧榮緒晉書曰：「機天才綺練，當時獨絕，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爲文賦。」蓋單篇持論，標榜文術，開劉勰之先，伊古以來，未有及此者也。觀其辭錄所及，凡命意遣辭，體式聲律，文術文病，所謂內術翔於作者之堂已。然細按隨文發義，略可瞭然，神而明之，是在學者。惟體式之異，今古攸殊，而學人必先定體，則爲不易之理。本卷既以製作標目，是宜加之闡發，庶進論文辭之道，更無惑焉。

考體式之辨，乃專文始甚。吳訥云：「文章以體製爲先，精工次之，失其體製，雖浮聲切響，抽黃對白，不可謂之文矣。」陳洪謨云：「文莫先於辨體，體正而以意爲精，以氣貫之，以辭飾之。體，文之幹也；意，文之帥也；氣，文之翼也；辭，文之華也。」皆重辨體之說，明賢此論，固不可易也。叙文之載籍，文體之論，莫先魏文典論，其論文篇云：「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事屬草創，辨析簡，及士衡此作，已較備。晉摯虞文章流別及梁任昉文章緣起出，始有專論文體之書，所摯書今殘，就佚文考見者，惟頌、詩、七、賦、箴、銘、誄、碑、哀辭、哀策、論議、設論諸體。任書今傳者，或謂唐張績所補，或疑明陳懋仁所僞，要非原文。八十五題之別，蓋未爲先梁之舊也。及劉舍人作文心雕龍，凡二十五篇自原道、徵聖而外，有宗經、正緯、辨騷、明詩、樂府、銓賦、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弔、雜文、諧讔、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啓、議對、書記諸目，考同文體。昭明文選，界義較嚴，凡經子史，悉不入錄，而分有賦、詩、騷、七、詔、册、令、教、策問、表、上書、啓、彈事、牋、奏記、書、移書、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文、碑文、墓誌、行狀、弔文、祭文，共三十八類，又詳於劉，其制名雖殊重疊，舛之[illegible]者，不乏其人。然以甄錄既佳，流布尤廣，故後來師賦成規者，亦代有之。若宋李昉文苑英華，姚鉉唐文粹，呂祖謙宋文鑑，元蘇天爵元文類，明程敏政明文衡，皆號爲善本者也。至明吳訥爲文章辨體，徐師曾爲文體明辨，則綱目苛細，尤勝齊梁，竟達百餘體，分析之繁，至是極矣。窮則變，變則通，而有清姚曾之法興焉。姚氏古文辭類纂，分類凡十有三，曰論辨，曰序跋，曰奏議，曰書說，曰贈序，曰詔令，曰傳狀，曰碑誌，曰雜記，曰箴銘，曰頌贊，曰辭賦，曰哀祭。曾氏經史百家雜鈔分門三，曰著述，曰告語，曰記載，門各有類。著述三類，則論著、辭賦、序跋是也。告語四類，則詔令、奏議、書牘、哀祭是也。記載四類，則傳誌、敘記、典志、雜記是也。近世討文者，輒以二家類例爲宗，亦以其執簡馭繁，較易考論耳。餘杭先生往爲文學論略篇，稍糾世討文學者，陳義過弇，乃本修辭立誠之訓，推廣封域，及於無句讀文，嘗列爲左表，以言包絡，既廣於文心，以言條貫，則勝於吳徐。今之衡文體者，設能析其異同，亦庶幾近之矣。

無句讀文
- 圖畫
- 表譜
- 簿錄
- 算草

簿錄與表譜殊者，以不皆旁行邪上故。


有句讀文
有韻文
賦頌　無韻之頌卽入符命類述序類中
哀誄　祭文附此。
箴銘　無韻之銘卽入款識類中。
占繇　如周易、易林、太玄、靈棋之屬。
古今體詩
詞曲
學說
諸子　九流及近世科集諸說並附於此。
疏證　凡說文解義及著書考古者皆屬此。
平議　如史通、文心雕龍、及一切文評史評之屬。
歷史
紀傳　尚書帝典之類皆屬此。
編年
紀事本末
國別史　如國語之屬。
地志
姓氏書
行狀
別傳
雜事　新書中紀事亦屬此。
款識　如鼎彝碑誌之屬。
目錄　書目之無說者，別入簿錄科。
學案
詔誥　尚書誓語、誥語之類亦屬此。
奏議　尚書臯謨之類亦屬此。
文移

- 無韻文
  - 公牘
    - 判批
    - 告示——一切教令皆屬此。
    - 訴狀
    - 錄供
    - 履歷
    - 契約——如條約、辨契、引帖之屬，其私立者即入書札類中。
  - 典章
    - 書志——如正史各志及通典、通考之屬。
    - 官禮——如周禮、六典、會典之屬。
    - 律例
    - 公法
    - 儀注——如儀禮、江都集禮、書儀之屬，其經學家專門說禮者，即入疏證類中。
  - 雜文
    - 符命——如封禪、晉天、劇秦、典引之屬，不皆有韻。
    - 論說——連珠之類亦屬此。
    - 對策
    - 雜記
    - 述序
    - 書札——私訂契約不關公牘者亦屬此。
  - 小說——文言俗語體均屬之。

原夫文體之辨析，蓋有三難。一者，體式之孳乳，與日俱新。如詞曲戲劇之屬，先進所無，則彼摯任劉蕭之分類，勢難歸納。二者，觀念之顯蔽，賢者不免。如小說寄詞之類，或近鄙俚，或近誕妄，前者編曾不取，後者擯棄不收。三者，體裁之混淆，自來即難。如西清詩話載介甫譏東坡醉白堂記爲韓白優劣論，東坡斥介甫虔州學記爲學校策，雖相謔詞，要亦實情。即此之故，不惟綜覽前文之不易，抑亦釐定已作而爲難。近人乃多有主從西人之法，以「用」代「體」爲標準，而區文爲說理、記事、抒情之三類者。此在吾國，宋眞德秀著文章正宗，分辭命、議論、記事、詩歌四類，宋祁筆記論漢代作家，謂「賈誼善言治，鼂錯善言兵，董仲舒善推天人，司馬遷敘事，相如揚雄文章，劉向父子博洽」，一揚

續丹鉛錄釋之云「遷者紀事之文，莊者說理之文，馬揚者游說諷諫之文。」錢大昕與友人書亦謂文有四用，曰明道，經世，闡幽，正俗，皆大略相近。此雖範圍周浹，無所不包，而其術則猶嫌闊疏，使人無從取法。昔張融有文無常體有體為常之說，引已見前，而金王若虛滹南遺老集亦云「或問，文章有體乎，曰，無，又問，無體乎，曰，有，然則果何如，曰，定體則無，大體須有。」二者之論，可謂通方之談，學者苟能多讀名篇，知文章雖無定體，而以有體為常，則製作之頃，雖神明變化，終合規矩準繩，斯爲善矣。

詩教下

章學誠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為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於詩乎？此承上篇所論，設為問答之辭，以更推闡之也。曰：豈特三代以後為然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篇：「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古無私門之著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說文：「衷，裏褻衣也。」段借為中。達衷，猶言達胸中之意。惟託於聲音，而不著於文字，文字以代聲氣，故於語言為後起。已詳文學總略篇。故秦人禁詩、書，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書闕有間，史記五帝本紀贊：「書缺有間矣。」正義：「言古文尚書缺失，其間多矣。」漢志六藝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迄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文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此書闕有間之大略也。而詩篇無有散失也。漢志六藝略：「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後世竹帛之功，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此阮元文言說所本。自

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也。按出於一者，謂其與政教文質並輕，皆如其分，非謂三代無等差也。蓋夏商周各有所尚，則禮記表記詳之矣。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禮記樂記：「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又「中正無邪，禮之質也。」此用其語。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爲官禮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孟子滕文公篇：「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故百家馳說，皆爲聲詩之變也。原注：「名法兵農陰陽之類，主實用者，謂之專門治術，其初各有職掌，故歸於官，而爲禮之變也。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類，主虛理者，謂之百家馳說，其言不過達其情志，故歸於詩，而爲樂之變也。」戰國之文章，先王禮樂之變也。原注：「六藝爲官禮之遺，其說亦詳外篇校讎略中著錄先明大道論。」按其說已略引於上篇注。然而獨謂詩教廣於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橫騰說之言多；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絕，原注：「爲體子書，不足言也。」江瑔讀子卮言論子部之沿革興廢曰：「古人著書，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然一家言，而後可以名曰子書。唐宋以後，諸子道衰，類書叢起，餖飣是務，勦襲相因，亦覥然列名於子部之中，子書之體不明，先民之精意湮，無惑乎諸子百家之學，寖微泯絕於後世，而講學汲古之士，所以伈然自憮也。古之學術，曰道，曰器，道者，形而上，器者，形而下，形而下者，有形，形而上者，無形，諸子百家之學，皆極於無朕，役志於無涯，窮之家國天下之大，歷之身心性命之微，皆純然爲無形之物，故其爲道，誠爲百學之冠，下視彼紛紛者，均亡足以攖其角。惟昔在古代，天地鴻濛，繪之未皆，至周秦之際，諸子乃遞興迭起，攀石影沙，扶輿旁礴，坌然興起，開古今未有之奇觀，然晉國學術之盛，莫過於周秦，而晉國學術之衰，亦自周秦始，蓋盛極難繼，理則然也。」而文集繁，雖有醇駁高下之不同，說文：「醇，不澆酒也。」玉篇：「駁，馬色不純也。」以喻純粹與否。其究不過自抒其情志。故曰：後世之文體皆備於戰國，而詩教於斯可謂極廣也。學者誠能博覽後世之文集，而想見先王禮樂之初焉，庶幾有立而能言，原注：「學問有主卽是立，不盡如朱子所謂肌膚筋骸之束而已。」按論語泰伯篇「立於禮」，朱注：「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章氏所指卽此。可以與聞學

詩學禮之訓矣。本節論詩教之廣，異世所同，而戰國尤盛之理。學者惟拘聲韻之爲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文學之事，因物騁志，隨類賦形，辭意參伍，變化至繁，若僅執一而論其流別，則不免拘虛之見。如詩者，其意主於抒情，其辭必須有韻，然亦有抒情而無韻者，有用韻而不抒情者，是當分別觀之，乃盡其道。自來論文，拘執外形者多，故章氏力矯其失，而昌言詩教之廣耳。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義之教也。六義之教，謂詩教也。詩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亦見周禮太師。其故亦備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別；七略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濬流；兩漢、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別；說文：「田五十畝曰畦。」又「塍，稻中畦也。」官曲術業，禮記儒行：「營道同術。」注：「術，猶業也。」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定矣。坐定，言其易也。晉書石季龍載記：「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本節總論論文不拘形貌，乃能明其統要。

演疇皇極，訓誥之韻者也，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僞孔傳：「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正義：「乃賜禹大法九類。」又「五曰建用皇極。」僞孔傳：「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正義：「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無得過與不及，常用大中之道也。」演疇者，正義云：「此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是箕子自爲之也。」訓誥者，書體之名，若伊訓大誥之類。洪範是箕子舉天錫大法告之武王，亦其比也。吾國經籍韻語之研討，自明陳第發其端，厥後顧炎武、毛奇齡、段玉裁諸君著書，皆有增益修飾。及江有誥氏著詩經韻讀、羣經韻讀、楚辭韻讀、先秦韻讀四書，然後四部古書，悉了然矣。今就章氏舉列，於江書中各錄一例，其詳具在原書。洪範：「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爲皇之極。」色、德、福、極，同在之部。所以便諷誦，

志不忘也。六象贊言，爻繫之韻者也，六象，謂卦之六爻。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蓋八卦始作，每卦三爻，雖有萬物之象，其變通之理，猶自未備，故因此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爲六十四，於是發揮旁通，無微不綸矣。象彖繫辭之屬，則以演贊卦義，明其吉凶者也。屯卦：「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邅、班同在元部。其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生、貞、盈、寧同在耕部。其象有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剛、常同在陽部。繫辭：「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處、語同在魚部。所以通卜筮，闡幽元也。禮記曲禮：「龜爲卜，筴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易說卦：「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此所謂闡幽玄也。六藝非可皆通於詩也，而韻言不廢，則諧音協律，不得專爲詩教也。傳記如左、國，左傳用韻者，如隱十一年：「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度、擇同在魚部。國語用韻者，如越語：「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睦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時、滋、志同在之部。著說如老、莊，老子用韻者，如二章：「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生、成、形、傾同在耕部。莊子用韻者，如人間世：「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成、生、刑同在耕部。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遽協，史通雜說篇：「愈好奇而韻煩，文逐韻而便作。」此仿其語。豈必合詩教之比興哉？焦貢之易林，隋志：「易林十六卷，焦贛撰。」貢、贛古通。郡齋讀書志：「其書每卦變六十四，總四千九十六首，皆爲韻語，與左氏傳載『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漢書所載『大橫庚庚，予爲天王』之語絕相類，蓋古之卜者各有此等書邪。」史游之急就，漢志：「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郡齋讀書志：「凡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直齋書錄解題：「其文多古語古字古韻，有足觀者。」按今書皆韻語。經部韻言之不涉於詩也。易林，諸書目或入經部易類，或入子部五行術數類。急就則均入經部小學類。黃庭經之七言，參同契之斷字，隋書經籍志道家類：「老子黃庭經一卷。」五行類：「周易參同契二卷，魏伯陽撰。」二書傳世者異本頗多，而皆用韻。子術韻言之不涉於詩也。王世貞藝苑卮言：「延壽（案係貢字）易林，伯陽參同，雖以數術爲書，要之皆四言之懿，三百遺法耳。」按此特就體製言，故所論不及韋氏之精到。後世雜藝百家，誦拾名數，顏師古匡謬正俗：「拾者，猶言一一拾取。」率用五言七字，演爲歌訣，咸以取便記誦，皆無當於詩人之義也。此論韻文有不出詩教者。而文指存乎詠歎，

取義近於比興；多或滔滔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諧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爲風、騷遺範也。（此論無韻之文有關詩敎者。）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本節承上詳論聲韻之文，古不盡通於詩。）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漢志詩賦略：「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按毛詩鄘風定之方中傳云：「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不歌而誦謂之賦」一句，疑漢志「傳曰」字，當在此句之下。志皆此語，遂乃引毛傳以明之耳。文心雕龍詮賦篇：「劉向明不歌而頌。」（明上原有云字，今衍，從黃本刪。）則志文恐是七略劉向說也。）班氏固曰：「賦者，古詩之流。」（班固兩都賦序：「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劉氏勰曰：「六藝附庸，蔚爲大國。」（文心雕龍詮賦篇：「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六義，章氏引作六藝，涉誤之誤也。）蓋長言詠歎之一變，（樂記：「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無韻之文可通於詩者，亦於是而益廣也。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爲屈原賦也。（漢志詩賦略：「屈原賦二十五篇。」云劉班者，班固漢志本於劉歆七略也。）漁父之辭，未嘗諧韻，而入於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其漸也。（漁父之辭，非無韻者，特不通篇皆然耳。如「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清、醒同耕部；「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移、波、釃、爲同在歌部，是其例也。章氏此說，其意甚是，惟舉證則非，蓋疏於小學耳。）文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爲大國，抑亦陳完之後，離去宛邱故都，而大啓疆宇於東海之濱也。（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己，完故奔齊。齊桓公使爲工正。完卒，謚爲敬仲。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其後）行陰德於民，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及田）太公乃遷（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

奉其先祀。與魏文侯會於濁澤，求爲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爲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於周室。」後世百家雜藝，亦用賦體爲拾誦，原注「竇氏述書賦，吳氏事類賦，醫家藥性賦，星卜命相術業賦之類。」四庫提要子部藝術類「述書賦二卷，唐竇臮撰，竇蒙注。法書要錄作「竇臮作述書賦，精窮旨要，詳辨秘義。」今觀其賦，品題敍述，皆極精核。」又類書類「事類賦三十卷，宋吳淑撰併自注。類書始於皇覽，其對而爲賦者，則自淑始。淑本徐鉉之壻，學有淵源，又預修平御覽、文苑英華兩大書，見聞尤博，故賦既工雅，又注與賦出自一手，事無舛誤，故傳誦至今。」蓋與歌訣同出六藝之外矣。然而賦家者流，猶有諸子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後世詩賦之流，拘於文而無其質，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略，區分爲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爲三家之學也。原注「說詳外篇校讎略中漢志詩賦論。」按卽今校讎通義漢志詩賦篇。漢志詩賦分屈賦，陸賦，荀賦，雜賦，歌詩五種。校讎通義嘗論當日必有其區別，已引於南北文學不同論注。漢志詩賦篇又曰「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徵材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雖其文逐聲韻，旨存比興，而深探本原，實能自成一子之學，與夫專門之書，初無差別。故其敍列諸家之所撰述，多或數十，少僅一篇，列於文林，義不多讓，爲此志也。然則三種之賦，亦如諸子之各別爲家，而當時不能盡歸一例者耳。豈若後世詩賦之家，裒然成集，使人無從辨別者哉。」又遺書立言有本篇亦曰「史學本於春秋，專家著述，本於官禮，辭章泛應，本於風詩。天下之文，盡於是矣。子有雜家，雜於衆，不雜於己，雜而猶成其家者也。文有別集，集亦雜也，雜於體，不雜於指，集亦不異於諸子也。故諸子雜家，與文集中之具本旨者，皆著述之事，立言之選也。」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載於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韓愈進學解「觝排異端」，又答李翊書「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蓋不勝其紛紛矣。史通載文篇「夫觀夫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奬，有長姦詐，而前後史氏，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要皆不爲知言也。蓋爲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

實蹟。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敘文人行略者，爲遠勝也。據今存史籍言之，范曄後漢書始著文苑列傳之目，入傳者，間載其文辭；繼後諸史，則不載文者多，亦以多不勝載耳。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爲用不同，而同主以文傳人也。漢書賈誼傳載陳政事疏、請封建子弟疏、諫封淮南四子疏；董仲舒傳載舉賢良策三首。是則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餘風，此其所以異於後世辭章之士也。劉熙載藝概曰：「古人一生之志，往往於賦寓之。史記漢書之例，賦可載入列傳，所以使讀其賦者，即知其人也。」又曰：「鵩賦爲賦之變體。（按鵩賦賈誼作，載史漢本傳。）即其體而通之，凡能爲子書者，於賦皆足自成一家。」此貴成章說者。故論文於戰國而下，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本節舉賦爲例，明其演變之繁，以申論文自戰國而下，尤貴求作者意指之理。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論文也。後世文集，悉用體分，故云然也。集文雖始於建安，原注：「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爲一集，此文集之始，摯虞撰別，猶其後也。」魏文帝與吳質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而實盛於齊、梁之際。古學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原注：「摯虞創別集，乃是後人集前人。人自爲集，自齊之王文憲集始，而昭明文選，又爲總集之盛矣。」按三國志諸葛亮傳載陳壽所定諸葛氏集目錄，其名雖集，而實甚子書。藝文類聚載曹植文章序云：「余少而好賦，所著繁多，刪定別撰爲前錄七十八篇。」自定其文，又不以集名，蓋體式初異，猶無定稱耳。任昉撰王文憲（儉）集序云：「昔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言，不列於集。」南史張融傳云：「融文集數十卷，行於世，自名其集爲玉海。」王張同時，蓋其時集部乃大著耳。若夫魏文所撰，初不以名其書，而隋志所載漢集，又皆後人編次，則其事亦顯於魏晉以來。隋志稱「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也」，此在當日或有所據，今苦不能詳矣。范、陳、晉、宋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其撰著，必云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

而未嘗云文集若干卷。如後漢書張衡傳云「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閒、七辯、巡誥、懸圖，凡三十二篇」。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強以類分，可知也。孫武之書，蓋有八十二篇矣，原注「說詳外篇校讎略中漢志兵書論」。今本校讎通義漢志兵書篇曰「孫武兵法八十二篇」注「圖九卷」。此兵書權謀之首條也。按史記孫武列傳「闔閭謂孫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阮孝緒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然則杜牧謂魏武削其數十萬言爲十三篇者，非也。蓋十三篇爲經語，故進之於闔閭，其餘當是法度名數，有如形勢、陰陽、技巧之類，不盡通於議論文詞，十三篇之自爲一書，在闔閭時已然，而漢志僅記八十二篇之總數，此亦所以啟後人之惑矣。」按章氏此說，與本困學紀聞其語略同，不更錄。阮孝緒語，史記孫武傳正義引。杜牧語見所撰孫子序。而闔閭以謂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見，是始計以下十三篇，始計，今十三篇之首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同時，史記韓非列傳「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是五蠹、孤憤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呂氏春秋自序，以爲良人問十二紀，呂氏春秋序意「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問十二紀」。十二紀者，孟春紀、仲春紀、季春紀、孟夏紀、仲夏紀、季夏紀、孟秋紀、仲秋紀、季秋紀、孟冬紀、仲冬紀、季冬紀。是八覽、六論未嘗入序次也。八覽者，有始覽、孝行覽、慎大覽、先識覽、審分覽、審應覽、離俗覽、恃君覽。六論者，開春論、慎行論、貴直論、不苟論、似順論、士容論。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繁露並紀其篇名，漢書董仲舒傳「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是當日諸篇未入繁露之書也。玉海引中興館閣書目，「今繁露中有玉杯、竹林二篇」，又云「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案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絻（原作絕，據本書校改）無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夫諸子專家之書，指無旁及，而篇次猶不可強繩以類例，況文集所裒體製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

強以篇題形貌相拘哉？古人著書，始以竹木，繼用縑帛，物既貴重，故皆可單篇別行。觀漢隋兩志之所著錄，略可知矣。後世楮墨之便，遠邁前古，非合多篇爲一書，廣不能傳久行遠。文集繼盛，此亦一因矣。本節論論文拘貌之弊，乃後世文集而極。

賦先於詩，章氏永清縣志文徵序例曰：「賦乃六義之一，其體誦而不歌，而劉略所收，篇第倍蓰於詩，於是賦冠前，詩歌雜體反附於後，以致蕭選以下，率爲一定章程，可謂失所輕重矣。」騷別於賦，吳子良林下偶談曰：「太史公曰：『離騷者，遭憂也。』離訓遭，騷訓憂。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固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選，不併歸賦門，而別名之曰騷，後人沿襲，皆以騷稱，可謂無義。」按屈宋諸作，初無總稱，九歌九辯九章之歌辯章諸字，說者以爲樂章之名，是矣。而宋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則皆曰賦。又文中自名其作者，九辯曰：「自壓按而學誦。」九章悲回風曰：「竊賦詩之所明。」曰誦（頌）曰詩，則與三百篇同名矣。若楚辭之稱，則始見史記酷吏傳，非先秦固有。故漢志直以爲賦。要之，析言則楚辭與賦有別，通言則賦亦可賅楚辭。而騷非文體之名，則無可疑者耳。賦有問答發端，誤爲賦序，蘇軾志林：「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賦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邪。」又答劉沔書辭意略同。王觀國學林：「傅武仲舞賦、宋玉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本皆無序，昭明纂文選，各析其賦首一段爲序。此四賦皆託楚襄王答問之詞，蓋借設也。故皆有唯唯之文，昭明誤認唯唯之文爲賦序，遂析其詞。觀國按司馬長卿子虛賦，託爲有先生亡是公爲言，揚子雲長楊賦，託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爲言，二賦皆有唯唯之文，是以知之。傅武仲宋玉四賦，本皆無序，昭明因其賦皆有唯唯之文，遂誤析爲序也。」前人議之文選，猶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爲符命，文選符命類載司馬相如封禪文、揚雄劇秦美新、班固典引三篇。于光華評注引黃眞云：「帝王之興，必有符命，蓋以祥瑞之徵，符于天命也。」三篇之文，文心雕龍歸之封禪一類，故其封禪篇云：「相如封禪，蔚爲唱首，及揚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鐫石，而體因紀禪。」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爲主臣矣。文選頌類有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易乾文言：「亨者，嘉之會。」又曰：「嘉會足以合禮。」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史記自序及漢書敍傳中，皆以數語述其每篇作意，及先後次序。文選載漢書述高紀、成紀、韓彭英盧吳傳者三篇，而標目作史述贊。次韻者，謂史記自序亦間用韻，後以文前也。梁書周興嗣傳「次韻王羲之千字」，次韻二字出此。其云「述高祖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

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已退居於述爾。（論語「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邢疏「此記仲尼著述之謙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今於史論之外，（文選有史論類。）別出一體爲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別出一體爲史作贊矣。（漢書敍傳師古注曰：「自『皇矣漢祖』以下諸敍，皆班固自論撰漢書意，此亦依放史記之敍目耳。史遷則云：爲某事作某本紀、某列傳；班固謙不言作，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爲漢書敍目，見有述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爲漢書述，失之遠矣。摯虞尚有此惑，其餘曷足怪乎。」）漢武詔策賢良，卽策問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文選有詔類及策問類，賢良詔入詔類。）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爲表矣。（蔡邕獨斷：「漢天子正號曰皇帝，其言曰制詔，其命令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又云：「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此漢時公文書制之大略。文心雕龍議對篇云：「對策者，應詔而陳政，卽議之別體也。」以此推之，則策問者，或策之別體，蓋策問之與對策，其皆非歲以爲常，故不列於公文之中，而蕭選歸類，遂亦不能得當也。）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原注：「今傳賈氏新書，首列過秦上下二篇，此爲後人輯定，不足爲據。漢志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此外別無論著，則過秦乃賈子篇目明矣。」按今本新書是後人雜析史漢賈傳爲之，不全眞，亦不全僞。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陸論亦載文選。）遂援左思「著論準過秦」之說，而標爲論體矣。（原注：「左思著論之說，須活看，不可泥。」按左思語見所撰詠史詩。吳志闞澤傳云：「孫權問書傳篇賦何者爲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是以論名過秦，不始晉人。或者此篇初亦書別出獨行，人輒爲加題論字，以便稱說耳。）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其例不收諸子者，豈以有取斯文，卽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爲集乎。（四部之書，經與史爲近，子與集

爲近，蓋公私之分耳，說詳拙著言公通義。章氏雜說篇曰：「諸子僅工文辭，即後世文集之濫觴。」通羣典論之入文選，此或亦消息之一端也。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遂標爲「七」，注見上篇。則九歌、九章、九辯，亦可標爲「九」乎。文選此三篇入騷類。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爲難，而別爲「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而解嘲當別爲「嘲」體，賓戲當別爲「戲」體矣。設問，當作設論。文選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班固答賓戲，皆入設論類，司馬相如難蜀父老舊本在檄類，流俗本有析出此篇，別爲難類者，非昭明之舊，章氏誤據俗本爲說，斯其疏也。文選者，辭章之圭臬，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注：「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疏：「案玉人職云：『土圭尺有五寸。』」又考工記匠人：「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注：「槷，古文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爾雅曰：「在牆謂之杙，在地謂之臬。」集部之準繩，漢書律歷志：「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以規圜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圜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而淆亂蕪穢，離騷：「寃衆芳之蕪穢。」洪興祖補注曰：「蕪，荒也。穢，惡也。」不可殫詁，廣雅釋詁：「殫，盡也。」則古人流別，作者意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得者乎？以上當與文學總略篇論文選者參看。集人之文，尚未得其意指，而自冥所著爲文集者，何紛紛邪？若夫總集別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略之攸宜，爾雅釋言：「攸，所也。」錄選評鈔之當否，別有專篇討論，不盡述也。本節論文選義例之失，兼致慨後世文集之多。

謹案：文學之事，作者撰之，讀者受之，而所資以授受者，則作品也。析論作品，則外形內容兩端可以括之。散文，駢文，韻文，文學之外形也。抒情，敘事，理，文學之內容也。取最適合之內容，表之以最恰當之外形，使作者讀者之授受皆無遺憾，斯盡文學之能事。然其間有未易言者，一則作者之才性，時有偏長，一則意辭之繁變，難拘成格。如王粲徐幹長於辭賦，陳琳阮瑀長於書疏，此體式之偏長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此風格之偏長也。凡此利弊，初雖自知，援翰之時，何能盡舍，則其未易言明矣。又如史以敘事，而馬遷以抒悲憤之情，

辭以抒情，而案贊每多議論之作，則典論文賦誠別雕龍以次，相沿以定體者，固不足以盡之。墨守成規，徒形扞格，其未易言益明矣。

夫才性之異同，情辭之變化，既如此其不居，故作者讀者之授受，亦非一往無礙，而文意漸定向，文體有定形，論文之家，遂不得不執簡馭繁，以形貌爲準，末流之弊，極於不顧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旨，而立言之道，亦因以不顯，此所以來章氏之譏也。若餘杭先生答人書云：「來書疑僕所論，祇問形式，不論精神。夫文辭之體甚多，而形式各異，非求之形式，則彼此無以爲辨，形式已定，乃問其精神耳，非能脫離於形式也。」則又以近世論家，偏主精神，遂駁形式，馴至文章流別，無可遵循，徒使以思，因有茲說。二章之言，相反相成，學者所尤當致意。蓋文章之用，因內符外，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故必緣情樹體，即體成用，以形貌論文，雖不可廢，而亦當兼稽作者意旨，深窺古人流別，以求折中，庶得其誠，非謂形貌可弗論也。論人之文，且當如此，則自作可知。學者誠知此理，則騈驪[illegible]之作，決科俳偶之文，故飾情貌，徒爲雕飾者，可以辨而不爲，亦庶幾章氏所謂有立而能言耳。

模擬　劉知幾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劉向別錄：「列子者，鄭人，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史記老子傳：「老子姓李名耳，蓋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孟子趙岐注：「叟，長老之稱。」文選趙至與嵇茂齊書：「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漢書揚雄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太玄擬孔子之贊易，見文學總略篇注。符朗則比跡於莊周，晉書苻堅載記：「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隋志：「苻子二十卷。」浦起龍史通通釋：古今正史篇附記：「十六國之姓，晉書載記曰：『蒲洪以其孫堅背有草付臣又土之文，改姓苻。』而世說識鑒篇注引車頻秦書曰：『蒲洪詐稱讖文，改姓苻，言已當王，應符命也。』堅生，背有赤色隱起若篆文。』其說與晉書異。愚案：車頻言讖符命背篆，不言何文，而頻即苻秦時人，則姓當爲苻，宜可信。晉書後出，草付五字，自別有本，亦安知非苻付之謂耶？抑徒以國史爲正，然頻書幸留片羽，孝標亦在唐前，詎不足當互證之資耶？附記之，亦足廣異家也。」范曄則參蹤於賈誼。范曄獄中與諸甥姪書：「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辯；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況史臣注記，廣雅釋詁：「注，識也。」字一作註。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記物曰註。」杜預春秋序：「諸所記注，多違舊章。」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詩大雅文王有聲：「詒厥孫謀。」傳：「詒猶傳也。」今通作貽。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通釋：「貌猶文也，心猶實也。」本篇論爲文不廢模擬之理，及其二途。

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杜預春秋序：「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則卿亦呼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春秋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杜注：「虞稱師，晉卿。」孔疏：「春秋之例，卿乃見經，今名書於經，傳稱司空，故知

無駭是魯卿，諸名書於經，皆是卿也。故於此一注，以下不復書之。文王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注多以大夫言卿。下注云：『劉濡，紀大夫』，如此之類，皆是卿也。其名見於傳，而注云大夫者，則其爵真大夫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目猶稱也。春秋隱元年穀梁傳：「以其目君」，范注：「目君，謂稱鄭伯。」漢書百官公卿表：「丞相，秦官，金印紫綬，掌承天下，助理萬機。」而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隋志：「古史考二十五卷，晉義陽亭侯譙周撰。」今佚。有章宗源輯本。蜀志本傳：「周字允南，耽古篤學，誦讀典籍，精研六經。凡所著述撰定，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晉書司馬彪傳：「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放，今通作仿。其書李斯之棄市也，釋名釋喪制：「市死曰棄市。市，衆所聚，與衆人共棄之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史記秦本紀：「二世皇帝三年冬，趙高爲丞相，竟按李斯殺之。」其詳在李斯列傳。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以上貌同心異之例一。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春秋隱八年：「我入邴」，桓十八年：「葬我君桓公」，莊九年：「我師敗績」，皆其例也。如金行握紀，金行指晉，晉五行之德，始終相次之說也。晉書五行志：「自者金行。」文選陸機宣猷堂詩：「泰靈承祜。」李善注：「晉金行曰泰。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七略云：「鄒子有五德終始，言土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以此推之，漢當爲土德，魏當爲木德，晉當爲金德。然史家所紀，則漢火德，魏土德，初不盡據五行之次，蓋亦適宜依託，以示天命攸歸耳。握紀，謂爲帝也。隋志序曰：「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以君天下。」李百藥封建論曰：「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爾雅釋言：「靡，無也。」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隋志：「晉紀二十三卷，干寶撰。」今佚。晉書本傳：「寶字令升。中興草創，未置史官，王導上疏，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元帝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著晉紀，自宣帝訖於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而能婉，咸稱良史。」史通載言篇：「昔干寶議撰晉史，以爲宜準丘明。」又二體篇：「干寶著書，盛譽丘明。」又序例篇：「令升先覺，遠述邱明。」其書實效法春秋左傳而失之拘者也。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按文選晉紀總論注引晉紀云：「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於我。」此亦干氏仿春秋稱我之證。且無「二君」；且，一作但。通釋云：「疑當作皆。」何我之有？以此而

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以上例二。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論語堯曰篇：「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尚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春秋閔元年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又二年傳：「狄人伐衛，衛懿公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史記田單傳：「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說文：「堵，垣也。」不失舊物也。春秋哀元年左傳：「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注：「物，事也。」如孫晧暴虐，吳志孫晧傳：「晧字元宗，權孫，和子也。孫休薨，遂迎立晧。晧既得志，粗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人不聊生，國語楚語：「百姓不聊生。」注：「聊，賴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尚書仲虺之誥：「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江外，猶晉言江表。豈江外安典午之善政，蜀志譙周傳：「周書板示（文）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同歸命之未滅乎？吳志孫晧傳：「太康元年詔曰：『孫晧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晧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歸命侯。』」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以上例三。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尚書大傳：「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史記曆書：「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尚書甘誓：「怠棄三正。」釋文引馬融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日知錄云：「三正之名，見於甘誓，其來尚矣。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則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覲會同，則用周之正朔；其於本國，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要春秋諸國，其用三正，參差不一。先儒多有考訂。然古之王者，易姓受命，則必改正朔，以示維新。故三王不相襲耳。禮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原注：「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妄為解釋也。」按竹書紀年今本經後人竄亂，不足據信。朱右曾、王國維所輯古本，亦叢碎之餘。惟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後序云：「紀年篇起自夏至於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

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隋志古史類序略）同」今本不稱「元年春正月」，書無王字，蓋以非用周正，則王字無所附麗，或者玄凡本亦是如此。其說蓋以明周時諸國所奉正朔不一，其制若魯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若晉者，年則晉君之年，月則夏王之月。時在周世，則魯可稱王正月，晉不得稱王正月，以此相證成其云自古說春秋皆妄釋者。春秋隱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左傳「元年春王周正月」，杜注「言周以別夏殷」，通釋云「誤解始此，應舊詢之，春秋繫正於王者，別魯於天下，非別周於夏令也，是侯國之史法也。」

如曹馬受命，魏，曹氏；晉，司馬氏。書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躬為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周書職方「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方五百里為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藩服。」注「藩服，屏四境也。」周官職方氏同。行天子班曆。春秋襄二十六年左傳「班荊相與食。」注「班，布也。」今通作頒。而係於魏晉二陽秋，隋志「魏氏春秋二十卷，孫盛撰」，又「晉陽秋三十二卷，訖哀帝，孫盛撰。」今佚。晉書本傳「盛字安國，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以上例四

五始所作，是曰春秋；春秋隱元年公羊傳「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穀梁隱元年號」何休注公羊，取春秋緣黃帝受謝，五始，以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五者同日並見，相須而成。」三傳並興，各釋經義，漢書春秋家序「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范寧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事也。」如隱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何以書？記異也。」又六年「秋七月」，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案本作文，從何義門浦氏通釋改。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之

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隋志「齊春秋三十卷，梁奉朝請吳均撰。」今佚。南史文學傳「吳均字叔庠，好學有俊才。梁武帝召爲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敍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以上例五。通釋「一作議論之文可一用之，史法則非體。」）

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不詳。（不，本作已，據浦校改。）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至匈奴招陵，（以上五字，浦據漢書補。）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漢書李廣傳附陵傳「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隋經籍志「後周書五十卷，令狐德棻撰。」今存。）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周書伊婁穆傳「伊婁穆字奴干，弱冠爲太祖內親信，以儀貌見知，授奉朝請，常侍左右。邙山之役，力戰有功，拜子都督、丞相府參軍事，轉外兵參軍，累遷帥都督、平東將軍、中散大夫，歷中書舍人、尚書駕部郎中、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嘗入白事，太祖望見，悅之，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於是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漢書鄧隲傳「延平元年，拜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始自隲也。」案三司者，謂太尉、司徒、司空。太尉，古之司馬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以上例六。通釋云「此曰字之，卽史家所稱不名之義也，不得云複。」）

昔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爲讓，非讓道也。」（孔子家語六本篇「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矣。」）又揚子法言曰：

「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法言吾子篇：「或曰：『有人焉，曰（曰字疑涉上而衍）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二語見韓非子五蠹篇。「備異」原文作「備變」。）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五蠹篇又云：「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漢書禮樂志：「銳志武功。」師古曰：「銳，利也，言一意進求，若兵刃之銳利。」）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廣韻：「巍，高大貌。」十駕齋養新錄：「續漢書郡國志：『今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三史，謂史記漢書東觀記也。吳志呂蒙傳注引江表傳：『權謂蒙曰：孤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法，大有益。』又孫峻傳注引吳書：『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晉書儒休傳：『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隋書經籍志有『三史略二十九卷，吳太子太傅張溫撰』，皆指此。自唐以來，東觀記失傳，乃以范蔚宗書當三史之一。」）多見其無識者矣。（本節論說同心異之模擬。）

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眞，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爲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同，（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左思魏都賦：「偕篤玄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呂延濟注：「玄同，猶大同也。」）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爲匹夫，（春秋桓十年左傳：「匹夫無罪。」注：「庶人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匹，故通謂匹夫匹婦。」）栖皇放逐，（漢書敍傳：「是以聖哲之治，棲棲皇皇。」師古曰：「不安之意也。」「栖」，棲同，敍文：「放，逐也。」）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記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王注：「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也。夫位以德興，德以位敍，以至德而處盛位，萬物之覩，不亦宜乎。」孔疏：「夫位以德興者，位謂王位，以聖德之人能興王位也；德以位敍者，謂有聖德之人得居王位，乃能敍其聖德。若孔子雖有聖德，而无其位，是德不能以位敍也。」）處南面

之倫，（論語雍也篇「雍也可使南面」何晏集解引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據皇本））然後謂之連類者哉？蓋左氏爲書，敘事之最。自晉以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莊子天運篇「西施病心而矉，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矉美，而不知矉之所以美。」矉，顰之古字。）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以下說貌異心同之例凡七，皆敘法左傳者也。）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漢書蘇武傳「臣事君，猶子事父也。」故古者皆以君父臣子連言。）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春秋僖五年穀梁傳「目晉侯斥殺」，注「斥，指斥也。」）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於車。」（原脫一「公」字，今據傳文增。春秋桓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杜注「不書殺，諱之也。」傳「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杜注「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於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晉書愍帝紀「四年八月，劉曜逼京師，內外斷絕。十一月，帝出降。五年冬十月，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前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欷流涕，聰聞而惡之。聰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爲聰所害。十二月戊戌，帝遇弒，崩于平陽。」按史通引書有已佚者，則取今存諸籍比觀之，其或今之所無，則闕焉，下放此。）以此而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以上一例）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按一事或分在數年，或互見數傳，此編年紀傳二體之短，後來之紀事本末體，即所以濟其窮也。）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左傳成七年「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注「爲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又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范文子曰『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注「爲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至裴子野宋略，（隋志「宋略二十卷，梁通直郎裴子野撰。」今佚。梁書本傳「子野，字幾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爲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約見而歎曰『吾弗逮也。』」）敘索虜臨江，（北史敘傳「南北分隔，南書

謂北爲索虜，北齊相傳爲島夷。」按今宋書有索虜傳，魏書有島夷傳。太子劭使力士排江湛，萬曆本及浦本江原作徐，從何校改。江湛

後三年，有江湛江湛，萬曆本作徐湛，浦本作徐江，從何浦二氏校改。爲元凶所殺事。宋書江湛傳：「江湛……伐，舉朝爲不可，唯湛表贊，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索虜請宣許，湛曰：「戎狄無信，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劉及左右推之，殆將側倒。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弒也，湛直上省，聞叫噪之聲，乃匿傍小屋舍中，乃得湛之，湛之（上兩「之」字，並當據南史刪。）據窗受害，意色不撓。」通釋：「本傳及徐湛之傳時事，知是史通衍文也。」按宋書元凶劭傳載劭語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又載劭弒文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語，至旦，燭猶未滅，超之手行弒逆，並殺湛之。劭進至合殿，太祖已殂，劭所惡，又同時見害，其名復同一字，頗易混淆（上引湛傳兩「湛之」字可證）故後人輒據史迹爲之人事既相類，時亦相同，說殊未得其實也。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以上例二凡……

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牂；原作子臧，何浦二氏……於楚，伐宋，宋華元御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宋華元逃歸，見叔牂（注：「叔牂，羊斟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前稱子產，則次……子產不順。」此子產見傳之始。又二十二年：「晉人徵朝于鄭，鄭使少正公孫僑對。」（注：「公孫僑，子產者，如昭六年：「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見子產如上稱，以爲傳文中類此者尚多，惟但稱「公孫僑」，或自名曰「僑」，無稱「國僑」者。困學紀聞云：「古者孫以王父字（襄八年及十年左傳注）國語謂公孫成子，左傳謂公孫僑。（原注：「子產之子始爲國氏。」）按名此：「疑國字當作同字，以與「下曰叔牂」之句，」案左氏昭四年，「子產作丘賦，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之標。」文心雕龍才略篇：「國僑以修辭捍鄭」，皆以子產爲國氏，此蓋傳家追書，後人沿用，子玄亦

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桓玄書有……

先書景仁。宋書劉湛傳：「湛與殷景仁素款，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湛纔剗故文父成未悟其機，謂景仁求郎，敢文達往謝湛曰：『若父悖書，遂就殷鐵乎殺。』」南史范泰傳：「泰卒，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不重，不可。』王弘撫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爲報。』」按殷景仁宋書南史並有傳，皆無殷鐵之名。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以上例云。通釋云：「左氏敘一人，名封字諡，傳中錯出，讀者苦之，必斟酌庶儒之務擬，竊謂非是。」文史通義繁稱篇亦云：「昔讀左氏春秋，而苦其書人名字不爲成法也。夫初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按此見禮記檀弓。）此則稱於禮文之著，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氏則隨意雜舉而無義例，且名字諡行以外，更及官爵封邑，一篇之中，錯出互見，苟非注釋相傳有授，至今不識爲何如人也。是以後世史文，莫不緝仰左氏，而獨於此不復相師也。」

左氏與論語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詞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illegible]慣唯諾」，釋文：「應辭也。」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兩人之辭而省曰字例：「一人之辭自爲問答，則用曰字，乃有兩人問答，因語氣相承，謂之易曉，而曰字從省者，如論語陽貨篇：『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居吾語女，乃夫子之言，而即承對曰未也之下，無子曰字。『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女安則爲之，乃夫子之言，而即承曰安之下，無子曰字。」按此例古書僅有，俞書所舉，尚有孟子、檀弓，而不及左傳，今補一事如次：宣十二年：「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曰：曰字據何義門校補。『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南史張邵傳附暢傳：「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云：『姓張。』孝伯曰：『張長史。』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回書說久之。宋書暢傳則無問姓之辭，均與裴略小異。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以上例傳。

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隨舊作隋，浦據傳校改。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左傳桓六年：「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至蕭方等三十國春秋，隋志：「三十國春秋三十一卷，梁湘東世子蕭萬等撰。」姚振宗考證云：「萬當爲方，因俗書萬爲万而誤。」今按，梁書本傳：「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少聰敏，有俊才。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子行於世。」方等，隋志或無等字，誤。說朝廷聞慕

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晉書慕容暐載記「慕容恪，字玄恭，幼而寬厚，深沈有大度。初，建鄴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為大耳』。」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以上例五。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春秋傳二十六年左傳「彌縫其闕」。老子「故混而為一」，注「混，合也」。無取睠言。詩大東「睠言顧之」，傳「睠，反顧也」。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左傳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至王劭齊志，隋志「齊志十卷，王劭撰」。隋書本傳「劭，字君懋，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拜著作郎。初，撰齊志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為有識所嗤鄙。」案君懋之書，見譏時流，子玄大為不平，略見後敘事篇。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為幽州乎？」秋七月，拜為幽州刺史。北齊書張亮傳「亮，字伯德，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琡嘗夢亮於山上持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數月，亮出為幽州刺史。」與劭志亮自夢小異，所謂傳聞異辭也。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以上例六。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邱明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中原作上，據傳文校改。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左傳宣十二年敘晉楚邲之戰，晉人之敗狀，略云「楚人出陳，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夫不言攀舟浦云「恐脫攀字」。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荀子議兵篇「遇敵處戰則必北」，注「北，敗走也。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為北也。」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北齊書神武紀記帝破尒朱兆事云「乃於韓陵為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合戰，大破

夫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之，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岡，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者槊字，說文「槊，矛也。」一切經音義引埤蒼「矛長一丈八尺曰槊。」）（以上例七。按此節所謂用晦之術也，詳後敍事篇。本節論貌異心同之模擬。）

大抵作者自魏以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韓愈答劉正夫書「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可與此參證。）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眞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文選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引莊子佚文「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還走，失其魂魄，五色（別引或作五情，或作五神）無主。是葉公非好眞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

袁山松云：（晉書袁瓌傳附山松傳「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隋志「後漢書九十五卷，本一百卷，晉祕書監袁山松撰。」今佚，有姚之駰輯本。）「書之為難也有五：（書謂史書。孔穎達尚書正義序「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後世之史，自班氏以來，多以書名，蓋取法尚書也。）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為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本節論學古當取心）

遺擬，而惟昔人於此未詳。

舊案：新唐書本傳：「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逾年遂通覽羣史。擢進士，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祕書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尙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見史通忤時篇）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訐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置吾何地！』始子玄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

四庫提要云：「此書成於景龍四年，凡內篇十卷，三十九篇，外篇十卷，十三篇。其內篇體統、紕繆、弛張三篇，有錄無書。考本傳已稱『著史通四十九篇』，則三篇之亡，在修唐書以前矣。內篇皆論史家體例，辨別是非；外篇則述史籍源流，及雜評古人得失。子玄於史學最深，又領史職幾三十年，更歷諸局亦最久，其貫穿今古，洞悉利病，實非後人之所及。」按是書自明李維楨、郭孔延以次，爲之評注者數家，惟浦起龍二田史通通釋後出轉精，盛行於世。然其疏解頗蹈時文家習氣，是一巨累，而所著注間亦舛誤。近世象山陳君伯弢因復爲補釋二卷，所糾正數百事，今之讀者，庶幾無遺憾焉。

文之與史，源合流分。而史必待文，乃效其績。故子玄此書雖言史法，而權論文術，時有善言。本書擇尤錄其二篇，亦所以令學者通文史之郵，破拘墟之見也。即如文忌模擬，時彥所譚言。自一二妄庸頑子倡此不根之談，後生利其便易，競言創造，遂令文學掃地。子玄獨能於數百載之上，分別同異，判剖是非，斯豈非卓絕之識者哉。詳審模擬創造之爭，皆由論者各持一往之見，而不知此二者所施之不同，與夫區別之何在，故今欲加平決，必就三事言之：一者學習之程度，二者事理之異同，三者模擬與創造之界域。三事既明，則庶幾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耳。

所謂學習之程度者，凡人爲文，時有後先，術有深淺，識有稚銳，心有會悟，其在初學，始入文圃，罔辨岐路，靡所適從，勢非取法前修，無以正其塗轍。試觀鍊字安章之道，命篇遣詞之方，莫不繩武前賢，以期實功克奏，是即所謂模擬也。及學習既久，成效漸生，不特篇章字句可以模擬自如，而情思精熟，亦堪積儲自立，而一己之精神面目出焉，是即所謂創造也。故初學而不事模擬，則不得其門而入。逕海引朱梅崖云：「古人作文，必事倣前人，學之既久，自然神熟。」王壬秋志云：「夫神寄於貌，遺貌何由得神。儻去其衣冠，直一優孟耳。不學古何能入古乎。古之名篇，乃自心得，由近而遠，亦有階級。譬之臨書，皆須臨求盡肖，至其渾化，在自運耳。」即其義也。至若學之既久，而猶不名一家，則又無以自立。宋子京筆記云：「文章必自名家，然後可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顧亭林日知錄云：「近代文章之病

余自模倣（按此指明七子之徒，古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者）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乎？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達，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即其義也。伸所論，則非模擬在藝術發展之程，非由自造不能成一家之言，模擬者，初學之始基，創造者，成學之盛業。姚姬傳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云：「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曾滌生論文云：「以脫胎之法教初學，以不蹈襲教成人。」可謂通方之論矣。然而文之功候，繫於才性學力，得未至通，詎可一齊？何時倚是初學，何時已自名家，則雖在作者，亦難臆斷。如士衡有謝華啓秀怵人我先之論，退之有辭必己出陳言務去之說，而二公擬古諸作，有持較前文，悉同類擬者，（如陸氏辨亡論之擬過秦論，擬古詩之學十九首，韓氏進學解之學答客難，送窮文之學逐貧賦，其例孔多。）豈其皆少作歟？抑古人言行之不符歟？此學者所當深思也。

所謂事理之異同者，古今文化，代有遞嬗，後先事物，疊爲損益，其間或古具而今同，或古無而今有，或古之所異，而今則爲常，或古別有義，而今失其旨，如情理關乎人性，物色發於自然，此古具而今同者也。科學發明而機械興，帝制崩壞而民主興，此古無而今有者也。古者，男女之別嚴，若爲想言情，必稱寄託，今者戀愛之風盛，雖采蘭贈芍，亦若故常，此古之所異，今則爲常者也。昔以書記爲幕府之英，今則以指鈔胥，昔以小姐爲娼家之號，今則以尊淑女，此古別有義，而今失其旨者也。凡此之類，其變甚繁，故爲文之時，道亦不一。黃先生文心雕龍札記云：「古人之文，有能變者，有不能變者，有須因襲者，有不可因襲者，在人斟酌用之。大氐初學作文，於摹擬昔文，有二事當知：第一，當取古今相同之情事而試序之；第二，當知古今情事有相殊者，須斟酌而爲之，必於古今同異之理，名實分合之源，旁及訓故文律，悉能諳練，然後擬古無優孟之譏，自作無刻楮之誚，此制文之要術也。」如先師所說，則知古今事理相同者，雖欲創造而不可，古今事理相異者，雖欲模擬而無從，若執一而行，寧能無失？其昧然泥古者，劉子玄顧亭林章實齋皆譏之，詳在下二篇，其獵然競新者，則如冉鉛總敘所言，劉勰云：「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按此文心物色篇語）信哉其言，試以灼灼書桃而私之他花，依依去柳而著之別樹，則不通矣。近日詩流，試舉其一二，不曰鶯啼，而曰鶯呼，不曰猿嘯，而曰猿讙，蛇未嘗吟，而曰蛇吟，螢未嘗嘶，而曰螢嘶，順桃葉蓁蓁，而改云桃葉抑抑，桃葉可云抑抑乎？順鴻雁嗷嗷，而踵云鴻雁嘈嘈，鴻雁可云嘈嘈乎？升庵此與明人好奇之過，聞之令人失笑，袁北與李習之書云：「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之，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於小人，亦異於君子矣。」晉公此書，乃爲唐世爭尉股者而發，而其說固通，固亦足以針砭世之競今疏古，因常厭舊者，亦無忽焉。

所謂模擬與創造之界說者，今欲平茲爭議，則當先執主其說者而親之，究竟何謂模擬，何謂創造？所謂模擬，果步趨古昔，一成不變乎？所謂創造，果事無因襲，皆由中出乎？若然，則模擬之至，當字句意義，一切同乎前人，讀者固無需此類作品，即作者亦不貴乎有之也。創造之至，當格律神氣，一切異乎他人，讀者固無從了解，抑且一人之作，當篇篇有殊，時時有異也。凡此揆以情理，知其不然，是則常人所指，但以今作與古作相較，而衡其心貌之離合，合多離少，則曰模擬，合少離多，則曰創造，故非絕對之論也。儀徵劉君文史通義言公篇書後云：

「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篇謂，古人之言所以爲公，未嘗矜於文辭，私爲己有，立體至精。夫論語立言，多本古語，大戴集禮，半出賈荀，前人論之已詳。又古器銘文，詞多相似，起止之詞，述而不作，則又同體之文，沿襲承用，略加點竄，便成新裁。即詩歌之體，亦復旨別語同，故柏舟互見於邶鄘，揚水分賦於周鄭，蓋歌謠之詞，遞沿成語，故不期其符而自符。厥後孟德作歌，或采鄭風之語，或斷小雅之章，蓋言以明志，故意有會，不必詞盡己出也。」孫德謙六朝麗指則云：「六朝文士於古人成語，必易一二字，不欲有同鈔襲。沈休文梁武帝與謝朏敕『不降其身，不屈其志』，此用論語『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身既互易，而辱又易以屈字矣。梁簡文帝與劉孝儀令『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此用魏文帝與吳質書『酒酣耳熱，仰而賦詩』，酣易爲闌，仰而則易言志矣。梁武帝請徵補謝朏何胤表『窮則獨善，達以兼濟』，此用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身天下，並爲刪去，而以濟二字，乃以易則善矣。凡若此者，悉數難終，蓋引成語而加以翦裁，以見文之不苟作。」合二君之言以觀，庶遠于區區執一之見，不致爲亡是公所笑矣。蓋文化有持續，思想有遞嬗，任何文學作品，不能不受前人之影響，自亦不免與後人以影響。主模擬者，其承受之迹，顯而易見；主創造者，其因襲之況，隱而難知。此又以界說不明，遂使爭議繁興之一因也。

浦氏云：「此篇所論，前論書法，後論筆法也。六朝叢識，專趨模擬，子玄就彼風尚，析出形神兩途，頓使仙凡立判，貌同心異，貌異心同，學古合離，說方盡此。」案爲文之道，不外心貌二端，子玄論模擬，據此爲說，是矣。然細析之，則外貌復可分爲二點，一者字句，二者篇章。浦氏所謂書法，即倣其字句也。內心復可分爲三點，一者布署，二者風格，三者情思。浦氏所謂筆法，即倣其部署也。文家擬古，率兼數途，若七林之倣枚叔，則兼篇章與布署。東坡之和陶公，則兼風格與情思。若師甲之貌，法乙之心，取丙丁之風格，雜戊己之字句，陶冶鎔鑄，自成面目，則又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而不可質言者。士衡怵人我先之語，退之辭必己出之旨，世人以爲難，然後學者由此悟入，則思過半矣。

敘事

劉知幾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說文：「史，記事者也。」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法言君子篇：「文麗用寡，長卿也。」質而非野；論語雍也篇：「質勝文則野。」使人味其滋旨，史記殷本紀：「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禮記學記：「雖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注：「旨，美也。」懷其德音，詩皇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三復忘疲，論語先進篇：「南容三復白圭。」集解引孔云：「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百遍無斁，詩葛覃：「為絺為綌，服之無斁。」毛傳：「斁，厭也。」自非作者曰聖，禮記樂記：「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文心雕龍徵聖篇：「夫作者曰聖，述者曰明。」其孰能與於此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漢志尚書家序：「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僞孔安國尚書序：「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迄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今尚書首虞書堯典，疏云：「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下終獲麟，春秋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案春秋經公穀止哀十四年，左氏止哀十六年，傳則公穀亦止哀十四年，左氏止至二十七年。左氏十四年經「西狩獲麟」杜注云：「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又十六年經「孔丘卒」注云：「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丘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已下，無復經矣。」是為「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禮記經解：「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疏：「疏通知遠者，書錄帝王言誥，舉其大綱，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遠也。」

辭以事作，故以爲屬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尚書大傳：「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焉，曰：『子何爲於書？』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弗敢忘也。』」）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辯乎書，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法言寡見篇：「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爲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捨斯，辯亦小矣。』」）然則意復深奧，（經傳釋詞：「則，猶而也。」荀子榮辱篇曰：「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史記封禪書曰：「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然則」皆謂然而也。）訓詁成義，（此二句贊尚書。孔叢子居衛篇：「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此用其語。按文心雕龍宗經篇：「書實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此節亦參用宗經篇意，以下隱文變之。）微顯闡幽，婉而成章，（此二句贊春秋。春秋成十四年左傳：「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杜預春秋序：「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又云：「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汙，五曰懲惡而勸善。」宗經篇亦云：「春秋辨理，一字見義，其婉章志晦，諒以邃矣。」）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焉。（宗經篇：「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人之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諒以師範億載，（法言學行篇：「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後漢書楊賜傳：「師範之功，昭於內外。」）規模萬古，爲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鏡。（北史長孫紹遠傳：「揚搉而言，足爲龜鏡。」）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經史之目，於此分焉。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說文：「杲，明也，从日在木上。」詩伯兮：「杲杲出日。」）則列星寢耀；（廣雅釋詁：「寢，藏也。」法言學行篇：「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此襲其意。）桑榆既夕，（淮南子天文篇：「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注：「言其光在桑榆樹上也。」）而辰象粲然。（古以日月星爲三辰，辰又或專指北極，此則通言星宿也。）故史記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禮記檀弓：「是委巷之禮也。」注：「委，曲也；曲巷，猶言陋巷。」）垂翅不舉，

後漢書馬融傳：「始雖甚遲，終能觸類通也。」注：「以易喻……」懘籥無聞。禮記樂記：「則無怗懘之音矣。」鄭注：「怗懘，敝敗不和貌。」詩邶風簡兮傳：「籥，六孔。」後漢書郎顗傳注、爾雅釋樂釋文：「籥，三孔也。」周禮笙師注、禮記少儀注等同，是籥有六孔三孔之別，要之是管樂也。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史記平原君列傳：「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倜儻不羈。說文：「倜儻，不羈也。」廣韻：「跌踼，行失正。」晉書袁耽傳：「少有才氣，俶儻不羈。」倜儻、俶儻、佚蕩、跌踼並同。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較其優劣，詎可同年？說文：「詎，猶豈也。」賈誼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無幾矣。夫班、馬執簡，春秋襄二十五年左傳：「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既五經之罪人；孟子告子篇：「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而晉、宋殺青，後漢書吳祐傳：「父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注：「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案今專別錄諸篇多有「以殺青可繕寫」之文。御覽文部引風俗通云：「劉向別錄曰：『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吳越曰殺，殺亦治也。』向為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為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由是言之，殺青者竹，斯為明矣。今東觀書竹素也。」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荀子王霸篇：「故曰粹而王，駁而霸。」才難，不其甚乎？論語泰伯篇：「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此用其語，以上明經史之遞降。然則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粗非類。陸厥與沈約書曰：「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整，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子玄於此取其義，而謂史文工拙繫於史事之美惡，其說又迂矣。若史記蘇秦、張儀、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王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焉。史記自序：「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索隱同）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

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案史通古今正史篇「十篇未成，有錄而已」，漢書注云，十篇遭後亡失，此說非也。」）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索隱：「案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三王系家（按系，本作世，避唐太宗諱改。）空取其策文以輯此篇，何率略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其蕪也。」又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自注云：「太史公作史記，宜應上自開闢，下訖當代，以為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本紀為首，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闕。今作三皇本紀，雖復淺近，聊補闕云。」據此，三皇本紀，日者龜策二傳，皆出補撰。而子玄一以繫之史記而不別白者，亦自有說。史通雜說篇云：「張晏云：遷殁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辭鄙陋，非遷本意。案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案史記稱仲尼弟子列傳）稱虞舜見瞽瞍蹙然而出，宣尼既殁，門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是其辭舉，惟以明太史公書之瑕瑜不掩，非不知諸篇之補作也。

又漢書之帝紀、陳勝、項羽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通釋云：「其中多載文賦。」案其說略見詩教下篇注引史通載文篇。傅玄傅子補遺云：「觀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何不類之甚也。」此說亦與子玄之論相發。 蓋繪事以丹素成妍，蓋，原作昔，從顧千里校改。論語八佾篇：「繪事後素。」集解引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 帝京以山水為助。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繪事以衆色成文，蜜蜂以兼采為味。」疑此所本。 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儁不生，區區碌碌，漢書楚元王傳：「世謂區區之禮義。」師古曰：「區區，謂小也。」史記酷吏傳：「九卿碌碌奉其官。」本字當作錄錄，說文：「隨從也。」 抑惟恆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春秋昭十二年左傳：「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論語衛靈公篇：「子曰：『直哉史魚。』」又史通載文篇亦云：「方驚南董，俱稱良直。」蓋後來稱美古之史官，必以良直為目，亦不限倚相史魚也。 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李軌注：「深大。」 商書灝灝爾；李注：「寬廣。」 周書噩噩爾；李注：「不阿佞也。」 下周者，其書憔悴乎！」今法言作「其書譙乎」，李注：「下周者秦，言酷烈也。」音義云：「譙本皆作譙，詩傳云：譙，殺也。故注云：酷烈。」案譙殺憔悴，聲近義通，數語見法言問神篇。 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

文作霸，白虎通號篇「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又云「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論語憲問篇「管仲相(齊)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周語「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王于衡雍，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也。」自餘古傳論桓文霸業者甚多，不悉舉。晉楚更盟，春秋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晉楚爭先。(杜注「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注「狎，更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絕縱橫，則春秋美辭幾乎翳矣。左傳。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以往，言所不該，其文闊略，後漢書鍾離意傳「今宜先清府內，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廣雅釋詁「闊，疏也。」闊略猶言疏略矣。無復體統；自秦漢以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論語泰伯篇「煥乎其有文章。」集解「煥，明也。」說文，「炳，明也。」有足稱者。史記。至若荀悅漢紀，隋志「漢紀三十卷，荀悅撰。」後漢書荀淑傳「子悅，字仲豫。累遷秘書監侍中。(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辯多美。」其才盡於十帝；西漢凡十二世，哀平之時，王室如燬，故云才盡十帝。陳壽魏書，卽今三國志魏志也，唐經籍志以魏志入正史，蜀吳志入僞史，是三者可別行也。其美窮於三祖。三祖，武帝操，文帝丕，明帝叡也。詩品「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叡不如丕，亦稱三祖。」文心雕龍樂府篇「魏之三祖，氣爽才麗。」齊王芳以次，政歸司馬氏，故史家亦無以起其文。觸類而長，易繫辭「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他皆若斯。夫識寶者稀，尹文子大道篇「魏之田父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紿之曰「怪石也。」歸而置之廡下，明照一室，怪而棄之於野。」藝文類聚引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掩口而笑曰「此特燕石也，與瓦甓不殊。」」文心雕龍知音篇「魏氏以夜光為怪石，宋客以燕礫為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知音蓋寡。呂氏春秋本味篇「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魏文帝與吳質書「昔伯牙絕絃於鍾期，痛知音之難遇。」文心雕龍知音篇「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禮記曲禮「毋

詞同「歸往」，「寄」，「發舉」，物無不同時然者，入今行當各由己，不當然也。）而其誣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自五馬南渡，衣冠文物，皆萃於南，所以爲雅。中原擾亂，卽下文所謂「雜胡稱制，充牣神州」是也。）且幾原務飾虛辭，（史記司馬相如傳贊：「相如雖多虛辭濫說。」）君懋志存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贊：「自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敍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此美惡所以爲異也。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北齊書神武紀：「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蓨人也。……世仕慕容氏。慕容敗，歸魏。……神武旣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書事於侯尼于之代，（侯尼于，舊本作士尼，何校作侯尼于，黃本作去干尼，皆非是。蓋侯誤作俟，又誤作士；于誤作干，又顚倒耳。北史齊本紀：「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怪之。及產，命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將恐輟毫棲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以上明史文史事之相關。若夫文章之道，尤貴能徵材聚事，取精用弘，蓋亦人所習知也。）夫敍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覶縷。（兵篇「覼縷委曲」，注：「覼字誤作覶。」）今輒區分類聚，（易繫辭：「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定爲三篇，列之於下。（本節序。）

夫國史之美者，以敍事爲工；而敍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簡要」一無「要」字。）簡之時義大矣哉！（易豫卦：「豫之時義大矣哉！」疏：「[illegible]各隨其時，時有屯夷，事非一揆，故爻亦適時，有凶有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史記蕭相國世家：「至如蕭何，發蹤指示。」）所載務於寡事；（史通六家篇：「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雖脫略而觀者不以爲非。」蓋記言之體，偶有述事，皆以明其所言，故曰務於寡事。）春秋變體，（變記言爲記事也。集[illegible]文學不同論注[illegible]）其言貴於省文。（春秋說題辭：「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以此字數述二百四十餘年之行事，自非省文，不爲功矣。）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

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字冊薄　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恆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漢書中山靖王勝傳：「夫衆喣漂山，聚蚊成雷。」又：「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喣漂山，聚蚊成雷，皆喻積少成多。衆輕折軸，蓋淮南子有類似語。況於章句不節，文心雕龍章句篇：「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言詞莫限，載之兼兩，後漢書吳祐傳：「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李賢注：「兼兩，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言有兩車也。」亦稱爲兩。文選西京賦：「屬車之簉，載獫猲獢。」薛綜注：「兼，倍也。」曷足道哉？以上論古經近史繁簡之判

蓋敍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如古文尚書，隋志「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並依古文附其篇第，合成五十八篇，又爲作傳，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祕府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四庫總目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提要「古文尚書較今文多十六篇，魏晉以來絕無師說，東晉之初，其書始出，乃增二十五篇。初猶與今文並立，自陸德明據以作釋文，孔穎達據以作正義，遂與伏生二十九篇混合爲一。唐以來雖疑經惑古如劉知幾之流，亦以尚書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僞。自吳棫始有異議，朱子亦稍稍疑之，吳澄諸人，相繼抉摘，其僞益彰，明梅鷟始參考諸書，證其剽竊，而見聞較狹，蒐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僞乃大明。」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尚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左傳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按此則乃傳述北宮文子之語，當入下因言語而可知一類。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亡；左傳僖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

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漢書高帝紀：「三年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見周書泰誓。疏：「殷本紀云：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爲罰輕，紂欲重刑，乃爲銅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火中，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爲刳剔孕婦也。」左傳記欒書之論楚也，欒書各本皆作隨會，據傳改。通釋云：「二人皆稱武子，所以誤也。」此自是子玄之疏，史通類此者尚衆也。其詞曰：「蓽路藍縷，以啓山林。」左傳宣十二年：「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蓽路藍縷，以啓山林。』」杜注：「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蓽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常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史記衛將軍驃騎傳贊：「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通釋：「按其文全出蘇建口語，史公運之爲贊，事舉而傳文省矣。」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通釋：「此本史記紀中正文，班氏取以爲贊，又一運化省釋之法。」此則傳之與紀，傳紀二字舊倒，萬曆本紀訛倒，從浦校改。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按春

秋三傳、國語、史氏之論。若左氏『君子曰』者,即其事也。自太史公書以來,莫不繼軌,其始詩贊無別,後則以敘錄爲論,謂語爲贊,時或論贊兼施,要皆繫於每篇之後。史通論贊篇云:「史之有論,蓋欲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及後來贊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此則前後異辭,失其初意者矣。蓋馬班之論,大率以一二瑣事點綴全篇,即微知著,而其人之善惡是非可以概見。後史識此者少,故或複述前文,或空加褒貶,皆無當也。惟唐宋古文家所爲碑誌傳狀,尙有用史漢之法者,可參證焉。

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詩皇矣箋:「須,待也。」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原注:「近史紀傳,欲書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性純孝;欲書人晝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書人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欲書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跡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公田來」各本作「公曰奚來」,諸家據傳文校改。)驪姬曰:世子已祀,故致福於君。君將食,(「君將食」各本作「將食之」,諸家據傳文校改。)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呼(「呼」字據傳增)曰:天乎!天乎!國,(「國」上各本有「吾君之」三字,諸家據傳文衍。)子之國也,子何遲乎爲君!』又檀弓云:『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此則既書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行事美惡,皆已具其紀傳中,輒以讚論,重述前事,此則才行事跡,紀傳已書,讚論又載也。」然則才行、事跡、言

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通釋:「此九字一本混入注中。」按萬曆本亦然,今從浦氏據本。原注:「公羊穀(「羊穀」二字據何顧盧三家校增。)梁傳、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於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老子:「夷道若纇。」釋文引簡文注:「纇,疵也。」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原注:「唯左丘明、裴子野、王劭無此也。」以上論敍事四體。

又敍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春秋文十五年左傳:「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原注:「魯人,謂鈍人也,禮記中已有注解。」禮記檀弓:「容居,魯人也。」注:「魯,魯鈍也。」子玄蓋指此。左氏文十五年疏亦云:「魯人,魯鈍之人。」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僖十六年。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公羊傳:「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陳騤文則:「文簡而理周,斯得其簡也;讀之疑有闕焉,非簡也,疏也。春秋書曰:『隕石于宋五。』公羊傳曰:『聞其磌然,

謂之明，有疾之明，五以公羊之義釋以三字蔽之，是簡之難也。」其有反於是者：若穀梁稱：各本俱作公羊，據引傳文，知為穀梁之誤，今據浦校改。郤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春秋成元年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又成二年公羊傳：「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參觀二傳，公略穀詳，知子玄所引是穀梁，非公羊也。蓋宜除跛者以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逆」下原有「者」字，據浦校衍。必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按漢書云：「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無「年老」字。史記蒼傳則云：「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無「年」字。此或子玄所見漢書不同今本，或偶誤以史記為漢書，而史記古本有「年」字，皆不可考。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也。魏禧伯子論文：「昔人論史記（當作漢書）張蒼傳有『年老口中無齒』句，宜刪曰『老無齒』。公羊傳『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宜刪云『各以其類逆』。簡則簡矣，而非公羊史遷之文，又於神情特不生動。」按文章無論敘事、記言、說理、抒情，皆有必須重疊乃盡者。子玄此論，乃以六代史冊之繁蕪冗雜，有激而言，固不得視為恆規也。然則省句為易，省字為難，洞識此心，漢書司馬相如傳注：「洞，徹也。」始可言於史矣。苟句盡餘賸，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爾雅釋詁：「職，常也。」以上為敘事之省。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莊子外物篇：「任公子為大鉤巨緇（緇當作綸），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又曰：「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文選江賦注：「筌，捕魚之器，以竹為之。」此與釣不同，特互文以見義耳。捕高鳥者，張其萬罝，而獲之由於一目。淮南子說山篇：「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此反用之。爾雅釋器：「鳥罟謂之羅。」此借用為網羅之義。夫敘事者，或虛

銓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若能同夫獵者漁者，鳥魚（二字據紀昀評增）既執，而罝釣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枝（諸本作駢胝，據王惟儉校改）盡去，（莊子駢拇篇：「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而塵垢都捐；（莊子逍遙遊：「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釋文：「塵垢，猶染汙。」）華逝而實存，（魏志邢顒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滓去而瀋在矣。（說文：「滓，澱也。瀋，汁也。」）

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老子：「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文心雕龍神思篇：「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輪扁見文賦注。云語斤者，兼用郢人事。莊子徐無鬼篇：「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呂氏春秋本味篇：「湯得伊尹，祓之於廟，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同上：「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史記殷本紀：「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之，五反，然後肯往。」索隱：「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然解者以阿衡爲官名，書曰：『惟嗣王弗惠于阿衡』；亦曰保衡，皆伊尹之官號，非名也。」本節論敘事尚簡。）

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論衡正說篇：「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文心雕龍情采篇：「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又章句篇：「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爲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爲主。（春秋襄三十一年左傳：「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行人言文，均見前。）況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漢書宣帝紀：「厲精更始。」「厲勵同。文心雕龍情采篇：「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傳諸諷誦者哉？（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鄭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鄭注：「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

謂樂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夏，論語樂記並作韶。言盡琳琅，尚書禹貢：「厥貢惟球琳琅玕。」偽孔傳：「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爾雅釋地：「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球琳琅玕焉。」秩秩德音，詩小戎：「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傳：「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也。」洋洋盈耳。論語泰伯篇：「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泰山者，但嗟其峻極。孟子盡心篇：「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用其意。必摘以尤最，襄二十六年左傳注：「尤，甚也。」漢書宣帝紀：「課殿最以聞。」注：「最，凡要之首也。」不知何者為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辭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春秋五例，有志晦之說，見前。然則晦之將顯，爾雅釋言：「將，齊也。」優劣不同，較可知矣？以上明史貴用晦。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古本作「昔古」，從顧校乙。昔文義，務卻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虞書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偽孔傳：「殂落，死也。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虞書益稷：「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偽孔傳：「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予案以為夏書，當以紀禹事而稱夏也。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周書武成：「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偽孔傳：「紂眾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舂杵，甚之言。」孟子盡心篇：「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偽孔傳：「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此皆文如闊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為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法言吾子篇：「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北史李渾傳：「嘗謂魏收曰：『雕蟲小技，我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我。』」所能斥非其說也。「斥非」，浦氏引作

于邊篇「韓嬰所生，必於序書」，以爲當作「序書」，紀評乙作「非序」。案後漢書孔融傳「疑序與典」，注：「序，猶也。」「序非」猶云指實，謂後世史家不得指實尚書之闕略耳。史通採取舊義，終不能別有異聞，竹非其識。」「序非其說，竹非其識」，句法與義正同，可證。以上證尚書之用晦。既而丘明受經，「受」，本作「授」，據浦校改。師範尼父。禮記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余位，嗚呼哀哉，尼父！』」鄭注：「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杜預春秋序：「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此舉其語，申其義，以明經傳之繁約有別也。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詩棫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箋：「以罔罟喻爲政，張之爲綱，理之爲紀。」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左傳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詳模擬篇註。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後漢書光武紀：「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款曲」或作「款洽」，猶言周至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之。」此左傳莊十二年紀宋萬弒其君閔公而奔陳，陳人歸諸宋之文。「蕭潰，傳此下有「申公巫臣曰」句。師人多寒。王傳此下有「巡三軍」三字。撫傳作「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左傳宣十二年紀楚子伐蕭之文。杜注：「言悅以忘寒。」小爾雅廣服：「纊，綿也。絮之細者曰纊也。」「挾纊」猶云衣綿。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春秋序：「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按杜以理言，劉以文言，略有出入。雖發語已殫，爾雅釋詁：「殫，盡也。」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論語述而篇：「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邢疏：「凡物有四隅，舉一則三隅從可知。學者當以三隅反類一隅以求之。」晦之時義，不亦大哉！以上證左氏之用晦。洎馬、班二史，文選東京賦薛注：「洎，及也。」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値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史記淮陰侯傳：「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有人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漢兵

敗績，睢水爲之不流。」史記項羽紀：「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illegible]左傳：「凡師大崩曰敗績。」[illegible]「師徒撓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故曰敗績。」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太平御覽刑法部引漢書：「[illegible]十年不窺園，乘馬三年，不知牝牡。」與史通合。今本史記儒林傳但云：「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漢書本傳則云：「蓋三年不窺園。」無乘馬事。蓋唐宋人所見漢書有異於今本也。翟公之門「可張雀羅。」漢書鄭當時傳贊：「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張爵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則其例也。以上說史之用繁。自茲已降，史道陵夷。漢書成帝紀：「帝王之道，日以陵夷。」師古曰：「陵，丘陵也；夷，平也。言其頹替若丘陵之漸平也。又曰陵遲，亦言如丘陵之逶遲稍卑下也。」作者蕪音累句，宋書謝靈運傳論：「雖清辭麗句，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雲蒸泉涌。劉峻廣絕交論：「綢繆[illegible]斷，霧涌雲蒸。」文選[illegible]泉[illegible]簡，命世[illegible]振。」其爲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之」字據浦校增。論語爲政篇：「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論語公冶長篇：「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是以處道「處道」各作「承祚」，淺人妄改；又或誤作「儁道」，今並據浦校改正。受責於少期，原注：「魏書鄧哀王傳曰：『容貌姿美。』松之曰：『一類之言，而分以爲三，亦敍屬之一病也。』」盧文弨云：「元注『容貌姿美』，裴松之以爲『容貌姿美』一類之言，分爲三句，謂容也，姿也，貌也。」按此文今見三國志魏志鄧哀王傳裴注，所引[illegible]魏書四十八卷，晉司空王沈撰。」今佚。晉書本傳：「王沈字處道，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宋書裴松之傳：「松之字少期，[illegible]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爲不朽矣。』」上謂宋文帝。子昇取譏於君懋。原注：「王劭齊志曰：『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兵，魏之書；恨溫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是支（支，本作六，據浦校改）言。」王劭，字君懋，南北史並有傳。隋書經籍志史部地理類：「魏永安記三卷，溫子昇撰。」唐書藝文志作「永安故事」。其書蓋記魏孝莊帝永安元年至三年中爾朱氏之亂，亦史書之流，故史通得援以爲[illegible]。姚氏隋志考證云：「此三年中洛下大亂，子昇皆親歷其事，此殆所記事蹟，悉入雜史，不知何故列地理。」其敘之於此，其故是也。非不幸也。以上說近史之不能用晦。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漢書西南夷傳：「大司農[illegible]調穀積[illegible]要害。」師古曰：「要害者，在我爲要，於敵爲害。」

害也。」故能疏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史記田單傳：「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裴氏集解引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持一當百，史記蘇秦傳：「以韓卒之勇，一人當百，不足言也。」此蘇秦說韓王之詞，亦見國策。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儁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禮記曲禮：「禮不妄說人，不辭費。」敍事纔周，亦猶售鐵錢者，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廢銅錢，置鐵官錢。」注：「置鐵官以鑄錢。」史傳言鐵錢始此。以兩當一，南史到漑傳：「漑爲建安太守，(任)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爲惠當及時，無待秋涼日。』」蓋當時有此語。方成貿遷之價也。書益稷謨：「懋遷有無化居。」漢書食貨志：「懋遷有無。」師古曰：「懋與茂同，勉也，言勸勉天下，遷易有無，使之交足。」貿，懋、茂並通。然則史漢以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舊注：「國謂三國志，晉謂晉書也。」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詠歌；此云詠歌，猶前言諷誦，變文避複耳。觀近史者，悅其緒言，劉峻廣答劉秣陵沼書：「緒言餘論，蘊而莫傳。」緒亦餘也。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權揚，而其理自見矣。本節論敍事用晦。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媲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詳南北文學不同論注。洎乎中代，謂漢以來。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禮記曲禮：「擬人必於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此謂敍事失實，由於妄飾。上世比興係及動植，自然之喻，而止於抒情之文；中代以降，則比擬及於古人古事，而並達於敍事之史，遂開妄飾之漸焉。當漢氏之臨天下也，春秋哀七年穀梁傳：「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集解：「臨者，撫有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醇衛。三代共主皆稱王，其下始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封之；及漢承秦制，稱共主爲帝，其子姓乃有封王者，此三代與漢異制之大略也。白虎通號篇：「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謚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公羊成八年何休解詁略同，此皆漢儒新說，非其本眞也。而作者猶謂帝家爲王室，尚書微子之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字亦見左傳，皆指周室。漢史用王室者，如漢書敍傳：「吳伐七國，王室以定。」後漢書鄧禹傳：「垂

遭時顧，忠勞王室」是其例也，亦有用帝妻者，如後漢書竇玄傳「竇公實氏之間，乃㤅帝室」是。**公輔爲王臣；**易蹇「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字亦見詩經，皆指閒臣。漢史用王臣者，如後漢書袁安傳「蹇義雍正，可謂王臣之節」，亦有用帝臣者，如漢書叙傳「蹇蹇帝臣，匪躬之故。」則直用易語而改王爲帝也。公輔者，謂大官。漢書孔光傳云「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盤石加建侯之言，**易屯「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孔疏釋「利建侯」云「宜建立諸侯。」史記文帝紀「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盤石之宗也。」索隱「言其固如盤石。」荀子富國篇「安於盤石。」注「盤石，盤薄大石也。」**帶河申俾侯之誓。**誓，舊作「誓」，據補校改。詩魯頌閟宮「乃命魯公，俾侯于東。」箋「乃策命伯禽使爲君于東。」史記高祖功臣年表載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應劭曰「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帶，衣帶也；厲，砥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砥石，言如帶砥，國乃絕也。」**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論衡謝短篇「漢事未載於經，名爲尺籍短書」，古者斷簡有長短之異，其詳具文學編評篇。**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乎。**以上論實飾始於漢人。**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於諸子短書，雜家小說，**漢志雜家序曰「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羡而無所歸心。」又小說家序曰「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論逆臣則呼爲問鼎；**春秋宣三年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注「示欲偪周取天下。」**稱巨寇則目以長鯨；**春秋宣十二年左傳「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注「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疏引裴淵廣州記云「鯨鯢長百尺，雄曰鯨，雌曰鯢。」吳都賦「長鯨吞航。」**邦國初基，皆云草昧；**易屯彖「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王注「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故曰草昧也。處造始之時，所宜之善，莫善建侯也。」**帝王兆跡，必號龍飛。**見模擬篇注。**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困學紀聞「史記孔子世家『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李善注引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本無子游二字。」按此云游夏措詞者，即史記所云「可與人共」、子建所云「與人通流」也。論語先進篇「文學子游子夏。」蓋二人長於文辭。**南、董顯書之義也。**春秋襄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傳「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注「南史

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又宣二年：「秋九月乙丑，趙盾弒其君夷皋。」傳：「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如魏收代史，即今魏書也。隋志：「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後齊僕射魏收撰。」覃事鬼猥龐殷：「魏書道武紀：「天興元年，羣臣書：國家萬世相承，啓基雲代，應以代爲號。帝下詔，宜仍先以號爲魏。」僞當時改號爲代，帝實不從，而崔浩傳又云：「昔太祖道武皇帝，應天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稽古，以始封代土，後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則與本紀之言不脫。今考太武二年始平公造象記云：「靈於大代。」又太和七年孫秋生造象記首亦題「大代」，而後中嶽廟碑於「大代」又凡兩見。又延昌三年司馬昞和妻墓志銘首稱「魏代」，皆與崔浩傳合，則當本紀疏矣。」據此，知代史之稱，蓋仍北朝之舊耳。北齊書魏收傳：「收字伯起，與溫子昇、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升魏入齊。」吳均齊錄，即齊春秋，已見雜說篇。或牢籠一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揚雄答劉歆求方言書：「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魏志崔琰傳：「蓋聞盤于遊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弘至公之正說。仲長統昌言：「人主與之以至公。」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春秋哀七年左傳：「夏，公會吳於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景伯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乃與之。」魏書世祖紀：「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月甲申，義隆（宋文帝）使獻百牢，貢其方物。」又島夷傳：「義隆遣黃延年朝於行宮，獻百牢。」均敘元日臨軒，晉書禮志：「咸寧注，先正一日，有司各宿設。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賀，起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東中華門入，詣東閣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百官及受贄郎官以下至計吏皆入立其次，其陛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坐，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歷代禮節，頗有因革，齊制未必與晉同，舉此以見其概云爾。必云朝會萬國。春秋哀七年左傳：「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注：「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吳均語今無考。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爲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册則否矣。以上論事之妄飾。亦有方以類聚，易繫辭：「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譬諸昔人。如王隱稱：隋志：「晉書八十六卷，本九十三卷，今殘缺。晉著作郎王隱撰。」今佚。晉書本傳：「隱字處叔，太興初，令撰晉史。後以著作郎虞預譖，免歸於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史記項羽紀：「項王謂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漢

數挑其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皆自剄。」案王隱晉書今無考，而魏志注及世說新語多引隱書，此蓋其遺說。諸葛亮挑戰，遺高祖巾幗，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隱稱此時或同據故記也。

崔鴻稱：崔鴻十六國春秋。魏書崔光傳：「從子鴻，字彥鸞，弱冠便有著述之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孑、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乃撰十六國春秋，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

慕容沖見幸，爲有龍陽之姿。龍陽見詩教上注。四庫總目史部載記類有十六國春秋百卷，又別本十六卷，皆出後人纂拾，非鴻之舊，辨詳提要。百卷本未見，十六卷本無此文，惟湯球十六國春秋輯補前秦錄云：「初，堅之滅燕，二十五年（原注：「當作『太和五年』」。解晉年也。「二十」乃「太和」之誤。）沖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原注：「一作『美』」），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中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原注：「此節亦見御覽五百七十，又三百八十。」）」晉書載記亦云：「苻堅滅燕，慕容沖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宮。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蓋即據崔書也。

其事相符，言之讜矣。文選典引注：「讜，直言也。」又東都賦注引字林：「讜，美言也。」

而盧思道稱：盧思道，字子行，隋書有傳，不言其撰史，惟隋志載其知己傳一卷，今佚。史通雜述篇曰：「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爲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此之謂小錄者也。」據此，則下文或在知己傳中也。

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以來，未之有也；戰國策秦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與無子時同也，奚憂焉？』」北齊書邢邵傳亦云：「邢邵字子才，蓋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顏色貶損。及卒，痛悼雖甚，不再哭。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有也。」蓋是本思道知己傳也。

李百藥稱：唐志：「北齊書五十卷，李百藥撰。」舊唐書本傳：「百藥，字重規，爲兒童時多疾病，故以百藥爲名。貞觀九年，受詔修定五禮及律令，撰齊書。」

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論語子罕篇：「顏淵喟然歎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漢書李廣傳贊：「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illegible]北齊書王琳傳：「琳字子珩，……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及敗爲陳軍所執，吳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數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是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歔欷。」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無以加也。

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文賦：「放庸音以足曲。」苟矜其學，必辨而非

當者矣。（郭孔延評云，「才博源不斷，何異於葉公之畫龍，曾無益于人。」（案亦見本傳。）按實不甚，皆爲虛引故事。）以上論人之妄飾。

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後人曾明照云，「梁孝上何器？」傳「劉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諸事紀聞，「禮記檀弓之篇，皆曰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士之有誄，自此始也。魯莊公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婦人髽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按以上見檀弓。）畫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以上見曾子問。）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以上見郊特牲。）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以上見玉藻。）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宮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以上見雜記。）左氏傳，始用六佾。（見隱五年。）晉於是始墨。（見僖三十三年。）始厚葬，始用殉。（以上見成二年。）晉於是乎始墨。（見襄四年。）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見襄十一年。）始用人于亳社。（見昭十年。）晉於是始尚羔。（見定八年。）亦記禮之變也。孔子素始作俑者，始之不謹，末流不勝其弊。劉懋撰器物造作之始爲物原，劉孝孫虞德懋集經史爲事始（原注「馮鑑續事始，朱繪撰事原，高承增益爲事物紀原。」）然所載乃事物之始，不足以垂訓戒。按據此，則工言物始，不止檀弓矣。禮以制義，制以物類，故記物之始，即示禮之變也。」

夫自我作故，（國語魯語，「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韋注，「言君所作則爲故事。」）首剏新儀；（剏，通作創。廣雅釋詁，「創，始也。」國語周語注，「創，造也。」）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轊，（廣雅釋器，「轊，棺也。」又，「轉，轊也。」方言注，「轊，車轊頭也。」二字本義各別，文選顏延年陽給事誄，「踣無歸櫬。」李善注，「漢書于帳傳曰，「轊車相望。」」又高祖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爲轊歸其縣。」應劭曰，「轊，小棺也。」服虔曰，「轊與櫝古字通。」浦校改轊爲櫝，蓋但據本義，未審通假也。）孟堅所書；（漢書高帝紀，「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櫝，歸縣。」原注「轊」作「槥」，本作「櫝」，據浦校改。蓋紀表傳無此文，故浦改「轊」爲「櫝」，以爲孟堅所書。）魯始爲髽，邱明是記；（春秋襄四年左傳，「邾莒伐鄫，臧紇救鄫，敗於狐駘。（狐，檀弓作「臺」。）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注，「髽，麻髮合結也。喪多不能備凶服。」左傳男女合言，檀弓但云婦人髽，小異。）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晉書杜預傳，「預，字元凱，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詩大雅大明，「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疏，「天子造舟，至特舟，皆釋水文。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維舟，連四舟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爲等差耳。」）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北齊書劉芳傳，「芳字伯文。」（文，北史作「支」。）北從還而著侍。芳宿之東寺，崔光于…於鄉林，崔光謂芳曰，「古者婦人有笄，男子則無。禮服，男子冠而婦人笄。」芳曰，

「冠尊，故奪其笄稱也，非男子無笄。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縰笄總，男子有笄明矣。」斷以爲然。時人號爲劉石經。」內則鄭注：「笄，今簪也。」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記稱：隋志：「秦記十一卷，宋殿中將軍裴景仁撰。」今佚。宋書沈曇慶傳：「曇慶爲徐州刺史，景仁助戍彭城，本僞人，多悉戎荒事，曇慶使撰秦記十卷，敍苻氏僭僞本末。」苻堅方食，撫盤而詬。廣雅釋詁：「詢，罵也。」詢詬同。王劭齊志述：洛干萬曆本「洛干」上有「父乾」二字。一本父作受。茲據浦校刪。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說文：「案，几屬。」方言：「案，陳楚宋魏之閒謂之梓，自關東西謂之案。」禮記禮器注：「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說文：「槃，承槃也。」（今作盤，俗作柈。）廣雅釋器：「盂謂之槃。」顏師古急就篇注曰：「有足曰案，無足曰槃。」此二者之別也。案食盛行于兩漢，漢書外戚傳：「許后親奉案上食。」後漢書逸民梁鴻傳：「妻爲具食，舉案齊眉。」鹽鐵論取下篇：「垂拱持案而食。」皆其證。槃則行于魏晉以來。晉書樂志：「杯柈舞，按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舞，矜手以接杯柈反覆之。」周處風土記：「元日進五辛盤。」齊書崔祖思傳：「祖思啓陳政事曰：『宋武節儉過人，張妃五盞盤，桃花米飯。』」皆其證。湯球十六國春秋輯補前秦錄云：「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於北地，萇衆危懼，人有渴死者，俄而雨降於萇營，營中水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於是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原注：此段亦詳見於御覽三十七。）晉書苻堅載記亦云：「堅討姚萇，萇軍渴，有死者，俄而降雨萇營三尺，營外寸餘而已，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何故降澤賊營。』」蓋卽撰者所本也。變脫帽爲免冠。說文：「冠，絭也。所以絭髮，弁冕之總名也。」春秋昭元年左傳：「弁冕冠也。」疏：「冠者首服之總名。」說文：「冃，小兒蠻夷頭衣也。」（今作帽，又作冒。）漢書雋不疑傳注：「冒，所以覆冒其首。」此二者之別也。華族以冠爲常服，戰國策齊策：「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漢書張釋之傳：「文帝免冠謝。」又賈馮傳：「爲河南令，以職事爲府官責，免冠謝。」皆其證。異族則以帽爲常服。後漢書耿秉傳：「單于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新王，後王安得震怒，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魏書裴潛傳：「潛爲代郡太守，時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潛單車入郡，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一如其舊。」今則華族亦戴帽，而冠制廢矣。王氏齊志語今無考，惟北齊書万俟普傳亦云：「子洛，字受洛干，有戰功，高祖親扶上馬。洛干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或本齊志也。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論語述而篇：「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集解引孔曰：「雅言，正言也。」又引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是雅言本指音讀，子玄此則推而及於事制耳。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餘杭章先生文學說例云：「夫惟官號地望，署于標題，施于傳誌譜錄者，必用今名，而辭聲外來，新造之語，皆不得代，故重規易撫盤以推案，彥變脫帽爲免冠，物非所有，飾從雅言，見譏子玄矣。今之習者，非擁旋調符之事，而盡言野俗，或施胥辭髮之

俗，而自遂損實，此之宜總，亦文辭之恆例也。若乃雅俗稱名，新故雜用，尋寧有屬辭邪。」案此說較子玄為勝矣，以上論物之妄飾。又自雜種稱制，後漢書度尚傳：「雜種諸蠻。」又馬融傳：「雜種諸羌。」漢書王陵丘遲與陳伯之書：「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傳：「今太后稱制。」又淮南厲王傳：「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獨斷：「制者，王者之言，必為法制也。」充牣神州，顏延年赭白馬賦：「知函夏之充牣。」李注引字林曰：「充牣，喻多也。」如淳曰：「牣，滿也。」事異諸華，諸華猶言諸夏。周書武成：「華夏蠻貊。」偽孔傳：「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孔疏：「冕服采章，對被髮左衽，則為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左傳襄四年：「諸華必叛。」閔元年：「諸夏親暱。」言多醜俗。至如翼犍魏昭成原諱，昭成，本作道武，據魏書改。原，本作所，據浦校改。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以刀去陰曰犍。」是命名之至醜者矣。按今晉鄉猶有此稱，轉讀若線。如閹豬曰線豬是也。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按魏書序紀：「帝諱什翼犍。」道武帝則諱珪。子玄偶誤記耳。周書文帝紀：「帝宇文氏，諱泰，字黑獺。」是二史皆無所諱，子玄謂其以他語闕而不載者，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云：「詳其語意，蓋謂當稱名之處，則闕而不載，如所謂『賀拔公雖死，宇文猶尚存』者，本當作宇文黑獺耳。」蓋彪降、彪，本作厖，據左傳校改。按說文：「厖，石大也。彪，犬之多毛者。」義別，此以同聲通用。蒯聵，彪降，高陽氏才子八愷之一，見左傳文十八年。蒯聵，衛靈公太子名，見公羊傳及史記衛世家。（浦氏以為衛莊公名，大誤。）又古劍士名，見史記刺客傳。案彪降蒯聵，皆疊韻字。古人制名，多有雙聲疊韻者。字之蚩也；埤蒼：「𩑶𩓞，醜貌也。」廣韻：「𩓞，頭大也。」韓愈醉贈張秘書詩：「形模媸𩓞醜。」彪聵蓋其異文。說文：「類，頭蔽類。」段注：「蔽類，疊韻字，蓋古語也。」集韻引「頭類」。錢氏大昕曰：「春秋戰國人名有蒯聵，疑即此𩓞顇。」是彪降蒯聵顛顇，故云蚩也。重耳、黑臀，重耳，晉文公名，事見左傳及史記晉世家。黑臀，晉成公名，見左傳宣三年及史記晉世家。國語周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名之鄙也。春秋桓六年左傳：「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疏引鄭玄云：「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臀黑肱矣。疾在外者，雖不得言，尚可指擿，此則無時可辟。俗語云：『隱疾難為醫。』」孔則舉詩：「如有隱憂」，以隱為痛，謂「以疾病為名，則不祥之甚，故以為辟不祥」。今不從。前引周語「黑臀」注：「臀，尻也。」黑臀，今人亦有之，蓋皮膚色素過多之所致。疑成公生而黑臀，其母諱之，故託諸夢以解之也。古稱目有二瞳子曰重明，（淮南子）曰重瞳，（史記）頭頸下垂曰重頤。（韓詩薛君章句）則重耳或耳邊生有疣贅之屬，以此制名，故云鄙也。舊皆列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論語先進篇：「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別加

刊定。況齊丘之犢，（齊丘名，傳說齊山。浦釋下原注改。）彰於載識；（原注：杜臺卿齊記載讖云：「齊中西又谷，遂犢上齊丘。」此謂讖也。胡應麟四部正譌：「一世事以讖緯並論，二書蓋相表裏，而實不同。緯之名所以配經，讖所託者以名其書，與緯體制迥別。蓋其說尤妄誕，故隋煬之後永絕。」隋書杜臺卿傳：「臺卿著齊紀二十卷，行於世。」隋志缺載。）河邊之狗，著於謠詠。（原注：王劭齊志載謠云：「獠獠頭團團，河中狗子破爾苑」也。余嘉錫云：「按此謠殊難解，按亦見書語篇原注。謠詠亦類讖書，諸史五行志多載之。」）明如日月，難為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魏書官氏志：「自古天子立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則以字為諡，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姓則表其所由生，氏則記族所自出，其大略然也。至於或自所居，或以國號，或用官爵，或用事物，雖緣時不同，俱其義矣。」（案以上實本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通志氏族略序亦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古之諸侯詛辭多曰『墜命亡氏，踣其國家』，以明亡氏則與奪爵失國同，可知其為賤也。故姓可呼為氏，氏不可呼為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以後，姓氏合而為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可相參證也。）魏氏本居朔壤，地遠俗殊，賜姓命氏，其事不一。初，安帝統國，諸部有九十九姓。至獻帝時，七分國人，使諸兄弟各攝領之，乃分其氏。自後兼併他國，各有本部，部中別族為內姓焉。年世稍久，互以改易，興衰存滅，蓋有之矣。」此氏姓源流及北朝制度之大概也。通鑑釋例：「魏之群臣出代北者，皆複姓。孝文遷洛，改為單姓。史患其煩，皆從後姓。」案北朝氏姓有改有不改，其改者具詳魏書官氏志。）或去「万紐」而留「于」，（此句舊誤作「去万紐而留干」，或「去万紐而留于」，浦據史校改。魏書官氏志：「勿忸于氏，後改為于氏。」陳毅疏證曰：「唐書宰相世系表有万紐于氏。案勿忸古聲本通，紐與忸亦聲通，是唐表万紐于即志之勿忸于矣。萬，本或作万。元和姓纂十虞引志作万忸于，二十五願稱廣姓有万紐于，潘紐于，万俟有万忸于。猶孝莊紀万俟醜奴，獸傳國學作萬俟醜奴也。万當依萬讀，讀如墨，與止訛勿讀為沒之聲相近。」）或止存「狄」而除「厙」，（浦云：「如作存狄而除名，亦可。舊作存狄而除厙，非。」官氏志：「乞扶氏後改為扶氏。」陳毅疏證曰：「余嘉錫有云扶疑乃伏字，伏、扶音近，扶為伏之音轉也。晉書乞伏國仁載記云：『有一小兒，乞伏部老父養為子，年十歲，號曰乞伏可汗托鐸。』隴右本有傳，又南涼紀有乞伏成龍，乞伏亦乞伏之變。陳直等正作乞伏成龍。」志又云：「厙狄氏後改為狄氏。」疏證曰：「姓解三，厙作庫。廣韻四十禡亦作厙字，音舍，云：『姓也。』能改齋漫錄載李歸辨厙庫二字，謂北朝複姓有厙狄之厙，音舍，引厙狄峙，庫狄伏連，及齊周書，韓，皆有厙，因謂本無單厙，後人誤除一點，以為厙別，其說是也。」）求諸自古，罕聞茲例。（以上論名氏諱飾之妄。）

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見論語雍也篇。集解引包云：「史者，文多而質少。」邢疏：「若文多勝於質，則如史官也。」）故知史之為務，必藉於文。自五

經以降三史而往，以文敍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文心雕龍情采篇：「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采，一作乎）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此用其意。）或體兼賦頌，辭類俳優。（漢書枚皋傳：「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為賦頌好嫚戲，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又東方朔傳贊：「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龜茲（龜茲，各本均作烏孫，陳君據漢書西域傳校改。）造室，雜以漢儀；（漢書西域傳：「龜茲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子玄以為烏孫者，涉上言烏孫公主女事而誤。）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後漢書馬援傳載其誡子姪書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本節論敍事貴真。）

謙案：讀書此篇，先有二事當知。一者，子玄雖以敍事題篇，而所舉三例，實修辭之要道，即說理抒情之作，亦當以是為衡，初不限於敍事一體也。二者，書為心畫，心緯要術，約句準章，其法孔多，非此三者即足盡之，蓋則但舉成文，以資隅反也。（下舉古文十弊篇以概行文之弊，義亦同此。）若夫文中持論，或有漏略，昔賢之說，可相披明者，並舉而辯之如次，亦鄭君箋詩「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之義也。

甲、句簡。六代史籍，雲蒸泉湧，散亂無紀，不可殫稽，故子玄於此首標簡要之談，其砭俗之義深矣。文賦論十體而終云：「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是前修行文貴簡，又不特史籍為然，顧加之權度，尚有可商論者二端。其一，則文有繁簡，其理非一。表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質文之變，涉及文字，故上世多簡，而後世多繁。文則云：「劉向載泄冶之言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此用三十二言而意方顯。及觀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減泄冶之言半，而意亦顯。又觀書曰：『爾維風，下民維草。』此復減論語九言，而意愈顯。」此繁簡之繫乎時世者也。至於文章取裁，有小有大，為繁為簡，亦或於此區分。方苞答孫以寧書云：「古之晰於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義於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詳略虛實之權度也。」此繁簡之繫乎題材者也。又若人之性分，稟受不齊，或強弱殊形，或剛柔異氣，則其為文也，亦各有專局。文心雕龍鎔裁篇云：「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隨分所好。士衡才優，

而類辭尤繁，尤難懸斷，而雅好清省。」此繁簡之繫乎性分者也。是故不可以多寡而第高下。其二，則一意求簡，不能無失。日知錄云：「『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瞯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此太簡則有欠生動之失也。（參列注引伯子論文評子玄譏公羊漢書一節）容齋隨筆云：「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樸贍可喜。」洪氏所論是矣。而以省文略得侯所由，及封侯戶數，致乖情實，尤為巨謬。此太簡則有遺事實之失也。文章精義云：「唐代宗時，有晉州男子郇謨者，上三十字條陳利害，一字是一件事。如團字是團練使之類，謨自知，他人不知也。」此太簡則有離清晰之失也。黃氏日鈔云：「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樗里子傳，史記曰：『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為滑稽矣。然則樗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為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此太簡則有不通順之失也。明此二者，庶知文傷煩蕪，固屬一病，刻意求簡，亦非必佳。綴文之徒，折中至當，要須斟酌題材，審定性分，稟左傳「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之說，論語「辭達而已」之言，為之準的，則自能左右逢源，豐約適度，而不至如日知錄所譏「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

乙、用晦。詳本篇所論用晦之義，乃承尚簡而來。故其斥前史之不能用晦，仍以有傷煩蕪為說。審所彈射，略可概然。蓋自子玄觀之，用晦不啻為致簡之一術，顧就文辭之全面論，則用晦之道，猶有勝義，非特有裨於簡要已也。夫心智感通，厥端有二：在作者曰表見，在讀者曰欣賞。表見而無微弗至，欣賞而無遠弗屆，斯盡其能事矣。然無微弗至，非繁而不殺之謂也，無遠弗屆，非鑿而無當之謂也。蓋詩之六義，其用有三：直陳曰賦，比喻曰比，曰興，雖並行不悖，而法式不同，故文或以詳盡為貴，或以宛約為能，讀者亦必隨分領會。乃若其一，孟氏所謂以意逆志也。既知文有曲直之異，則可明晦之為用，舍致文於簡括之途外，尤可遣意以含蓄之語焉。劉彥和之言曰：「情在詞外曰隱。」（張戒歲寒堂詩話引文心雕龍隱秀篇，今本此篇殘闕，復經後人竄補，無此語）以文心靈妙，變化無方，其限於書語，有不得盡言者，則必藉表象以出之，易傳所謂「曲中肆隱」者是也。其揆之事理，有不欲盡言者，則必稍曲指以明之，莊生所謂「謬悠荒唐」者是也。故比興之體，昔人以為最尊，以其尤足達至深之情，傳不盡之意也。楊慎譚苑醍醐云：「『辭，達而已矣。』恐人溺於辭而忘躬行也。遂兩者借之。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達而已哉。夫意有淺言之而不達，深言之乃達者，詳言之而不

達，略言之乃達者，正言之而不達，旁言之乃達者，但言之而不達，推言之乃達者，故東周西漢之文最古，而其能道人意中事最激，今以淺陋為達，是烏知達哉。」斯言於文家用事之理，可謂明其眞諦，近人不知其理，故於用事務多，造語繁縟者，則羣起而非之，不知此正其合於表見之處也。且作者讀者，各有職責，作者之職責，在求表見之充分與完整，其方術時直時曲，或顯或隱，固非讀者所能干預，讀者之職責，在求欣賞之正確與精密，其程度有深有淺，見知見仁，亦非作者所能指點，必欲鍥舟膠柱，以齊不齊，斯曲士之見矣。若夫胸無眞學，意本平庸，徒文淺陋以艱深，施虎皮於羊質，藉以用事之例，則必在繩之外，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丙、貴眞。論文貴眞，當先辨情理之眞，事理之眞，亦須用事必明，致曲存誠，不倖於索隱行怪也。何謂情理之眞？由心生想，由想生象，故實感有所不至，則幻象出之，常情有所不至，則以假設表之，此雖於事或闕，而於情則通，文辭有此，斯可以達不達之心，傳不傳之意，錫以嘉名，是為奇飾。如世說之「枕流漱石」，別賦之「心折骨驚」，此用字之詭異也。詩言「曾不容刀」，書稱「懷山襄陵」，此表象之甚泰也。是假之傳，則太眞登仙，還魂之記，則麗娘復活，此述事之駭奇也。然世之善讀書者，未嘗以其不實為病也。昔孟子之論詩也，謂「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萬章篇）王弼之論易也，亦稱「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易略例明象章）雖此兩賢之言所施雖不同哉，其揆則一。至於湯若士之序還魂曰：「自非通人，恆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則抉發文心，直抒妙義，尤為深切明白矣。若事理之眞，則以人事比擬，必於其倫，觸類引申，必衷其義，又凡名物制度，古今有異，夷夏不同，施於文辭，自非人所共喻，必以此時此地，從宜從俗為主，其悖於此者，是曰妄飾，以格之文律，亦違於立誠也。蓋情理屬於形上，能知其旨意，自可賅萬里而無礙，通億載而為準，事理屬於形下，不加之詮別，冀以考形名之不同，審古今之有異，是二者之所由分矣。間嘗博覽前修之論妄飾，尚有可補史通所未及者數事，茲分述之：六朝以降，代語猥多，呼仲尼以龍蹲，所高體以隱謎，雖近詭異，亦襲流俗，偶然用之，尚無不可。至如魏伯子論文有云：「人以文字就質於人，稱曰正之，總念『政者，正也』，改稱曰政，又念正者必須刪削，乃曰削政，又念斧斤所以削也，轉曰斧政，又念善斧斤者莫如郢人，易曰郢政，且或專稱曰郢，而最奇者，以為孔子筆削春秋，而春秋絕筆於獲麟，遂曰麟郢，愈文而愈不通，令人絕倒。」此則匪夷所思矣，是代語之不可妄飾一也。又官名地名，代有因革，或實同而名異，或實異而名同，令典昭彰，未可妄易，文士以求雅避熟，偶於吟詠，施以古名，理固非宜，而累猶小，至碑志史傳，所以徵信後世者，必從今制，不爾則於理甚乖。餘冬序錄云「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為異，不知文字間著此，何益於工拙，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瑯琊，鄭曰滎陽，以一姓之望而概衆人，可乎？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所謂於理無取，而事復有礙者也。」日知錄亦云：「以今日之地為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為不古，而借古官名，此文人所以自蓋其淺陋也。」是專名之不可妄飾二也。再如文章體製，與時遷變，官府文書之屬，尤多今古之殊，簡札所施，最忌模古，昔東坡為表忠觀碑，取趙清獻公請修表忠觀原奏，施以點竄，文史通義古文公式篇評之曰：「史家記事記言，因襲成文，原有點

竄塗改之法。蘇氏此碑，雖似鈔緝成文，實墾釋聲義制也。蓋文辭可以點竄，而制度則必從時。此碑首「臣抃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悉非宋時奏議上陳，詔旨下達之體，而蘇氏意中揣摩秦本紀「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語太熟，則不覺知劉知幾之所譏「貌同而心異」也。夫不察文辭義例，而惟以古雅為徇，則「臣抃言」三字，何如「岳曰於」三字之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之尤古，舍唐虞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是體式之不可妄飾三也。至若圜顱方趾，率土所同，而種姓既殊，則文教亦異，凡民族之自尊自貴者，於其言語文學風俗政教，無不寶之重之，既相愛促使處，則有優劣勝敗，居今而獨能立國宇宙者，則必其自尊自貴有以致之。其在吾華，始夫子之制春秋，即內諸夏而外夷狄，予姓率數以維清華之紀，故歷臨禍亂而不亡，縱遇強邦，無敢雜種，此萬世不刊之理也。百紀以還，華胄淩遲，佻薄之徒，甘為降虜，舉頭全盤西化，乃可圖強，推其居心，蓋欲深自高鼻，以自廁於彼所謂文明人之列，譬小喻大，則其制名也，亦男曰約翰馬太，女曰瑪利露西，夫繩以子玄之旨，則 Bernhard Karlgren 自稱高本漢，Maspero 自稱馬伯樂者，幾嘗鄙棄，況自甘貢下若是哉。昔者，魏收代史，王通元經，文飾義書，為庸評目，餘杭先生討滿州檄謂：「并是言之，非謂之能盜我中華，顧漢人之耽於胡虜也。」今日國脈不絕如綫，而耽於胡虜者乃日以滋，有志之士，云胡不痛，此亦妄飾之一端，古之賢者所不及知，而今之學士所不欲言者也。綜上所論，文辭貴真，固為不易之理，然必知有情事二者之異，情理之中，雖有若無稽者，而實不害其為真，事理之中，雖實似有據者，而亦可定其為妄，明乎此，則其去取亦斷可知矣。

古文十弊 章學誠

余論古文辭義例，杜預春秋序：「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發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蓋義者，先聖制法以垂世，例者，先賢依義以發凡，亦或變文曾義法。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訖哀公之獲麟，約其文辭，去其繁重，以制義法。」是也。後世古文家以為文章本於經術，故喜言之。方苞書史記貨殖列傳後云：「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則論之最著者也。 自與知好諸君書凡數十通，筆為論著，又有文德、文理、質性、黠陋、俗嫌、俗忌諸篇，諸文書具詳遺書文集，篇多，不悉舉。文德以下五篇見文史通義，惟俗忌篇今不傳，或即貶俗之原名。 亦詳哉其言之矣。然多論古人，鮮及近世。茲見近日作者所有言論與其撰著，頗有不安於心。按實齋於同時作者少所許可，以下所條十事，必皆確有其人，今皆不能悉也。因取最淺近者，條為十通，思與同志諸君，後漢書班超傳：「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又劉陶傳：「所與交友，必也同志。」此漢時習語，至今沿用之。 相為講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復述。此不足以盡文之隱；爾雅釋詁：「隱，微也。」漢書杜周傳贊注：「微，謂微妙。」 然一隅三反，隅反，見敘事篇注引論語。 亦庶幾近之矣。序

一曰：凡為古文辭者，必先識古人大體，而文辭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體，則胸中是非不

可以憑其所論次，（史記五帝紀贊：「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楚詞九歎惜思篇王注：「次，第也。」文選東京賦薛注：「次，比也。」）未必俱當事理；而事理本無病者，彼反見爲不然，而補救之，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矣。（淮南子時則篇：「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注：「率，使也。」）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行述或稱行狀。古文辭類纂序云：「傳狀類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海峯）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古之婦德，既在彤史，故女子亦得有行述也。）請大興朱先生作誌，（實齋朱先生墓誌銘：「先生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學者稱爲笥河先生。乾隆癸酉舉人，甲戌進士，歷官翰林編修，侍讀學士，安徽福建學政。」古文辭類纂序：「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敘其母之節孝，則謂乃祖衰年病廢臥牀，（經傳釋詞：「乃，猶其也。書多士曰：『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乃，爾其也。」周禮小司徒注：「廢疾，謂癃病也。」）溲便無時。（素問奇病論：「有癃者，一日數十溲。」注：「溲，小便也。」）家無次丁。（史記曆書：「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文選李陵答蘇武書注：「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故男子成年亦云成丁。家無次丁，謂其家男子惟乃祖一人。）乃母不避穢褻，躬親蕩滌。（爾雅釋詁：「躬，身也。」儀禮士昏禮注：「躬，猶親也。」漢書劉向傳：「躬親節儉。」）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祖於時蹙然不安。（蹙通作戚。戚，憂也。孟子梁惠王篇：「疾首蹙頞。」注：「蹙頞，愁貌。」）乃母肅然對曰：「婦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廣雅釋親：「翁，父也。」）何嫌何疑？」（古者男女授受不親，八歲則異席而坐，異坐而食。命士之禮，父子異宮。故此引乃母語以自解。禮記曲禮：「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漢光武帝報馮異詔曰：「將軍之於國家，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嗚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不肖有二訓：論衡自然篇：「稟氣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此一說也。說文：「肖，骨肉相似也。不似其先，故曰不肖。」韻林引風俗通：「生子黷陋，不似父母，故曰不肖。」此又一說也。）本無芥蔕，（漢書賈誼傳：「細故蔕芥，何足以疑。」師古曰：「蔕芥，小鯁也。」疊韻連綿字，故又倒文作芥蔕。風俗通：「何不芥蔕於其胸臆，而劃裂之哉。」）何有嫌疑？節母既明大義，定知無是言也。此公無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楚辭天問：「斡維焉繫？」蔣驥注：「斡，以斡旋轉

也。」廣雅釋詁：「斡，轉也。」淮南子天文訓：「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漢書天文志：「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案見書堯典）。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晉書：「北斗七星，柄隨四時以斡旋，其象最著。」故借以喻人事周旋也。

方自以謂得體；而不知適如冰雪肌膚，莊子逍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剗成瘡痏，西京賦：「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痏。」漢書薛宣傳注引三蒼：「痏，痏也。」不免愈濯愈痕瘢矣。瘢，今俗書亦作疤。人苟不解文辭，如遇此等；但須據事直書，不可無故妄加雕飾。妄加雕飾，謂之剜肉爲瘡。聶夷中傷田家詩：「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此借用之。此文人之通弊也。本節論剜肉爲瘡之弊。

二曰：春秋書內不諱小惡。春秋隱十年公羊傳：「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何氏解詁：「於內大惡諱，於外大惡書者，明王者起，當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先爲君父諱大惡也。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小惡不諱者，罪薄恥輕。」歲寒知松柏之後彫；論語子罕篇：「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彫，本作凋。然則欲表松柏之貞，必明霜雪之厲，理勢之必然也。自世多嫌忌，將表松柏，而又恐霜雪懷慚，則觸手皆荊棘矣。方言：「草木刺人，江湘之間謂之棘。」後漢書馮異傳注：「荊棘，榛梗之謂。」但大惡諱，小惡不諱，春秋之書內事，自有其權衡也。權衡，詳辨數下篇注引漢書律歷志。江南舊家，輯有宗譜，黃汝成日知錄集釋引趙氏（翼）曰：「南史王僧孺被命撰譜，而不知譜所自起，以問劉杳。杳曰：『桓譚新論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于周代也。』按周禮：『小史奠世系，辨昭穆。』是譜學之起于周無疑。漢高祖起布衣，故不重氏族。然漢鄭氏已有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氏姓一篇。系魏九品中正法行，于是世譜存姓，有司選舉，必稽譜牒，故官有世冑，譜有世官，于是譜學興焉。」有羣從先世，爾雅釋親：「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注：「從祖而別，世統異故。」疏：「此解所以稱從之理也。從祖而別，謂世分宗，其統各異。」按左傳昭五年注：「從，順也。」又廿八年注：「從，繼也。」祖之兄弟配偶，隨祖父母以得名，故曰從祖祖父、從祖祖母。下及父輩平輩，「從」皆然。禮記喪服小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五世而遷，親疏遞降，故云「從」耳。此言羣從，當是指從兄弟輩。爲子聘某氏女。禮記內則：「聘則爲妻。」注：「聘，問也。」荀子富國篇注：「聘，問名也。」猶今言訂婚矣。春秋宣六年公羊傳：「使勇

士某者,「解詁」:「某者,本有姓氏,記傳者失之。」後以道遠家貧,力不能婚,恐失婚時,毛詩召南摽有梅序疏:「禮記云:『二十曰弱冠。』又曰:『成人之道,成人,乃可爲人父矣。』喪服傳曰:『十九至十六爲長殤。』若子不殤父,明男二十爲初娶之端。又禮記曰:『女年十五,許嫁而笄。』以十五爲成人,許嫁不爲殤,明女十五爲初昏之始矣。王肅述毛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偽報子殤,儀禮喪服注:「殤,男女未冠笄而死,可哀傷者。」(傷,本作殤,據校勘記改。)俾女別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則守貞殉烈,兩無所處;守貞,謂夫死不嫁;殉烈,謂夫死自盡。今皆非其情,故曰兩無所處。而女之行事,實不愧於貞烈,不忍泯也。廣雅釋詁:「泯,滅也。」據事直書,於翁誠不能無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殤,周禮地官媒氏:「禁嫁殤者。」鄭注:「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賈疏:「不言殤娶者,舉女,男可知也。」按殤嫁之俗,後世鮮聞,殤娶則抱木成婚,守望門寡者是,此皆陋俗,故禮禁之。是女本無死法也。曾子問:娶女有日,而其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注謂:恐失人嘉會之時。禮記曾子問:「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案爾雅釋親:「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郭注:「古者皆謂婚姻爲兄弟。」邢疏即引記此文爲證。)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注:「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儀禮士昏禮疏引鄭玄三禮目錄云:「昏禮於五禮屬嘉禮。」故此云嘉會也。嘉會字出周易,見詩敍下注。是古有辭昏之禮也。今制:壻遠游三年無聞,聽婦告官別嫁。大清律例:「期約已過五年,無過不娶,及夫逃亡三年不還者,並聽經官告給執照,別行改嫁。」是律有遠絕離昏之條也。是則某翁詭託子殤,比例原情,尚不足爲大惡,而必須諱也。而其族人動色相戒,必不容於直書,則匿其辭曰:「書報幼子之殤,而女家誤聞以爲壻也。」夫千萬里外無故報

幼子殤，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無是理也，則文章病矣。人非聖人，安能無失？古人敘一人之行事，尚不嫌於得失互見也。如漢書司馬遷傳贊曰：「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年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己志信不謬。」）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此謂遷之行事著書以論其人，其得失不稍諱者也。自餘史傳類此者衆。蓋古之君子，其論人也，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善，荀子正名篇所謂「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者，往往於故舊難記過之，今則異鮮能久矣。今敘一人之事，而欲顧其上下左右前後之人皆無小疵，難矣！是之謂八面求圓，又文人之通弊也。本節論八面求圓之弊。

三曰：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文也。嘗見名士爲人撰誌，其人蓋有朋友氣誼，誌文乃倣韓昌黎之誌柳州也。韓愈柳子厚墓誌銘載本集。子厚嘗爲柳州刺史，故稱柳柳州。一步一趨，莊子田子方篇：「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惟恐其或失也。中間感歎世情反覆，已覺無病費呻吟矣。詩大雅板：「民之方殿屎。」傳：「殿屎，呻吟也。」爾雅釋訓疏引孫炎云：「人愁苦呻吟之聲也。」云無病費呻吟者，柳州誌有云：「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時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下石者，皆是也。」此謂之以子厚篤於友道，力爲劉夢得請播州一事道地，夢得遂得改刺連州，故陡文感發，若無其情事，而妄作感歎之言，則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者矣。末敘喪費出於貴人，及內親竭勞其事。古者男子主外，女子主內，故諸侯稱夫人曰內主（春秋昭三年左傳），卿大夫稱嫡妻曰內子（春秋僖二十四年左傳注），庶人妻妾皆曰內人（禮記檀弓注）。妻之戚屬因亦稱內親，即爾雅釋親之妻黨也。詢之其家，則貴人贈賻稍厚，

儀禮既夕：「知死者贈，知生者賻。」又「既賻」注：「賻之言補也，助也，貨財曰賻。」非能任喪費也。而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詩秦風黃鳥：「臨其穴」，箋：「穴謂塚壙中也，臨視其壙。」亦並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長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少加孤露，母兄見驕。」孟子梁惠王篇：「幼而無父曰孤。」楚辭涉江注：「露，暴也。」詰幼而喪父，無所庇蔭，故曰孤露。必待爲經理者也。荀子正名篇：「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後世假作紀綱處分之義。云柳州幼子孤露必待經理者，謂誌云：「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何爲失實至此？則曰：「倣韓誌柳墓有云：『歸葬費出觀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盧遵，既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附紀二人，文情深厚，今誌欲似之耳。」余嘗舉以語人，人多笑之。不知臨文模古，遷就重輕，又往往似之矣。是之謂削趾適屨，魏志明帝紀注引魏略載帝詔有曰：「削趾適屨，刻骨傷肌。」廣雅釋器：「屨，履也。」又文人之通弊也。本節論削趾適屨之弊。

四曰：仁智爲聖，夫子不敢自居；論語述而篇：「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孟子公孫丑篇：「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瑚璉名器，子貢安能自定？論語公冶長篇：「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集解引包氏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器貴者。」稱人之善，尚恐不得其實；自作品題，李白上韓荊州書：「一經品題，便作佳士。」品題猶世說云題目，今云評論矣。豈宜誇耀成風耶？嘗見名士爲人作傳，自言：「吾鄉學者，鮮知根本，惟余與某甲，日知錄：「史記萬石君傳：『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甲乙非名也，失其名而假以名之也。韓安國傳：『蒙獄吏田甲。』張湯傳：『湯之客田甲。』漢書高五王傳：『齊宦者徐甲。』嚴助傳：『閩越王弟甲。』疑亦同此。任安傳：『某子甲何不來乎？』三國志注：許攸呼魏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左傳文十四年：『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

不曰公，曰夫己氏。』注：『猶言某甲。』」原注：「文選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宣德皇后令：『今遣某位某甲等。』」爲功於經術耳。」漢書東平思王傳：「今聞王政行自新，尊修經術。」經術猶言經學耳。所謂某甲，固有時名，亦未見必長經術也。作者乃欲援附爲名，高自標榜，後漢書黨錮列傳：「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注：「標榜，猶相稱揚也。」榜與牓，古字通。」案：標亦通摽。惠氏補注引胡三省曰：「立表以示人曰標，揭書以示人曰榜。標榜，猶言表揚也。」惡矣！說文：「惡，慚也。」又有江湖游士，江湖一詞，本指隱遁而言。後來則以斥叔世下流，詭爲高雅，而奔走權門，以謀衣食者，亦猶風流本謂舉止之高華，而後來乃以目浪子之淫媟也。以詩著名，實亦未足相副也。漢書禮樂志注：「副，稱也。」然有名實遠出其人下者，爲人作詩集序，述人請序之言曰：「君與某甲齊名，某甲既已弁言，弁，冠冕之屬，弁載人首，亦猶序置書前也。君烏得無題品？」夫齊名本無其說，則請者必無是言。而自詡齊名，說文：「詡，大言也。」藉人炫己，顏頰不復知忸怩矣。國語晉語：「晉平公欲殺豎襄，叔向曰：『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注：「忸怩，慚貌。」實齋黠陋篇云：「觀後世文集，應人請而爲傳誌，則多敍其請之之人，且詳述其請之之語，偶然爲之，固無傷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序人請乞之辭，故爲敷張揚厲以諛己也。一則曰：『吾子道德高深，言爲世楷，不得吾子爲文，死者目不瞑焉。』再則曰：『吾子文章學問，當代宗師，苟得吾子一言，後世所徵信焉。』已則多方辭讓，人又搏顙固求，凡斯等類，皆入文辭，於事毫無補益，而借人炫己，何其厚顏之甚邪。」可與此條參證。且經援服、鄭，後漢書儒林傳：「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又鄭玄傳：「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及黨事起，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詩攀李、杜，元稹杜子美墓誌銘：「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總萃焉。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詞，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

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尙不能厲其藩翰，況堂奧乎。」舊唐書文苑傳云：「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爲是。」案自唐以來，李杜並稱，韓退之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又云：「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初無軒輊也。蓋李極高明，而杜道中庸。極高明，故辭事；道中庸，則易學。後人之抑李揚杜，理或在斯。然二公之詩，甄微立極，一也。顧之所論，豈其然歟。猶曰高山景仰。詩小雅車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箋：「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若某甲之詩，某甲之詩，本非可恃；而猶藉爲名，是之謂私署頭銜，封演聞見記：「官銜之名，蓋興近代。當是選曹補授，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于前，次書擬官于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所以名爲銜者，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次不絕者，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即其義也。」又文人之通弊也。本節論私署頭銜之弊。

五曰：物以少爲貴，人亦宜然也。天下皆聖賢，孔、孟亦弗尊尙矣。淸言自可破俗，然在典午，則滔滔皆是也。後漢書鄭太傳：鄭太語曰：「孔公緒淸談高論，噓枯吹生。」魏志鍾繇傳注引魏略載曹丕與鍾繇書曰：「至於荀公之淸談，孫權之嫵媚，執書嘆賞，不能釋手。」是則淸談實起建安，及正始中，何晏、王弼之徒主持風會，棄經術而尙玄言，蔑禮法而崇放達，自是以後，士林以此相高，故及晉而大盛焉。其詳具在世說新語及國志、晉書，亦稱淸言。晉書樂廣傳：「廣善淸言。」是其例也。典午見擬議篇注。論語微子篇：「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集解引孔曰：「滔滔，周流之貌。」前人譏晉書列傳同於小說，史通採撰篇：「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詼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皇朝新撰晉史，多採以爲書。夫以干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持爲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遍略，務多爲美，聚博爲功，雖取悅于小人，終見嗤于君子矣。」正以採掇淸言，詩周南芣苢：「薄言采之。」傳：「采，取也。」又：「薄言掇之。」傳：「掇，拾也。」採，采俗字。多而少擇也。立朝風節，論語公冶長篇：「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魏志王淩傳評：「王淩風節格尙。」魏書高允傳：「高生所乏者，矯矯風節耳。」強項敢言，後漢書酷吏傳：「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宣格殺之。主訴帝，帝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前史侈爲美談。南齊書王儉傳：「子昂之遇漢后，公違之逢魏君。」史評以爲美談。君子明其高義。」明中葉後，詩長發：「昔在中葉。」箋：「葉，世也。」門戶朋黨，管子明法篇：「治國無法，則民朋黨。」楚辭王注：「朋，猶黨也。」又：「黨，朋也。」御覽引六韜：「友之友謂之朋，朋之朋謂之黨。」蓋通言則同，對言則異也。聲

氣相激，誰非敢言之士？四庫總目欽定明臣奏議提要：「有明一代，惟太祖以大略雄才，混一海內。一再傳後，風氣漸移，朝廷所持，大致乃與南宋等。故二百餘年之中，士大夫所敷陳者，君子置國政而論君心，一劾動至千萬言，有如發論之辭；小人舍公事而爭朋黨，一事或至數十疏，全爲訐訟之詞。迨其末流，彌增踳薄，非惟小人牟利，即君子亦不過爭名。蓋諍鬨於朝，道學譁於野，人知其兵防吏治之日壞，不知其所以壞者，由閹臣奄豎之與權；人知閹臣奄豎之日肆，不知其所以肆者，由門戶朋黨爲之煽構。蓋宋人之弊，猶不過議論多而成功少；明人之弊，則直以議論亡國而已矣。」此當時「門戶朋黨，聲氣相激」之概略也。觀人於此，君子必有辨矣。不得因其強項申威，史通辨職篇：「強項申威，所不能及。」便標風烈。漢書元帝紀贊：「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理固然也。我憲皇帝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澄清吏治，世說新語德行篇：「陳仲舉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春秋成十八年左傳：「官不易方。」國語晉語：「官方定物。」注：「方，常也。」官方猶爲官之典常矣。懲治貪墨，春秋昭十四年左傳：「貪以敗官爲墨。」注：「墨，不絜之稱。」實爲千載一時。袁宏三國名臣序贊：「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途；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彼時居官，大法小廉，禮記禮運：「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殆成風俗。貪冒之徒，左傳襄四年文十八年傳注並云：「冒，貪也。」按貪冒即貪婪冒墨一類之稱，故昧冒一作昧墨。莫不望風革面。阮籍爲鄭沖勸晉王牋：「望風羆服。」易革：「小人革面。」王注：「小人樂面以順上。」時勢然也。孟子公孫丑篇：「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時勢連文本此。考清世宗御宇之初，即遴選賢員，整飭吏治，杜絕貪賄。其先六部皆有陋規，名曰部費，凡各省題奏，部費不入，不能結案。至世宗亦下詔嚴禁，官方爲之一整。其他懲治貪墨諭旨詔諭，東華錄亦多載之。四庫全書收世宗憲皇帝聖訓三十六卷，上諭內閣一百五十九卷，硃批諭旨三百六十卷。其聖訓提要云：「世宗憲皇帝勵精圖治，日昃不遑，爲萬世永賴之計，故釐飭治制，而不避其煩屑；一夫不獲之心，故慮遠防微，而不遺於細。且躬卯踐祚以前，侍聖祖仁皇帝之日長，上則政教之條制，刑賞之權衡，聞之最悉；下則百度之利弊，萬物之情僞，知之最深。」蓋[illegible]勝朝一英主也。今觀傳誌碑狀之文，敘雍正年府州縣官，雍正，世宗年號。盛稱杜絕餽遺，小爾雅廣詁：「杜，塞也。」爾雅釋詁：「餽，遺也。遺，送也。」周禮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案餽遺即饋字。搜除積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於循吏傳矣。詩靜女篇：「洵，信也。」史記始有循吏傳，後史多沿之。索隱云：「謂本法循理之吏也。」不知彼時逼於功令，史記儒林傳序：「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索隱：「學者課功，著之於

令，節令也，與令是也，令只通指政教號令矣。不得不然。千萬人之所同，不足以爲盛節。豈可見奄寺而頌其不好色哉？奄寺伯序箋：「寺人，內小臣也。」鄭注：「寺人亦奄人。」匡謬正俗：「寺人者，內小臣在宮闈庭寺之中，謂閹人耳。」齊說：「閹，男無勢，精閉者。」古有宮刑，獄者即以爲內侍，所以防淫佚也。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黃門，亦奄寺也。此襲其語意。山居而貴薪木，涉水而寶魚蝦，人知無是理也。而稱人者乃獨不然。是之謂不達時勢，又文人之通弊也。本節論不達時勢之弊。

六曰：史既成家，文存互見。成家謂立言有本，非徒以剿竊爲功；互見謂詳略相殊，期能達事理之實。有如管晏列傳，史記伯夷列傳索隱：「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而勳詳於齊世家；史記管晏列傳贊：「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然管相桓公，晏相景公，春秋時齊國之政，以此二君爲最盛，故齊太公世家仍詳著管晏之勳烈也。張耳分題，而事總於陳餘傳。史記張耳陳餘同傳，耳傳在前，僅敘其娶外黃富人女事，自餘背而已。以下即入餘傳，凡耳餘起兵，救趙，降漢，背漢諸事，皆在焉。此緣二人始末牽涉極多，不易分敘耳。而其後陳餘既爲漢斬，耳降漢，立爲趙王，耳薨，子敖嗣，尚魯元公主，被趙相貫高謀反，其書貫高爲之辯譬諸端，亦敘之餘傳中，則以牽連所及，不暇更端，故云事總於陳餘傳也。文史通義傳記篇：「傳之爲體，大抵相同，而迹者多方，有時而異。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命意，若陳餘張耳，合傳成篇，是也。」此其體例也。非惟命意有殊，抑亦詳略之體所宜然也。命意，謂觀其事理之重輕，與夫於其人關係之深淺，以爲軒輊也。論語憲問篇：「其然，豈其然乎。」皋繞之然，如此也。史通二體篇論史漢紀傳之體云：「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此其所以爲短也。」又敘史例列傳例謂曰：「紀傳之法，類例易求，而大勢難貫。」所知幾謂一事分出，或著事詳某傳，或標互見某篇，不勝繁瑣，以爲弊也。不知馬班體例，已不能閒，後史相沿，皆其事而易見者耳，欲使通覽全書，悉用其例，則不至於紀傳互殊，前後不同，如校勘諸家所糾彈者矣。總二說足以明互見之用矣。若夫文集之中，單行傳記，文史通義傳記：「傳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後雜出。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禮經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後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之爲傳，敘事蹟者區之爲記。然如虞預妬記，襄陽耆舊記之

類，敘人何嘗不爾，詔龜策西域諸傳，述事何嘗不稱傳，」故此以傳紀連言，從隋志襄陽耆舊記，唐志作襄陽耆舊傳，是亦二字同義之證。凡遇牽聯所及，更無互著之篇。校讎通義互著篇：「班馬列傳家法，人事有兩關者，則詳略互載之，如子貢在仲尼弟子爲正傳，其入貨殖則互見也；儒林傳之董仲舒、王吉、韋賢，既於經師之篇，而別有專傳，蓋以事義標篇，人名離合其間，取其發明而已。」此傳記互著之義也。勢必加詳，亦其理也。但必權其事理，禮記月令注：「稱錘曰權。」墨子大取篇：「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足以副乎其人，乃不病其繁重耳。如唐平淮西，韓碑歸功裴度，可謂當矣。唐淮西蔡州地，自吳少誠割據，歷少陽及其子元濟，三十餘年，至憲宗元和十年，丞相裴度始討平之。事詳唐書憲宗紀、裴度、吳少誠等傳。韓愈平淮西碑敘諸人勳勞，以度爲主帥，故尤致意焉。姚鼐評其文曰：「自元和九年用兵淮蔡，至十年而始平，其間命將出師，攻城降卒，俱非一時事，亦非盡命裴度後事也。而序者類之若一時事者，蓋序所以譽唐憲宗武功，申命伐叛之威，裴度以宰相督戰，將臣協謀，亦應特書諸度之殿，而主威益隆，此江漢常武之義也。於以見保大定功，綏馭寰區之謨，若詳著入蔡擒一叛臣，其於唐宗威德眇矣。此公表所云『詩書之文，各有品章條貫』者也。」此可與實齋之意相發明。後中讒毀，改命於段文昌。唐書韓愈傳：「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愈爲行軍司馬，淮蔡平，十二月隨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案段碑今載唐文粹，韓碑亦本不沒愬功，特以體制所關，敘愬略與諸將等，未特著之耳。以其時情事論之，自以愬功居首，其辭具見通鑑憲宗紀，文繁不錄。千古爲之歎惜。如李商隱韓碑詩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江端友韓碑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如世有段文昌。」皆足略見後人之論者也。但文昌徇於李愬，春秋文十一年左傳：「國人弗徇。」注：「徇，順也。」愬功本不可沒，其失猶未甚也。假令當日無名偏裨，後漢書馮異傳：「與鄧國任光、護軍都尉韓昌爲偏裨。」春秋襄三十年左傳：「令尹之偏。」注：「偏，佐也。」漢書項籍傳：「籍爲裨將。」注：「裨，相輔助也。」不關得失之人，身後表阡，說文新附：「路東西爲陌，南北爲阡。」漢書成帝紀注：「阡陌，田間道也。」後人亦有墓道，亦曰表阡。歐陽脩瀧岡阡表：「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侈陳淮西功績，則無是理矣。朱先生嘗爲編修蔣君撰誌，中敘國家前後平定準回要略，則以蔣君總修方略，獨力勤勞。

書成身死，而不得敘功故也。四庫總目御定平定準噶爾方略提要：「乾隆卅七年大學士傅恒等恭撰奏進。凡分三編，考準噶爾部落，系出元阿魯台，譯語轉音，故稱厄魯特。太祖高皇帝時，皆遣使入貢。世祖章皇帝時，錫以封爵。迨噶爾丹肆其豕心，侵擾喀爾喀諸部，聖祖仁皇帝親討平之。其姪策妄阿拉布坦先與噶爾丹構釁，竄所西遁，蹤伏伊犂，後生息漸蕃，稍爲邊患。由我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屢申撻伐。策旺阿拉布坦之子噶爾丹策凌，始戢餘受命。後達瓦齊殺噶爾丹策凌之子喇嘛達爾札篡，擁衆自立，部衆不附，準噶爾遂大亂。是書前編五十四卷，所紀自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乙未，至乾隆十七年九月壬申，即詳述其源起也。輝杜爾伯特台吉車凌、車凌烏巴什、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先後來歸，籲請天討，特命六師，分行兩道，五月而定伊犂，俘達瓦齊於[illegible]。旣而阿睦爾撒納[illegible]反噬，旋見剿誅。波羅尼都、霍集占梟獍齊鳴，亦隨戡滅。天山南北，桴鼓不鳴。是書正編八十五卷，所紀自乾隆十八年十一月甲戌，至二十五年三月戊申，即備錄其始末也。至續編三十二卷，則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庚戌以後，至三十年八月乙亥，凡一切列戍開屯，設居定賦，規畫久遠之制，與討定烏什，及絕域諸番，占風納贄者，咸載焉。」寄河文集編修蔣君墓誌銘：「君諱雍植，字麟樹，辛巳以二甲第一人賜進士，改庶吉士，充平定準噶爾方略館纂修官，總裁諸公皆倚重之，令纂辦方略一書。君早起坐書室，夕燒膏以繼。書成，而君之精殆銷亡於此矣。書旣上，同修者皆得優敍，而君名以卒不與。館中諸公議欲如故侍讀楊公述曾贈銜例爲之請，已而未果。」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爲作家傳者。隋志史部載漢魏六朝家傳二十九部，謝靈運山居賦：「國史以載前紀，家傳以申世模。」今宗譜中事跡亦稱家傳。全襲蔣誌原文。廣雅釋詁：「襲，因也。」蓋其人嘗任分纂數月，於例得列銜名者耳，其實於書未寓目也。春秋傳二十八年左傳：「得臣與寓目焉。」注：「寓，寄也。」是與無名偏裨居淮西功，又何以異？而文人喜於摭事，小爾雅廣詁：「摭，拾也。」幾等軍吏攘功，周禮大司馬：「軍吏載旗。」注：「軍吏，諸軍帥也。」春秋穀梁成五年傳注：「攘，盜也。」何可訓也！是之謂同里銘旂。昔與鐵：「周禮春官司常：『大喪共銘旌。』近代用絳帛粉書，書銜題寫「某官某公之柩」，另紙書題者姓名，黏於旌下。大斂後，斷以竹杠，依靈右，葬時去杠及題姓名，以旌加於柩上。」昔有夸夫，終身未膺一命，裝飾大問：「龍衍齊之。」注：「膺，受也。」論語先進篇：「賜不受命。」皇疏引王弼云：「命，爵命也。」好襲頭銜，將死，遍召所知，籌計銘旌題字。或徇其意，假藉例封、待贈、修職、登仕諸階。大清會典吏部：「凡覃恩予封者，辨其官之任與其級，列其應封者之名氏存故而題焉。本身爲授，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存者爲封，歿者爲贈。若貤封，各以其情請焉，得旨，則停其妻與身之封而予

之」此例封之義。又「凡官爭死者，皆贈以銜。凡贈銜之等十有八，皆視其官之職以爲差。」此特贈之義。又則例：「順治初年，定覃恩及三年考滿，例統封贈，一品至五品皆授以誥命，六品至七品皆授以敕命，正八品修職郎，從八品修職佐郎，正九品登仕郎，從九品登仕佐郎。」此修職登仕之義。階，官階也。彼皆掉頭不悅。最後有善諧者，取其鄉之貴顯，大書勳階、師保、殿閣、部院、某國、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師保者，若太師少師太保少保是也。殿閣者，若武英殿文淵閣之大學士是也。部院者，若吏部戶部之尚書侍郎，翰林院都察院之侍讀御史是也。某國某封者，若某國公某國侯是也。皆高官也，與衛階爲特括云。「今人作詩，動稱盛唐，曾在蘇州見一家舉號，其銘旌曰：『皇明少師文淵閣大學士申公間壁豆腐店王阿奶之靈柩。』可以移贈諸公。」蓋當時有此笑談也。人傳爲笑。故凡無端而影附者，謂之同里銘旌，不謂文人亦效之也。是又文人之通弊也。本節論同里銘旌之弊。

七曰：陳平佐漢，志見社肉；史記陳丞相世家：「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李斯亡秦，兆端廁鼠。史記李斯列傳：「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強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推微知著，魏志臧洪傳：「又不能原始見終，覩微知著。」固相士之元機；荀子非相篇：「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漢志有相人二十四卷，是其專書也。戰國，文選東京賦薛注：「玄，神也。」管子七法篇注：「機者，發內而動外，爲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爲之，不知其所以爲。」搜閒傳神，爾雅釋詁：「閒，擇也。」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其神志所在，則如圖畫名家，頰上妙於增毫。世說新語巧藝篇：「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俊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苟徒慕前人文辭之佳，強尋猥瑣以求其似，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委瑣握齪」，索隱引孔文祥云：「委瑣，細碎。」猥委同。則如見桃花而有悟，五燈會元：「志勤禪師初在溈山，因見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

來尊劇害，幾間蓆棄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到如今更不疑。」其後王安石詩云，「若見桃花生聖解，不疑還自有疑心。」近世李慈銘別署桃花聖解庵，皆用此事。逐取桃花作飯，蘇軾東坡志林：「世人見古德見桃花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五十年，轉沒交涉。」其中豈復有神妙哉？本節分兩層，以上論整閑傳神，非可濫用，以下論考古據典與文殊塗。

又近來學者，喜求徵實，每見殘碑、斷石、餘文、賸字，不關於正義者，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補史闕遺。斯固善矣。因是行文貪多務得，韓愈進學解：「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明知贅餘非要，卻爲有益後世，推求不憚辭費。漢書賈誼傳：「誰憚而久不爲此。」注：「憚，畏難也。」辭費見敘事篇注。案自乾嘉考據之學風行，而文章亦受其影響。一者，如實齋此之所舉，以考據所得闌入文章，而文章弊其體格。二者，以爲精考據即能文章，而文章遂若附庸。彼時爲然，於今尤烈。不知考據重知，則能寓於知；故涉覽愈博者，其斷制愈精。文章重能，則知寓於能；故才力愈高者，其識見愈遠。此事固非一途也。是不特文無體要，體要見文學緣略篇注。抑思居今日而欲備後世考徵，正如董澤矢材，可勝既乎？春秋宣十二年左傳：「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注：「菆，好箭。房，箭舍。」）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注：「蒲，楊柳，可以爲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注：「董澤，澤名。既，盡也。」疏：「言用之不盡也。」）」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還。」

夫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其或有關考徵，要必本質所具；即或閒情逸出，正爲阿堵傳神。世說新語巧藝篇：「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illegible]氏華[illegible]續集：「史育，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牀，不能行，但云：『舉卻阿堵物。』世遂以阿堵爲錢矣。然觀愷之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在阿堵上。』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衞，呼謝安王坦之，欲於坐害之，謝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置阿堵輩。』一以爲眼，一以爲經，一以爲兵士，豈可指定言之。自是當時[illegible]語，如今所謂此物云耳。」不此之務，但知買菜求增，皇甫謐高士傳：「司徒侯霸遣子道來奉書嚴光，子道求報書，光口授之，嫌少，光曰：『買菜乎？求益也。』」是之謂畫蛇添足，戰國策齊策：「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遍，請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

之是，是非蔽也。」又文人之通弊也。（本節論畫蛇添足之弊。）

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貞烈婦女，明詩習禮，（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揚詩守禮，終不過差。」）固有之矣。其有未嘗學問，（孟子滕文公篇：「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或出鄉曲委巷；（莊子胠篋篇：「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又秋水篇：「曲士不可以語於道。」釋文引司馬注：「曲士，鄉曲之士也。」鄉曲，猶言鄉里。舊長安有韋曲杜曲。宋人稱巷陌或曰坊曲，皆以爲分別界域之名也。委巷見敘事篇注。）甚至傭嫗鬻婢，貞節孝義，皆出天性之優。是其質雖不愧古人，文則難期於儒雅也。（孔安國尚書序：「漢室龍興，旁求儒雅。」荀子儒效篇「君子聲雅」注：「雅，正也。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每見此等傳記，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出入毛詩、內則。（漢志詩類序云：「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漢書儒林列傳：「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今本詩經，卽毛公之傳也。內則，小戴禮記之一篇，疏引鄭目錄云：「內則者，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劉向之傳，（漢志儒家：「劉向所序六十七篇」，內有列女傳。隋志：「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曹大家注。」漢書向傳：「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八篇，以戒天子。」）曹昭之誡，（隋志：「曹大家女誡一卷。」後漢書列女傳：「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不啻自其口出，（尚書秦誓：「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一切經音義引蒼頡云：「不啻，多也。」）可謂文矣。抑思善相夫者，（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引應劭曰：「相者，助也。」）何必盡識鹿車、鴻案？（後漢書列女傳：「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

布著與宜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又逸民傳：「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妻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耳。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善教子者，豈皆熟記畫荻、丸熊？宋史歐陽修傳：「修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新唐書柳仲郢傳：「仲郢，字諭蒙，母韓，善訓子，仲郢幼嗜學，嘗丸熊膽，使夜咀嚥以助勤。」自文人胸有成竹，蘇軾篔簹谷偃竹記述文同與可之言曰：「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晁補之贈文潛甥楊克一學文與可畫竹求詩：「與可畫竹時，胸中有成竹。」逐致閨修皆如板印。爾雅釋宮：「宮中之門，小者謂之閨。」文選思玄賦舊注：「修，善也。」閨修，猶言才媛也。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眞也。由是推之，名將起於卒伍，周禮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禮記燕義：「合其卒伍。」義俠或奮閭閻，史記游俠列傳：「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張衡西京賦：「便旋閭閻。」薛注：「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於宛肖。吳昌瑩經詞衍釋：「宛，猶若也。宛與若義相同，或曾宛焉，或曾若然。或曾宛若其義一也。詩：『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言若其死也。」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是之謂優伶演劇。國語齊語注：「優，笑，俳倡也。」春秋襄六年左傳注：「優，調戲也。」國語楚語注：「伶，司樂官。」說文：「戲，三軍之偏也。」國語晉語注：「戲，角力也。」爾雅釋詁：「戲，謔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注：「劇，繁多也。」又解蔽篇注：「劇，繁煩也。」漢書揚雄傳注：「劇，亦疾也。」古者優伶之爲，以調笑歌舞爲主，其事紛紜揮霍，戲劇之義，當由此引申。蓋優伶歌曲，雖耕氓役隸，史記秦始皇本紀引賈誼過秦論：「甿隸之人。」集解引如淳曰：「甿，古氓字，氓也。」矢口皆叶宮商，法言五百篇：「聖人矢口而成聲。」注：「矢，正也。」廣雅釋詁：「矢，直也。」「叶，同協。」書堯典僞孔傳：「協，合也。」是以謂之戲也。而記傳之筆，從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曾國藩書何文樹敍曰：「敍述朋舊，狀其事蹟，動稱卓絕，若合古來名德至行，備於一身，譬之畫師寫眞，衆美畢具，而於其所圖之人，固不肖也。」其論足與此相發。本節論優伶演劇之弊。

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旦暮遇之；（莊子齊物論：「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史記五帝本紀贊：「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弗肖也。（陳深金壽紀聞引元人郝經與友論文法書曰：「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後，辭由理出，文自辭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者也，非先求法而作之也。後世之爲文也則不然，先求法度，然後措辭以求理，若握杼軸，求人之絲枲而織之，經營比次，絡繹接續，以求端緒，未措一辭，鈐制夭閼，惟恐其不工而無法，故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寳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往余撰和州故給事成性志傳，（今載遺書本和州志中。）性以建言著稱，故采錄其奏議。（傳之所載，有籌海寇鄭成功形勢等八疏，傳云：「章疏大者凡數十上，皆切實有當利病。」）然性少遭亂離，（詩四月：「亂離瘼矣。」傳：「瘼，憂也。」）全家被害，（明崇禎乙亥，流寇陷和州，性全家被害，亦見志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篇，尤沈痛可以教孝，故於終篇，全錄其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許奏章，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鷁首重而舵樓輕矣。（淮南子本經篇：「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遊於水也。注：「鷁，大鳥也，畫其象於船頭也。」方言：「船首謂之閤閭，或謂之艗艏。」注：「鷁，鳥名也，今江東貴人船前作青雀，是其像也。」）今此婪尾，（蘇軾仇池筆記：「蘇鶚云，以酒巡匝爲婪尾，一作藍尾。侯白酒律謂酒巡匝，末坐者連飲三杯，爲婪尾酒。」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引緗素雜記云：「蘇鶚演義云：『今人以酒巡匝爲啉尾，即再命其爵也。云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其尾長三丈。一云藍顆水牛，其尾三丈，時人效之，以爲酒令。今兩葉從其簡也。此皆非正。行酒巡匝，即重其歡，蓋慰勞其得酒在後也。又啉云者，貪也，謂處於座末，得酒最晚，腹癢於酒，既得酒巡匝，更貪婪之，故曰啉尾。啉字從口，是明貪婪之意，此說近之。』余觀宋景文公守歲詩云：『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燈前婪尾杯。』又云：『稍倦持螯手，猶殘婪尾觴。』又東坡寒食詩云：『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樂天寒食詩云：『三杯藍尾酒，一楪膠牙餳。』乃用藍字，蓋婪藍一也。」洪邁容齋四筆略同，不具引。方言：「尾，梢也，盡也。」廣雅釋詁：「尾，後也。」此猶今云結尾耳。）可謂善謀篇也。」余戲詰云：（說文：「詰，問也。」）「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邪？」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爾雅釋宮：「門側之堂謂之塾。」禮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疏：「此明學之所在，周禮，百

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恆受教於塾。」 謂之時文，四庫提要四書類序：「論語孟子，舊各爲帙，大學中庸，舊禮記之二篇，其編爲四書，自朱子原始，其懸爲令甲，則自元延祐復科舉始，古來無是名也。」又後案：「案四書至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闡明理道之書，遂漸爲弋取功名之路，迨明永樂中，大全出而捷徑開，（案指明成祖命翰林學士胡廣等撰四書大全，有明一代，尊爲取士之制書。）八比盛而俗學熾，科舉之文，名爲發揮經義，實則發揮註意，不問經義何如也，且所謂註意，又不甚究其理，而惟揣測其虛字語氣，以備臨文之摹擬，並不問註意何如也。」顧炎武生員論略曰：「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於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爲人生之所以爲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才，失然後寇賊奸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于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于其間矣。」覽此可知前代以時文取士之大略。 必有法度以合程式。尚書大禹謨：「罔失法度。」管子明法解：「法者，天下之程式也。」此謂時文作法，國有定制，學者必遵行之。 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論語雍也篇：「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易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穉也。」鄭注：「蒙，幼小之貌。」 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素問至眞要大論注：「大經節，膝也。」 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操相宅相墓之術者，世稱形家，漢志術數略形法序云：「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是其所本也。山脈爲龍，聚址爲穴，蓋形家之語如此。錢謙益再答杜蒼略書：「讀班馬之書，辯論其同異，當知其大關鍵，來龍何處，結局何處，手中有手，眼中有眼，一字一句，龍脈歷然。」此借人以形家術語論文之可見者也。 隨時取譬，習慣成風。然爲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然，無庸諱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啓蒙議論，則如用象棋枰布圍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謂井底天文，羣書治要引尸子明堂篇：「一日之能燭遠，勢高也，使日在井中，則不能燭十步矣。」又廣澤篇：「自井中視星，所見（見字本作視，孫星衍校輯尸子作見，下第字同）不過數星，自丘上以視，則見其始出也，（也字孫星衍校輯補）又見其入，非明益也，勢使然也。」蓋此所本。 又文人之通弊也。案此弊亦始明人，包世臣與楊季子論文

苦云：「自前明諸君子論『文起八代之衰』之言，遂斥選學爲別裁僞體，且以應讀帖括而講者，心力悴於八股，一切詞藻，皆爲舉業之蠹，遂取八家下乘，橫空起議，照應鉤勒之篇，以爲準的，小儒昧目，前邪後許，而精深閎茂，反在屏棄。」可見八股之流毒矣。本節論井底天文之弊。

十曰：時文可以評選，古文經世之業，莊子齊物論：「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此謂古文爲經世之業，蓋指其推本六經，足以明道而言。不可以評選也。摯虞撰文章流別，有集，有志，有論，是評選兼施之祖。其評而不選者，如詩品是。選而不評者，如文選是。此徵之見存，其體例較然可知者也。時文可評選者，其用在弋取名，選之而示人以風會。古文不可評選者，其志在成家言，選之恐失厥面目，是以有別也。前人業評選之，則亦就文論文可耳。但評選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之書，今不盡傳，其文見於史傳。如文選所錄，載正史者有百二十餘首，蓋古之史書，有文以傳人之例，而集部未興，單篇別出，亦易於括囊也。參看詩教下篇。評選之家，多從史傳采錄。而史傳之例，往往刪節原文，以就隱括，荀子大略篇：「示諸檃括。」注：「檃括，矯揉木之器也。」亦作隱括。何休公羊序：「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云：「無是公言上林及子虛言雲夢所有甚衆，故刪取其要。」此史家自道其刪約載文也。故於文體所具，不盡全也。此就選家取材史傳而言，若其所據與史傳不同，則參稽之際，亦復詳略互見。凡選家亦自有增刪，皆讀者所不可忽者也。俞正燮文選自校本跋曰：「文選見於史傳者極多，選家例有頗別增刪，其本有頗他書多者，西都賦視漢書多『眾流之隈，汧涌其西』，東都賦詩視漢書多『嘉祥阜兮集皇都』，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視漢書多『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十二字，東方朔答客難視漢書多『傳曰：天下無害災』二十七字，蓋昭明得他本增入者。景福殿賦注引薛綜東京賦注曰：『高邑、蓬成，二觀名也。』有注而賦文無此二觀，今所得後漢宮殿簿亦無此二觀，則賦文昭明刪之。九章涉江刪去『亂曰』以下五十九字，鍾士季檄蜀文，魏志『亦無及也，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今文選『亦無及也』下刪『其詳擇』九字，任彥昇爲褚諮議讓代兄襲封表注云：『此表與集詳略不同，疑是稿本，詞多冗長。』奏彈劉整注云：『昭明刪此文太略，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是亦昭明刪之，而李崇賢復補。唐僧辯正論九箴篇引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寄與世上人，道士慎莫作。』文選古詩十九首無『寄語』十字，亦昭明刪之。（案此十字乃二氏相攻，僧徒妄加以誹道流者，決非古詩之文，理初信之，疏矣。）其以意存者，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書，頌與書正文皆不見，蓋古人僅傳其序引。其增改字者，據注則顏延年宋文皇后哀冊文依用宋文帝加八字，陸佐公石闕銘依用梁武帝改十四字，新漏銘依用梁武帝改一字，沈約改二字。然則文選不皆只拘牽原稿評說是非也。其中本爲昭明所改移者，曹子建與吳質書注引別題曰：『昭明移聲樂不好伎，置和氏無貴矣下，與季重之書相應也。』朱浮與彭寵書注云：『後漢書載此事，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義雖同，辭旨全別。』

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錄有取舍，選亦必有取舍，校者詳其異同，以見古人之趣，非有彼此是非之見，凡書皆然，況其爲文辭選集本邪？」

評選之家，不察其故，誤謂原文如是，又從而爲之辭焉。於引端不具，荀子非相篇注「端，首也。」而截中徑起者，詡謂發軔之離奇；楚辭「朝發軔於蒼梧兮」洪氏補注「戰國策『陛下嘗軔車於趙矣。』軔，止車之木，將行則發之。」漢書鄒陽傳「輪囷離奇」注「離奇，委曲盤戾貌。」於刊削餘文，而遽入正傳者，詫爲篇終之嶄峭。嶄同巉，峭同陗。廣雅釋詁「高也」。於是好奇而寡識者，轉相歎賞，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覓」矣。「覓」據傳當作「覓」。有明中葉以來，一種不情不理，自命爲古文者，起不知所自來，收不知所自往，專以此等出人思議，誇爲奇特，往閱某短書，載明季一士人上時相書，其起四句云「尚何言哉，天下能文者莫如我，知文者莫如足下，尚何言哉！」王李末流之弊，蓋至如此。惜忘其姓名。於是坦蕩之途生荊棘矣。論語述而篇「子曰：君子坦蕩蕩。」集解：鄭氏曰：「坦蕩蕩，寬廣貌。」夫文章變化，侔於鬼神，斗然而來，後漢書竇融傳注「斗，峻絕也。」戛然而止，尚書益稷「戛擊鳴球」馬鄭注並云「戛，櫟也。」後漢書馬融傳注「敔，敔也，形如伏獸，背上有二十七刻，以木長尺櫟之，所以止樂。」何嘗無此景象？何嘗不爲奇特？但如山之巖峭，水之波瀾，氣積勢盛，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陳師道後山詩話「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可與此相參證。文人好奇，易於受惑，是之謂誤學邯鄲，莊子秋水篇「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又文人之通弊也。本節論誤學邯鄲之弊。

護案：荀子勸學篇曰：「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禮樂法而不說。」此論五經之有蔽也。范甯穀梁傳序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此論三傳之得失也。經傳之書，不以能文爲本，而後來見則具敘，尚有長短進退於其間，況

乎纂物裁篇，以情信詭巧爲事者哉，故自典論文賦以下，登品作者，標舉篇章，優劣既分，瑕瑜不掩，逮及六朝，彥和立指瑕之篇，休文著八病之說，則爲文之道，以免疵累爲先，理亦大昭於世矣，唐宋以降，短書繁興，小則一字之微，大則立言之體，蚩點所及，無間賢哲，若滹南辨惑，遍彌四部，汪文摘謬，專摘一家，是其尤著者也，今論行文之病，仍當準外內二端觀之，其外則篇章句字，其內則才學識德，作者誠能挺其才，飭其學，擴其識，高其德，以斟酌乎句字，舞蹈乎篇章，則周旋文律，庶保無咎，然此非可託之空談，亦自有其方術，請言其略，

今僅恆以識字者，文字之學，造句者，文法之學，謀篇安章者，修辭之學，此判學術之界域，則信然矣，（修辭之學，自亦應包字句，然其論字句，但就其在全篇中之地位，及所能展見之程度而論，與文字之學，專明一字意義，文法之學，專論一句之結構者，異趣，故三者於文，各具其用也，）而其所以爲文辭之始末者，則又有其次第焉，文心雕龍章句篇云「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是知欲免累害，當以通小學爲先，餘杭先生文學說例序曰「文學之始，蓋權輿於言語，自書契既作，遞有接構，則二者殊流尚矣，漢世相如、雄、固之儔，皆會最凡將，訓纂，蒼頡，故其文辭閎雅，知言之選，唐時樂文采者，猶云宜略識字，（案此謂韓退之）至賦詩書檄，猶慎不苟，（案此謂劉禹錫）兩宋以降，斯道漸替，然有所述作，猶能曰古文辭，其稱謂不能無取於廣雅，既昧雅訓，則謬誤狂舉者衆，昔王仲任有言，「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夫漢人自史篇，蒼頡，滂熹以上，大抵從師受誦，逮其成立，劣能守文，則曰儒，草創述作，則曰文，誠其大齊，當如是也，今則文學辭說之士，乃往往不逮經儒遠甚，姚姬傳欲事東原，猶被謝卻，何有其錄錄者，較其功實，非通小學與不通小學之效歟，夫羲農而上，結繩以治，則吐言爲章可也，既有符號，斯殺雜異語，非通古今字，知先代絕言者，無能往來，況夫瞥別流變耶，但有精練小學拙於文辭者矣，未有不知小學而可言文者也，」蓋文學之始，積名爲以爲句身，擇字不精，則句將安託，此所以文學之士，於文字之學，當首通其要也，其次積字成句，句司數字，虛實不同，相接爲用，今人所謂文法之學，而精備則以詞例爲稱，自高郵王氏經傳釋詞出，而虛字之用明，自德清俞氏古書疑義舉例出，而文詞之例顯，自丹徒馬氏文通出，而詞品之式析，於是昔人以爲難知者，今則皆有軌則可尋，誠能就以研求，屬句亦可免於無玷矣，顧有當分別觀之者，王俞二作，皆取經漢舊籍，比勘歸納，著爲凡例，故觸類而長，無不可通，馬氏之爲，則先取西洋文法爲規矩，而隱括禹域舊言，是以雖條理秩然，而亦時有扞格，蓋各民族之語言文字，雖其理若一，而事難盡同，遷甲就乙，未見其可，章公劉談例話云「讀古書須明辭例，此謂位置相同，辭性若一，如同爲名物之辭，或同爲動作之辭是也，然尚有不可執者，論語發端即云「不亦說乎，」「不亦樂乎，」「不亦君子乎，」君子與說樂，辭性豈得同耶，蓋說之與樂同屬業詞，君子則爲實字，三句位置若一，援以西文，必不可通，而在吾華，則因文從字順，以此知其辭相牽合矣，故學者於此，必慎所擇，若夫近世文人，習學東西洋者，每用異邦文法，以自矜奇，有類效顰，彌益其醜，是又當引爲深戒者也，其次謀篇安章，雕飾潤色，求其首尾圓合，條貫有序，今曰修辭之學，變化尤繁，蓋其事非若句字之用，有定程者，故自昔知者不言，而强爲繩墨者，則黯井底

天文之失。惟文心雕龍鎔裁篇有云：「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於篇章之道，略中要旨，更不拘牽，斯可謂圓通之識也。綜上可知，治文章者，欲求免於用字之失，則當習文字之學；求免於造句之失，則當習文法之學；求免於謀篇安章之失，則當習修辭之學。而其中尤以文字之學，最為切要。文法之學次之，至修辭一道，則文無定轍，雖可質言，要於訓詁詞例研之已精，古人佳章妙製習之已熟，則自能從容合度。蓋行文之病屬之形式者，冀其不犯，術止於斯矣。

至若意義之舛謬，則或緣才短而學疏，或緣識陋而德薄。其為貽累，視篇章句字之失，又不可同日而言。實齋所舉，多屬此種。如削趾適屨，誤學邯鄲，則才之短也。八面求圓，并誹天文，則學之疏也。割肉為瘡，識之陋也。私署頭銜，德之薄也。四者於文，乃屬至要。交錄一篇，言之已精，茲加析論，則學者才之生，德為識所歸。何則，性分智愚，本乎自然；學問淺深，存於人力。或優游而自得，或黽勉以程功，其難易既殊，斯高下有別。故才學俱全者，固為難矣。若不能兼，寧使乏才，不可廢學。蓋無才而勤於學者，刻鵠不成，尚類乎鶩；無學而徒恃才者，畫虎不成，反類乎犬。高明多為鬼瞰，而大器可以晚成。故曰：學者才之主也。識生於心，所以甄疑似，別同異，事義昭晰，涇渭分明，斯於文也，和理在中，爭升勞逸，是以去瑕類矣。然識之為務，斷制居先，苟其不慎，必流偏頗。實齋謂不知古人大體，則胸中是非不可以憑，若申言之，則雖識大體，明是非，而無德以輔之，則轉足陷於「曾偽而堅」之境，如古之神姦巨慝，智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假爽嘉之名，行媒孽之實者，其識度要非恆人所及，斯其明證。荀子正名篇云：「以仁心說，以公心辨。」豈非示人以雖具卓識，必有明德以濟之歟？故曰：德為識所歸也。學以御才，德以薰識，意義之失，庶幾可免。是以合外內言之，欲求免於文病，小而檢點字句，大而淬厲身心，必先豫之以學以德。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畢竟明經，斯言不我欺矣。

復次，士衡論天機利鈍，謂「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率意寡尤，則不煩鍛削而自合；竭情多悔，勢必待刊改而後工。文章天成，妙手偶得，自非上智，孰能語斯！是則常人之為，必待斷琢，亦理之固然也。文心雕龍神思曰：「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又繼論修飾曰：「抽辭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費，原作貴，此從張松孫本）杼軸獻功，煥然乃珍。」斯明示學者為文，事前當有修養，事後尤貴點竄也。故有一字之易，化臭腐為神奇；一事之訛，變康莊為荊棘。書記所載，雖更僕數，其間又或由一己之尋究，或出友朋之切磋。杜公偶題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準此而言，則增損改刪，似當以己所權量，為最適當。然亦有情之方冒，再三思讀者，亦有敝帚自珍，不知其誤者，則借鏡他人，不可廢焉。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默此遺訓，以為美談。曹丁之言，可謂有兼聽之聰，兼覆之懷者。益以少陵之說，則知改文之事，由人由己，之二途者，殆互為勝秀，未可偏執。故介甫之春風又綠，永叔之環滁皆山，齊己拜一字之師，無本定推敲之句，皆藝府之美談，後來所最喜矣。

後序

程會昌既撰文論要詮竟，乃書其末簡曰：辛巳、壬午之閒，余承乏武漢大學講席，始與諸生嫥治文學者接談，其言之淩雜浮淺，往往出意度外。知近世短書，累害郅深，因取前哲雅言授之，俾與於學。期年，稍稍解悟。旋移教金陵大學，從游所病，亦與瞀等，輒仍舊貫，相共講論，徵材纂事，經歲遂成此書。其中條指，迥不猶人，要之，以遵信舊聞而不穿鑿者近是。若夫入選諸篇，有子玄史通、實齋文史通義，是二家者，閒或爲人掎摭，顧其精練廉悍，解紛蔽，破調欺，居今尤不可廢。自餘平原文賦、餘杭儀徵二論，則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者。誠能奉爲繩準，以進窺文術之全，庶乎有倫有脊，雖不中不遠矣。然余少讀莊生書，知在昔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孫卿亦云：「狂生者不胥時而落。」今是天步艱難，炎、黃苗裔，岌岌不獲自保，所謂魁傑巨子者，筆不點牘，辭不辯心，方妄私其一察之術，以更故常，以蕩凡民，以易天下。此其所爲，未知視古之君子與狂生者奚若？竊不自揆，

獨於捄死不贍之口，冒大不韙，從而進退之，寧足以矯末俗，起衰赳。是亦師其蓬心，聊以自熏勞耳。老子曰：「多言數窮，」又曰：「信言不美。」假我數年而躋於道，出入風議之過，吾其免夫。民國三十二年，歲在癸未，秋八月，成都客次。

文論要詮識語（附錄）

張滌華

丁亥春，千帆先生以所撰文論要詮初印本見詒，華受而讀之，見其縈稱博引，曲暢旁通，深歎其精湛不苟。先生尋以書來，諄諄以有無異同爲問。夫以 先生之才之學之識，取先士茂製爲之疏通證明，可云「一毫無遺憾」，乃不恥下問，如恐不及，抑何其懷之虛而語之謙也。自維款淺，雖於諸論之餘間有所疏記，然拘墟之見，未必有涓埃之補，兼之迫於冗事，無從脊錄之暇，故爾然久未以報。頃復得摯友李曉之兄書，知此書行再付梓， 先生亟欲一觀曩日所記，予不敢復隱拙，乃重寫一過，付之郵筒。瀕嚨醲聞，益深愧無以仰副謙虛之雅云。所記如干條，備列如次：

文學總略

傳曰：「博學於文。」（葉第二）

案論衡正說篇云：「論語者，……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又漢書平帝紀云：「傳不云乎：『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師古注：「以論語傳聖賢之言，故謂之傳。」（案謂爲通用字。）此皆釋論語所以名傳之故，然猶未盡。考論語與孝經、孟子，皆昔漢代學校誦習之書，文帝時嘗立傳記博士，（見趙岐孟子題辭。）故當時通謂之傳。孝經等三書姑不論，茲就稱論語爲傳者，更舉數例如次：漢書宣帝紀：「傳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元帝紀：「傳不云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又劉歆傳：「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又東方朔傳：「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此並引論語而皆謂之傳。（漢人徵引論語直稱書名者爲數反極少。）知章君此處，蓋用漢人舊稱，注中似當說明之。

是故推論文學。（藥第四）

案：推與較同，故推摯或作較摯，揚推或作揚較。（亦作揚校。）推較猶約略之意。文選蜀都賦：「請爲左右揚推而陳之。」李注引許愼淮南子注云：「揚推，粗略也。」又廣韻：「較而論之。」王念孫謂猶言約略論之。據此知莊子徐無鬼篇之大揚推，謂大略也。郭注釋爲發揮商推，殊誤。注文不當引之。此可參讀書雜志。

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注：據史，蓋二人皆善奏記。（藥第四））

案：唐林漢書無傳，且唐林附見鮑宣、夏侯勝、王莽諸傳，而皆未言其善奏記。谷永本傳亦無善奏記之文。（唯游俠樓護傳有谷子雲筆札爲人信用之語，注亦失引。）故注所謂據史云云似覺不根。考論衡效力篇云：「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爲也。」又別通篇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既中實，文說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此則與唐、谷善奏記之證，似可補入。

序卦、說卦爲目錄箋疏。（藥第一一）

案：元李治敬齋古今黈卷一云：「歐陽公不信周易繫辭，而於序卦則未嘗置論。此蓋孔子見古之易書其諸卦前後相連悉已如是，因而次第之以爲目錄云耳。」又清盧文弨鍾山札記卷四云：「吾以爲易之序卦傳非即六十四卦之目錄歟？史、漢諸序殆昉於此。」李、盧並謂序卦爲目錄，說與此同，或即彥和所本。

若從其本以爲部署。（藥第一五）

案漢書項籍傳云：「部署豪桀」師古注：「分部而署置之也。」又高帝紀「部署諸將」句下注略同。注引兒寬傳署字，不如引項氏此注，蓋部署乃連綿字也。

凡排比鋪張。（葉第二二）

案元好問論詩絕句云：「排比鋪張特一途。」語意與元稹文同，而字面與本篇合。章君蓋用此。

知文辭始於表譜、簿錄。（葉第二三）

案文辭之興，始於謠語，此中外所同。表譜、簿錄之體，雖旁行邪上，三代已有，然未必早於遠古歌謠。章君此論，實有未安。注家之例，雖不駁本文，然本書亦不甚拘此例，（如文德篇注即嘗駁正實齋）則此等處似當附記數言。

文選之興，蓋依乎摯虞文章流別，謂之總集。（葉第二四）

案魏文帝撰徐、陳、應、劉諸人遺文為一集。（見文選與吳質書）杜預亦有善文五十卷。（見隋志，兩唐志作四十九卷）並在摯氏之先，則總集非始於文章流別也。章君偶未照，注中似可補出。

更相闌入者多矣。（葉第二五）

案漢書成帝紀云：「虒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闌入尚方掖門。」應劭云：「無符籍妄入宮曰闌。」章君用闌入字，似可徵引此紀以明之。若注所引汲黯傳則曰闌出，不曰闌入也。

詩教上

騰說以取富貴。注：玉篇「騰，奔也。」騰說猶馳說矣。（葉第三三）

案史記司馬相如傳：「騰茂實。」索隱：「騰馳茂盛之實也。」漢書敍傳：「諸子相騰。」師古注：「騰，馳也。」此皆直訓騰為馳，無煩徵引玉篇。蓋玉篇訓奔，不關馳也。

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葉第三九）

案文選劉歆讓太常博士書善注引論語讖云：「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則論語即仲尼之微言。以釋實齋此句，語意尤顯。

南北文學不同論

崔浩、高允之文，咸磽确自雄。（葉第五六）

案「磽确自雄」，張溥百三家集溫侍讀集題詞中語。劉君蓋用此。

溫子昇長於碑版。（葉第五六）

案魏書、北史子昇本傳載子昇作侯山祠堂碑文，時稱大才士。亦其長於碑版之證。

盧思道長於歌詞。（葉第五七）

案隋書、北史思道本傳：「齊文宣帝崩，當時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惟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為八米盧郎。（會昌謹案：困學紀聞雜識篇云：「或謂米當為采。」何注云：「見猗覺寮雜記。」）後以事免歸。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為五言詩見意，世以為工。周武帝平齊，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為，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

作者，而深歎美之。」又張溥百三家集盧武陽集題詞：「子行詩兼工七言，唐玄宗自蜀回，登勤政樓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北征人去未還。』即盧薊北歌詞也。唐風近隋，盧薛諸體，世尤宗倚。」此並思道長於歌詞之證。原注但言：「如薊北歌詞諸作是也。」初學或未及知，似當更爲疏通。

子才、伯起亦工記事之文。（案第五七）

案史通敍事篇自注引王劭齊志：「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興魏之書悵快。」是子才工記事文之證。伯起有後魏書，李延壽論之曰：「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蕪，志存實錄。」是伯起工記事文之證。

又初明、子淵……習爲北鄙之聲。（案第五七）

案張溥百三家集沈侍中集題詞：「勸進三表，長辭慷慨，絕類劉越石。……爲陳太傅讓表，義正辭壯，即阮嗣宗上晉王牋，曷加焉。……江南文體，入陳更衰，非徐僕射、沈侍中，代無作者。」又周書、北史王褒傳：「褒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又百三家集王司空集題詞：「今觀子淵詩文，多燕歌類。隴章樓閣，長安陵樹，傷心久矣。」此並可證劉君之言。注中似可采入。

文賦

耽思旁訊。（案第五八）

案耽與湛通。小雅常棣：「和樂且湛。」釋文：「湛又作耽。」中庸湛亦作耽。漢書成帝紀贊：「湛于酒色。」師古注：「湛讀曰耽。」文選晉書載：「湛湎德。」善注：「湛讀曰耽。」並其證。湛沈古今字。（段玉裁謂耽湛皆假借字，本字當作媅。）漢書司馬相如傳：「湛恩汪濊。」師古

注：「湛讀曰沈，沈，深也。」故耽又與沈通。文選西京賦：「大廈耽耽。」薛綜注：「耽耽，深邃之貌也。」史記陳涉世家：「涉之爲王沈沈者。」集解引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是其證。據此，知耽思即沈思，猶言深思也。注所引李注，毛傳釋耽字皆未明切。

或龍見而鳥瀾。（集第八七）

先師衡陽劉君（叢龍）云：「善注：『大波曰瀾。如鳥在波瀾之中。』按上變、擾、見三字皆動詞，則瀾不應爲名詞。釋名釋水：『風行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此言如鳥之相連，方與上三字例解相合。」案瀾或作漣，說文：「漣，瀾或從連。」詩魏風伐檀：「河水清且漣猗。」爾雅釋水注引作瀾。毛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段玉裁云：「古瀾連同音，故瀾漣同字。」據此則鳥瀾即鳥漣，風行水成文曰漣，亦即謂其文相連也。諸舊解皆未諦。（曾昌譯案：予本胡紹煐說，釋瀾爲散，蓋亦以爲動詞。）

雖離方而遯員。（集第八八）

案：士衡言離方遯員，實謂游於方員之外，不拘泥乎規矩，以期文之窮形盡相。善注未合。

或辭害而理比。（集第九一）

案：漢書劉歆傳：「比意合力。」師古注：「比，合也。」此謂有理合而辭有疵病者。善注釋比爲輔，亦未合。

意徘徊而不能揥。（集第九三）

案：揥訓取，謂去意而可通，蓋言意徘徊而不能擷捨或采取也。善注及五臣注俱可錄存。

寤防露與桑間。（集第九四）

案：楊慎丹鉛雜錄卷十云：「文賦：『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注引東方朔七諫曰：『楚客放而防露作。』會昌謹案：李注引謝靈運山居賦，此句用修以爲七諫，蓋誤記耳。」此說誤矣。若指楚客卽爲屈原，屈原忠而放逐，其辭何得云不雅？防露與桑間爲對，則爲淫曲可知。謝莊月賦：「徘徊房露，惆悵陽阿。」注：「房露，古曲名。」房與防通。以房露對陽阿，又可證其非雅曲也。拾翠與引王起之竹賦云：「上承霄而防露，下滴月而來風。此清談於幕下，彰雅歌於樓中。」蓋楚人男女相悅之曲有防露，有雞鳴，如今之竹枝。東坡志林亦云然，則竹枝之來亦古矣。詩云：「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以此推之，防露之意可知。」善注實甚牽强。用慎此說足以糾之，可采入。

雖濬發於巧心，或受㰦於拙目。(葉第九六)

案：蘄春黃君(季剛)云：「濬發二句言有文實巧而不爲世俗所賞者，李注未諦。」本篇注錄黃君說略備，此獨未及，可補入。

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葉第九六)

案：晉書京武昭王傳云：「經史道德若采菽中原，勤者多獲。」知采菽之語，六朝人習用。此二句言瓊敷玉藻之文，勤學者本不難致，亦猶中原有菽，庶人皆得采得之也。注文似欠昭晰，此可參采孫文選集釋。

兀若枯木。(葉第九七)

案：文選游天台山賦：「兀同體於自然。」注：「兀，無知之貌也。」善注此篇未釋兀字，五臣亦未之及，似可補入。

詩教下

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而標爲論體矣。（葉第一一三）

案魏文帝典論云：「余觀賈誼過秦論，發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滯義，洽以三代之風，潤以聖人之化，斯可謂作者矣。」此與吳志闞澤傳所云「過秦論最善」，並在左思之前，則知論字決非蕭選所加，亦非據詠史詩而標爲論體矣。漢書賈誼傳贊及文選班固典引亦稱過秦爲論，賈書蓋未之深考也。

模擬

言上下安堵。（葉第一一七）

案漢書高帝紀云：「吏民皆按堵如故。」應劭曰：「按，次第。堵，牆堵。」師古曰：「言不遷動也。」按堵，漢紀作安堵，史記作案堵，並通。蓋卽安堵之義。注虛釋堵字，恐初學未易曉。

敍事

晦之將顯。（葉第一四〇）

孫經世補經傳釋詞云：「將猶與也。」說苑辨物篇：「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言有知與無知也。漢書陳餘傳：「迺遣子陳分將門人張黶等從陳王。」言遣子陳分與門人張黶等也。案孫說是。注引爾雅爲釋，似未安。

處道受責於少期。（葉第一四二）

案裴松之本字世期，此唐人避太宗諱改，

而盧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注引北齊書邢邵傳所載此事，云：當是本思道知己傳。（叢第一四六）

案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引胡應麟甲乙賸言云：「余從都下得唐盧思道知己傳二卷。上自伊尹，下至六代。由君相父子妻子友朋，以及鬼神禽畜涉於知己者皆錄」，據此，知知己傳所包甚廣，不限於友朋，尤可證邢事當即在傳內。

右各條並曾聞習說，未敢信其爲是。所冀解左，得齊蕃雜。凡所徵引，亦未盡翻考原作也。聊質其愚，用當芹曝，唯高明擇之。戊子寒食滌華記。

會昌謹案：拙著叢語三十條，吾友國立安徽大學教授張滌華先生之所作也。詞氣安雅，考索精博，拾遺糾謬，裨益實多。以本書排版將畢，不及增入，用特附錄卷末，俾供覽者之參證，兼誌舊作之愆尤。民國三十七年夏四月，識於武昌珞珈山寓舍。